

漢唐事箋



江蘇古籍出版社

明

卷

八

藏











漢唐事箋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四

漢唐事笺十二卷後集八卷提要

元朱禮撰禮之事蹟無可攷其書論漢唐政典凡食貨職官禮樂兵刑穿穴三書參稽六典為寔是之學無蕪蔓之辭論二漢之事往往有微言精義可補顏李二家注義之所未及者至于李唐典制但取新書不取舊書蓋新書紀傳不及舊書之詳表志則新書詳贍舊書太略禮專論大經大法以表志為則非不用舊書也禮持議平允措詞爾雅無繁冗簡陋之弊學識在鄭樵之上其論太初算術謂司馬遷與鄧平

同定其法當時以為最密而史記反去太初日分之
術而用古法九日四十分據漢書太初術建星進退
于牽牛之度知太初術疎而不密故史遷有意不用
其法而淳于陵渠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之說為
附下周上儒生讀史漢者皆習焉不察而禮能詳言
之可稱發前人之所未發矣



漢唐事箋吾友朱君所作也凡其沿革廢置損益更
張纖息節目有關於治體者罔不領舉而網提并包
而囊括溯流尋源隨事箋注悉有據依一覽之餘了
然在目噫是書之作豈特通古已哉學優而仕輔世
長民之道舉不越是有志於斯世者苟能鑒漢唐之
迹而隆萬世之規庶乎此書之傳不為紙上語耳此
吾友以私淑人者也不敢終秘用鐫之木以廣其傳
云時至正元年孟秋之月前進士盱江南憲謝升孫
子順父序

漢唐事箋前集目錄

漢

卷之一

宰相

三公

臺諫

大司農

國史

經筵

官制

爵

祿

封侯

卷之二

食邑

流品

納諫

節儉

用人

重賞

救弊

政令

文武

卷之三

集議

儲貳

朝儀

禮

樂

郊祀

鄉評

限年

卷之四

辟除

遷轉

薦舉

考課

決獄

屯田

馬政

盜賊

卷之五

水利

邊防

選將

儒將

賦兵

土兵

京師兵

環衛

軍賦

卷之六

兵權

兵法

兵器

戰地

奉使

遣使

卷之七

役法

內外

久任

奏廕

雜流

隱逸

學校

經籍

卷之八

科目

賢良

士風

養材

氣節

勵俗

朋黨

豪傑

卷之九

黃老

君德

規摹

慕古

恤刑

順時

監司

郡守

卷之十

縣令

上計

漕運

常平

鹽鐵

錢幣

租賦

酒酤

卷之十一

田制

勸農

風俗

職吏

復除

館閣

翰苑

服色

卷之十二

車輿

宗廟

歷數

災異

祈祭

告老

鬻爵

宗室

宦官

漢唐事箋前集目錄

128 p. 100 m

11

漢唐事箋後集目錄

唐

卷之一

宰相上

宰相下

六尚書

吏部

戶部

卷之二

臺諫

學官

階勲封爵

考功

卷之三

内外官

方鎮上

方鎮中

方鎮下

卷之四

郡守

縣令

選舉一

選舉二

卷之五

選曹

貢舉一

貢舉二

任子

卷之六

口分世業

寬狹鄉

租庸調上

租庸調下

卷之七

府兵上

府兵下

內外兵

禁兵

卷之八

邊防

戶口

役

東南財賦

漢唐事笺後集目錄

漢唐事箋卷之一

進士 盱眙 朱禮 德嘉 著

漢

宰相 自武帝不能擇相亦不能任相

自武帝以公孫宏為丞相而其後儒者始相繼秉軸

張禹等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宏以儒相其後蔡義

韋相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

宴咸以儒宗 宜其賢於漢初軍功刀筆矣然筭計課

效未聞遠過於前何也蓋武帝本自不識儒徒誘於

美名而取易制者為之既任以相乃使侍中出入禁

閤辯論數詘大臣以侵外庭之權嚴助傳公孫宏朝

相宜上令禮義之文大臣數詘中外 九卿更進用事光祿

勳衛尉太僕廷尉大司而天下之務不關決於宰相

萬石君傳慶為丞相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

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宏羊等致利王溫舒

慶慶醇即位以來丞拜丞罷而五十四年之間凡易

相者十三人嚴青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田千秋

彼固不足以任相位又奪其權而責之事安望其方

盡職者哉宣帝抑御史之權似知尊禮丞相蕭望之

丙吉為丞相明曰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差居丞相均禮

延壽奏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

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受所監貶二百五十以上然

六百石以上吏不選於丞相而調於尚書尚書總天

六百石丞史丞相不得丞輒調丞官官久典樞機而天下之事一切歸於

中書

石顯傳宣帝時任中書官顯為僕射元帝即位代洪恭為中書令時元帝被病不親政事以顯

久典事中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責幸傾朝蕭望之初元中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僻

建白以為中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成帝雖罷中

書而復置尚書員自丞相以下皆聽命焉

成帝竟寧四年春罷

中書官初置然則漢之宰相焉用彼為哉史臣不

究其所以謂元帝專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禹貢

薛廣德韋元成康衡迭為宰相使上牽於文藝而孝宣之業於

是乎哀嗚呼此豈儒者之過哉用儒不得其賢與夫

權有所分而不得其職者之過也以武帝之用儒擇

其賢者而責成功則漢之為漢不止於此矣

三公 漢三公之名最舛因知前後七失

漢官因於秦舊視古舛駁而三公之名為尤甚焉初

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其名雖均而其權實

差武帝罷太尉而置大司馬

百官表太尉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

馬成帝罷御史大夫而置大司空未幾復罷大司空

而置御史大夫

百官表成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置長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建

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

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

為大司空

表哀元壽二年更丞相為大司空然

是歲復以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大司

馬之職終漢世不改方漢之初丞相之權最尊太尉

特佐其職而已藉福說田蚡曰魏其為相將軍必為

太尉太尉相尊等耳至是太尉之權始無異於丞相

也故事御史大夫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不當與

丞相鈞禮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廼不禮於丞相丙吉

至是御史大夫之權始不下於丞相也惟宣帝能加

禮丞相抑御史大夫而不使之抗尊武帝寵假大司

馬之權而不任宰相元狩衛霍去病及後故終漢

之世大司馬專秉國柄史高計嘉王鳳王音王商而

宰相具位奉行文書而已夫司馬古之六卿掌兵者

也馬官大司馬自漢以太尉改置而兵柄不移致使

其權在丞相上以貽異日僭竊之禍其來遠矣故古

之三公一失而為秦之左右丞相志荀悅注秦本以

置左右丞相再失而為漢之丞相太尉三失而為東

漢之尚書令僕

通典武帝遊宴後廢始用宦官主中書成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置尚書

五人宋漢置令一人千石僕射一人六百石出四失

而為魏晉之中書監令

通典魏黃初改漢相國為司徒又置中書監令以劉

政孫資為之並字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

後定例置大丞相第一品後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

為之高貴卿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武詔以荀勗為中

書監令毗贊朝政及張華為中書監朝野注心咸曰賢相

又惠帝永寧中罷丞相置司徒永昌中罷司徒并丞

相更易不常五失而為後魏之門下侍郎後魏舊制

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具置之

然而猶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

任六失而為隋之三省

隋百官志尚書省有令左右

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掌出納王命教奏萬機

儀畫規獻納糾正違缺中書省有監令掌出納帝命

唐志隋以三省之長中書七失而為唐之樞密院代唐

宗永嘉中始建內樞密院使二員以宦者為之其職
惟掌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
中書門下施行而已及朱梁唐世宦官之弊乃改
為崇政院更用士人敬翔李振為使然止於承進文
書宣傳命令如唐宦官之職至後唐莊宗滅梁復故
為樞密院以郭崇韜為使始分掌朝政與中書抗衡
晉高祖即位惡其專權遂廢之至開運復置自是相
承不改號稱二府禮遇畧同每朝奏事與中書先後
上見徐守傳錄蓋至於宋而樞密與丞相並稱謂之東
西二府不惟失其名而併與其實而失之矣予故因
漢而詳言之

臺諫 分職既專遂致言路不廣

漢御史有大夫有中丞有侍御史而大夫佐丞相兼
總萬機中丞佐天子專掌糾劾總御史員四十有五
秩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受百官章奏其三

十人則留御史府治事

百官志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

籍秘書外督刺史領侍御史員十五人監察臺官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

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獨蕭望之傳如淳漢儀注御史大夫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

十五人給事殿中其凡遣監三輔奉六條察州則為餘三十人留守治事

監察御史也

漢制師古引官典職從云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二千石不奉詔書侵漁

百姓三二千石不恤疑獄以喜怒任賞罰四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二千石子弟怙恃形勢請托

所監六二千石簡至于大夫則有諫大夫光祿大夫附豪強通行賄賂

太中大夫官無常員多至數十人俱掌議論

見百如

蕭望之部按延壽之驕恣

延壽傳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為御史大夫望

之遣御史按延壽在東郡時放效尚方用事劾奏延壽上偕不道

嚴延年劾奏霍光

之廢立

延年傳延年舉侍御史宣帝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

皆以御

史也劉向戒外戚之竊柄

本傳向遷光祿大夫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兄弟七

人皆封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冀勝爭孫寶之繫獄

外戚貴戚乃集五行傳論奏之孫寶傳哀帝徵為諫議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

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卻傳太后怒上乃順旨下馮太后令自殺寶奏請復治傳太后怒上乃順旨下

寶獄光祿大夫冀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皆以大夫也其為制善矣然古者誦詩傳言各以其

職上達於君而下至百工亦執藝事以諫初未始有

出位離局之責漢之御史與大夫固以助天子之耳

目而言路之狹亦自此始觀鄭昌訟蓋寬饒之書曰

臣當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寬饒傳寬饒奏封事言方今聖道浸廢儒術不行以

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上以寬饒恐諍下其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為寬饒大逆不道鄭昌慙寬饒

忠直憂國訟云云而鮑宣上書論何武亦曰官以

諫諍為職不敢不竭愚鮑宣傳宣為諫大夫是時哀

俱稱尊號封爵親屬孔光師丹何武傳喜始執夫職

正議失傳太后旨皆免官宣上書乞復武云云

越職可乎自是而後其職益分因御史而置南臺專

以糾臣鄰之邪佞通典逮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

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曰一人處因大夫而有東省

專以審人主之愆謬通典散騎常侍秦漢為如官魏

宋以之為東省官後魏北齊皆屬集書省掌議左

官屬莫脩於唐唐二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

官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

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

推彈雜事殿中侍御史九人下掌舉百僚及入閣承詔知

畿諸州皆隸焉從七品監察御史十五人下掌分察
百僚巡案州縣獄訟凡十道巡案以判官二人為佐
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賦役三
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四察盜賊蠹害五察德行孝
弟茂材異等六察黜陟吏豪而其治愈不如古職有所
拘故也故愚以為人君之設諫員孰若使天下皆得
盡言而無擇乎

大司農

天子私帑可濟公用
盡除私帑則失之矣

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

漢志應劭注曰

名曰禁錢
以給私養

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

百官表本秦治粟內史景

帝後元元年更名大司農
武帝太初更名大司農

漢初縣官未榷鹽鐵山海

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令司農丞領鹽鐵

事官自榷之

百官表榷官鐵市兩長丞初榷官屬少
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又食貨志元

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幹天下鹽鐵請置大司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住置均輸鹽鐵官上
許而向時山海地之稅歸於少府者至是始入於大
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
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
以給供養勞賜一出於少府則大農少府自不相闕
將隆傳哀帝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
送重寶及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言云云故高帝
之初吏祿官用悉用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
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
度而不至於乏而食貨志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伍
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之經費漕關東粟以給
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漕關東粟以給
中都官歲不遇數萬石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不

可較

食貨志都內大農屬官也

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

出大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

見食貨志

而猶

未至於出私幣也宣帝承武帝困幣之餘乃始出私

藏水衡錢以供縣官工作之費

宣紀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稅民起第

宅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其

後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

禁錢續之

賈捐之傳元帝時捐之罷朱匡對

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

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欲賞賜節約

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

萬萬

王嘉傳哀帝時嘉上封事如上云云

大農內藏俱有餘蓄亦何事

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於大農

少府

注云漢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其意將以絕一己

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子孫開邸鬻爵以

私藏何哉

東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令左右賣

公卿公十萬卿五百萬

夫掖庭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顧使一

切取辦於外庭則固有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

於無聊而為內庫之私也

靈帝紀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初帝

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嘆桓帝不能作

然則宣元

二君捐私帑以濟君用要不失為美意也

國史

國史不廣傳於漢為是

古者列國皆有史以記一時之事劉項戰爭時猶有

楚漢春秋

凡藝文志九篇

出於陸賈之所記豈高帝既得

天下獨無秉筆之臣而至武帝始立太史公乎當是
時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而石室之所藏實
在焉武帝置太史公亦紬石室金匱之書而著史則
漢之國史固有先藏於蘭臺者矣司馬遷傳武帝時
司馬談先為太史
公談卒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問羅
天下放失舊聞畧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
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副在東京師以待後聖君子攷之藝文志有所謂高祖傳
志云凡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孝文傳十一篇文
帝有所謂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起居注者意者漢之史
隨事載錄無有筆削至武帝時始置史官修之而為
史乎今所存太史公書至於武帝繼是又有馮商帝成
人所續太史公十餘篇不傳於世志云商續太史公
七篇韋昭曰馮商

受詔續太史公十用是以知班固之史蓋又述司馬
餘篇在班彪別傳

馮而為之者也大抵史非一世之所可成亦非天下

之所共有司馬氏父子三世掌史而不易以他職取

其專也司馬氏世掌天地官喜生談談生遷史成則藏之名山而留其

副於京師初未嘗人傳而家有之也自元去武亦已

遠矣時東平王求太史公書而王鳳不與以為太史

公書有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

異地形險阨皆不宜在於諸侯王東平王思傳王來朝上疏求諸子及

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此足以知國史之秘

非若他書人人之所共有也後史官視為遷轉之地

而列聖遺篇往往士大夫家所共錄又廣而刊行之

則有異於漢矣

經筵 貶武取宣以及章帝

武帝招選俊才置諸侍從嚴助朱買臣吾邱司馬之徒並在左右而臯朔不根持論亦廁其中雖一時儒生講問經學然或作或輟一暴十寒義理溫潤之辭豈復有勝於恢諧之說觀其語於倪寬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不好及聞寬說又從寬問一篇見歐陽信主傳知太美元酒不足以適口而不知寬之說帝者果何說也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蕭望之以名儒平奏其議而上親稱制臨決焉見甘露二年自是遂為常制而預論石渠者類以明經為博士其與武

帝時異矣

石渠露中施御為博士與諸儒講說異同於

石渠夫石渠天子所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北俾諸

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以養成天子聖德而絕其後

庭游宴之狎亦今所謂講筵是也使漢之人主不視

以為具文又得老成如蕭望之者居之則其所得多

矣是以東漢章帝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侍

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章紀中元

白虎奏議即今白虎虎通

豈非漢之美意哉

官制

有爵有職有加官而加官浸重

漢官志有爵有職官而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

二十級者爵也

漢年表秦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晉景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

大夫十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

十七驛車庶長十八大庶三公九卿者職官也見宰卿

相注又秦紀中稱丞相御史大夫次乃言廷尉李斯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無常職也中常侍之屬加官

也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侍為散騎常侍也又漢

儀注諸史給事中日上朝謂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

級不差考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

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崇爵而官不轉者樊噲爵

至列侯始遷為郎中樊噲傳賜爵為列侯夏侯嬰

至列侯不離乎太僕是也本傳嬰賜爵列侯號昭平

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元年賜中二千

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紀本遷轉之際或遲或速雖

有資格而未始一拘於資格也惟加官所加則出於

上之特恩其所加或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

可以出入禁闥漢百官表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都尉尚書太僕大官令至郎中

七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步浪切來輿車給事中亦

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故其敘官多在職官封

爵之上如成帝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

侯王崇為安成侯是也紀本漢初未有加官自武帝始

置此而外庭公卿之權益於是乎輕矣博議云加官獨丞相御史

不得

爵爵雖不古然甚有次第

秦爵二十級自公士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也大

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九等依九命之義也則比大夫也左庶

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秦都山以西以關為王畿故

曰關內比古圻內有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詳見

下食邑注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千惠帝紀元年令民買爵三十級

以贖死罪應曰一級直錢二千有赦賜民爵一級高帝

賜一級於元有功臣受爵一級文皇帝即位一立太子天下

父後者一景帝即位一三年七國平一四年立太子

一末七年皇太子冠賜為父後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

罪武皇帝元朔六年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

大夫至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公大夫以上者得與令丞

抗禮

高紀五年詔曰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

意稱吾

爵五大夫有罪不入狴犴爵上造以上者當刑

減一等

惠帝紀爵五大夫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

鬼薪白

繁如淳曰盜為逃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

處曹吏舍不入狴犴也應曰城旦四歲刑也鬼薪白

繁三歲爵非公乘以上者無得冠劉氏冠

高紀八年

也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

食貨志晁錯說

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

其服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

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攷之其遷轉次第

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國大夫

樊噲傳東定沛與司馬居音夷戰殤東卻敵斬首十

五級賜爵國大夫

文穎曰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

已而加列大夫

擊文穎曰即公大夫也七級

賜上聞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已而賜五大夫

後攻圍斬首十四級已而賜爵卿十破趙賁軍斬首六已

而爵號比封君曰攻宛陵斬首八級賜爵賢成君張安

漢之除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已而賜重爵長杜等

處斬首十四級賜重封累遷將軍賜食邑將軍擊秦遷為

平陰二千戶後定楚戶高祖即位益食邑八夏侯嬰以太僕常

奉車公顏曰為沛也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胡本傳從平

以胡陵降賜已而賜執帛擊秦破李已而賜執珪破

賜已而得印一匱從擊趙捕敵六十八人降卒八百

已而封滕公擊秦君已而賜食邑封平昭侯益食茲

代益千戶後解平城圍益細陽千戶從擊胡騎句注

汝陰六千九百一級一所截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

則有出於上之特恩而已

祿漢祿優於大吏自宣帝後遞優小吏

漢吏祿賦於民見志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祿各

有差其見於百官表之注者皆只以穀計也注見後至

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見成紀益大司馬大司空俸如

淳注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四萬是則漢祿穀多而鈔

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

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本傳上蓋寬

饒以太中大夫而擢為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傳本當

時亦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貢禹傳又蒙賞賜四時雖縉紳絮衣服酒

肉諸

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恥于祿之態惟小官

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此東

方朔所以給朱儒以諷上也

儒朔傳武帝時對上言朱

十臣朔亦奉一粟

宣帝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

石以下俸十五

紀神爵二年詔曰史不廉平則治道

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云云

哀帝又益吏三百石以

下俸

紀本

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官吏初除

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真得食全俸吏比二千石以

上致任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於高爵厚祿

者損之耳

紀元始元年詔曰云云如淳曰吏於除皆

真額曰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如非

令如真耳非也凡除吏皆當試守也餘詳見平紀光武

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

舊秩紀建武二十六年詔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

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為五十

五顏漢表注曰漢志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

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

者八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

石比三百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百斛比二千石者

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以下有

八斛也東漢志千石月八斛餘悉與西漢俸同又見光

紀武本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

帝哀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百以上其損益之

封侯

漢封侯無定制名實皆私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太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

侯也故謂之諸侯王

漢官表高帝初置親曰漢制皇太子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

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也諸侯王金璽監綬上音刊綠色也

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

官表顏注言其爵位上通天子大者

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

見功臣表古者有分

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

於古制

見諸侯王表

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

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

高后本紀如淳云百官表謁者

掌贊贊受事灌嬰嘗為之後帝以

有見任宰相而封

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侯者公孫宏封平津侯是也丞相傳元朔中代薛澤為

為丞相惟宏無爵於是以太平津縣戶六百五十封有

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鄼侯樊噲妻呂須

封臨光侯是也何傳高后封噲有以方士而封侯者

樂大封為樂通侯是也郊祀志或以地名如以蘇建

為平陵侯衛伉為宜春侯蘇建杜陵人以校衛從匈奴

封子或以功封如霍去病比再冠軍封為冠軍侯本

再從大將軍斬捕有功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

驃侯霍去病傳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去或以意名如

張騫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本傳從衛青擊匈奴

不乏乃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本傳注文韻

取其嘉名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封土之

意也

漢唐事箋卷之一

漢唐事箋卷之一

一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

食邑

邑與爵迭相先後而無定制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

功大者食縣注云徹侯

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

其次關內侯本無食邑其有加異者與

之關內之邑食其祖稅

如淳曰列侯出關食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

邑食其租稅宣紀賜德武

食邑是也東漢官制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

解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如吏職耳

見東漢官制注引孫綽晉百官

表注自一級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

夫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

男之義也列侯依古列國諸侯之義

高祖即位之

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

制也

高紀五年臣瓚注曰秦制列侯皆得食邑今其士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爵第七也

後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

歲更輸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

漢功臣表高帝十二年侯者百四十三人又巴寡婦清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

之君則二十萬朝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賜蘇武

等八人爵皆關內侯周德蘇武李光劉德韋賢宋畸丙吉趙廣德德武食

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宣本紀宴注舊制關內侯

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

食邑者樊噲是也後噲傳先封臨武侯後定三秦方食邑有累賜食邑而

後封侯者酈商是也益本傳先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及

賜列侯故顏師古以為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

或得邑地或受空爵此例多矣不可約以秦制斯論
為得

流品 始進之時稍隨其品其後則亂

漢之用人不分流品視其才能勲績等而上之無有
限格周勃以引強申屠嘉以蹶張薛宣以書佐魏相
以卒吏皆致為丞相並見然其入仕之始等級次第
亦有品節存乎其間其以明經文學進者則多除博
士或中大夫侍中如嚴助朱買臣疏廣平當之徒是
也嚴助以賢良對策擢為中大夫朱買臣以嚴助為
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疏廣明春秋徵為博士太
中大平當以其以材武勇猛進者則多除太僕或
明經為博士中郎將驂來如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之徒是也
嬰初沛

御史大夫功次遷中郎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
遷為太僕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故湯

為內史掾丞相薦補侍御史後為廷尉皆法官也湯始

給事內史為寧成掾武安侯為丞相徵為黃霸以入
吏薦補侍御史治正蠱獄後遷為廷尉

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霸始以卒史領郡國錢穀

計簿書正顏曰計出入之數察補河東均輸長昏掌

財也武帝末以入穀補左馬胡卒史使領郡國雖其
錢穀計簿書正以原補察補河東均輸長

始有所分別而積功累勲無不可任者此漢所以未

免難也武帝始用儒者為宰相革去曩時軍功刀筆

之選相注誠可為一代良法而其後惟意所用亦不

專用儒生汲黯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蓋有激而云

本傳照時與湯議論湯辨常在深文小苛點憤發終
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漢之世清濁混淆上下無別以宦官典領中書以醫

術直秘閣尚書郎掌代王命而以令史久次補之東

百官志侍郎注引古今注曰永元三年七月增尚書
令史員注曰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

為郎以孝廉宜乎丁邯恥以孝廉而為郎也邯字叔奉有

視世祖以郎補之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蓋為郎乎
對曰臣實不病耻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令虎賁

減頭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
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為郎出處同上誠

使漢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則雖流品之不能

何害哉

納諫 納諫貴乎能用不能用則貽實禍

納諫人主之美事非明斷之君不能以盡其美蓋惟

明足以察其言惟斷足以行其言若泛然受之無所
別於其中則亦悠然容之而莫能區處於其外果何
貴於納聽之名哉梅福稱高祖從諫如轉圜信矣至
於武帝則曰好忠諫悅至言天下布衣厲志竭精以
赴闕庭使武皇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此言武帝雖有
好忠悅言之心而不能用其言也福傳成帝陽朔四年上災異書故
汲黯以數諫不得久留於內本傳上召為太中大夫
內遷東海太守而司馬相如之在左右類皆托諛於詞賦而
且不敢倡本傳相如欲陳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解
而以詰難之以諷天子又諫獵又奏賦以哀
二世行失又奏大人賦言神仙事上大悅則是有
聽諫之名而非有誠然之心也余嘗悲夫元帝成帝

之聽言非不容納也而卒使諫者以言自禍誠可哀

哉京房言石顯於元帝歷陳災異以證顯之為亂而

上謂房曰已諭傳本則元帝誠知石顯之奸而聽房之

言也王章言王鳳於成帝直數三事以指鳳之擅權

而上謂章曰吾不聞社稷計元后傳成帝時上封事

藏以閭門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無應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不宜納後官私其妻上

寤謂章則成帝誠知王鳳之姦而聽章之言也然而

石顯終為中書令而京房以誹謗政治棄市本傳房出守郡

顯告房與張博通謀王鳳終為大將軍而王章以非

所宜言詔獄元后傳王鳳上疏乞骸骨亦使尚書奏

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美人在朝首子藩陽非所宜言下章廷尉致其大逆

罪非惟明有所不察斷有所不行而卒使忠直受誣

殞於非命天下以言為諱而終於獻頌劉歆美新楊雄坐

視漢鼎之移而莫與之爭悲夫

節儉文帝性儉元帝勉強哀帝偽為

儉美德也有出於天性則自然而安行有出於因人則勉強而力行有出於偽為則暫然行之而必敗文帝衣絺履革蒲席韋帶器無彫文金銀之飾示樸以

先天下東方朔傳孝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

金銀銅瓦器不以飾終身安於儉素而不以為陋此天性

之自然也元帝納貢禹之諫溫恭少欲罷齊三服官減太僕食穀馬及水衡食肉獸後宮賞賜節約卒能

積都內少府之錢此因人而力行也

貢禹傳元帝時禹上封事云云

天子深納其言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

衡減食肉又罷齊三服官餘見大司農註

哀帝即位之初易帷幃去錦繡乘輿席緣不過絺繒

見王嘉封事

卒乃濫寵董賢奢侈侈亡度土木極工至以絺錦衣

于柱石之上

賢傳哀帝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工窮極投巧柱檻衣以絺

錦此偽為而敗也故王嘉上書哀帝歷陳二君儉德

以戒其失且舉論語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以為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

建平二年日食舉直言嘉上封事云

余是以知文帝之儉雖出於天性復能資之聖學以

成其德是以躬行於上而化行於下海內殷庶興於

禮義卒為有制之賢君其以此夫

用人 武帝用人多而濫既懲之僅得霍光

武帝求材最廣得士最多而縱意任使至於殺廢固

亦不少矣自其即位之初舉賢良武紀元光元年詔

等出焉宏問隱處孝廉責之郡國元光五年初令郡

又元朔元年詔曰二待詔舉之使者雋不疑傳

表薦公不疑明當世之務令與計偕元光五年徵吏民

先聖之術者次而獨行之君子則名諸行在元初

子徵諸行在故自漢以來未有若武帝求賢之廣

也而當時人才自一技一能莫不思有以表見而輻

湊闕庭自鬻者不可勝計梅福傳成帝時上書武帝

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司馬相如以子虛進朱

自街鬻者不可勝計云云

買臣以楚詞進吾邱壽王以善格五進而其他如東

方朔主父偃終軍之徒皆以上書獲躋臚仕

已上並見列傳

梅福所謂孝武好忠諫悅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賞

不須顯功

見福傳成帝時上書云云

此言得之矣然人才以易進

故類多俊逸英秀之士而無持重樸厚之才迎合苟

售惟上之欲而帝喜其徇己與之周旋事功卒以不

效則又逞其誅戮而痛懲之此其故自武帝得之之

易而用之不擇其勢必至於此及其晚年名臣文武

消鑠欲盡乃始詔求跡弛之士而用之

元封五年詔云云

豈

非屠戮殆盡而無以供其用故耶抑豈才美之士有

所畏憚而不肯任其用耶抑向之所任者多華少實

非所以為今日用耶帝亦既知之矣前日之所用者亦已悟其不足任矣晚乃得木強之霍光自侍衛之中而拔之一旦付以社稷之重而屬以周公之任果然無負其所委而卒以當漢祚不競之危光傳光為光祿大夫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好有男上心欲立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可任重大屬社稷上乃命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病篤光流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信矣用人之難也如此哉後擁昭立宣昏光之力

重賞高帝重名器武帝輕之霍氏私之

人主以爵賞勵天下使夫人奔走從事而不以為倦輕畀而褻與之則非所以為馭人之柄而彼之受之也亦視以為當然而莫知所貴矣漢惟子房不可以

爵祿誘有佐命之元勳而廉於受賞封留之後定遷

都立太子

本傳封功臣高帝令良自擇齊三萬戶乃封良曰臣願封功臣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

為留侯又娶敬說上郡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多勸

都雄陽良曰雄陽非用武之國關中所謂金城千里

天爵之國婁敬說是也於是即日車駕西都關中上

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之未得堅決呂后

乃使呂澤封良曰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令太子為書卑辭厚禮迎四皓四皓從太子遊及宴

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曰煩公辛辛皆大功也而

識護太子竟不易本良招四人之力也

未聞其有加爵蓋高帝亦不敢以是潤之也灌嬰夏

侯嬰之徒一級一所隨其功戰而與之

夏侯事詳見

傳嬰初以中涓考秦軍於荊里賜爵七大夫又從政

秦軍臺南賜爵執帛跪宣陵君又戰藍田力疾賜就

主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郎中謁者破龍且賜列

侯號文昌侯食杜平鄉後數力戰拜中大夫又遷御

史大夫擊項籍破之益食邑二千五百戶漢王即位

史記卷八十二

一

二千五百戶陰凡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後定令嬰食額而陳平出六奇計大抵

纔益邑封而已本傳平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是

高帝愛惜名器如此哉自武帝好大喜功乃始輕用

其爵武功之置號為寵戰士也元朔六年置武功爵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曰樂卿九執我十政

元戎士五官守六秉鐔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我十政

一軍衛而富家大賈類以入納粟財得之出食文

成少五利大祭以方士而拜將軍裂地封侯至以乘輿

器物賜之列祀志武帝封樂大二千戶封樂通侯賜

抑何甚耶嘗觀霍光之輔漢可謂忠於為主而不輕

於用賞者昭帝欲侯金建則止之金日磾傳曰磾兩

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兩侯佩綬上謂光金氏兄

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光曰嗣父為侯願上父曰

侯不在戎與將軍乎光曰桑宏羊為子弟求官則抑

之蘇武留匈奴二十年不屈節而還僅為典屬國

傳光

桑宏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

求官亦私恨先又燕王上書引蘇武前使匈奴二十

年不降還

為典屬國彼其為天子愛惜名器誠可嘉也然至昆

弟親戚咸列勢要先寵赫奕根據朝廷

光傳自昭帝時光子禹及

兄孫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壻東

西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駙都

尉給事中親黨此豈一以公選耶士之不誘於爵祿

連體根據朝廷

者能有幾擁天子之柄而公於出陟則賞不瀆而民

知勸矣漢之爵賞惟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救弊 昭帝善革弊宣元成失之

創新法者多末流之患而矯宿弊者有張皇之驚二

者胥失也蓋法不可以輕議而弊不容以驟革漢武帝率意造作增置法度類非高皇帝之舊其官名其兵制固未易以一旦革而其切於民病者至昭帝則為之改正初未嘗有張皇之驚也亭母馬取息於民則既罷矣石食貨志武帝時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歲課息昭紀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應劭注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畧盡乃令天下民爵諸亭養母馬欲而口賦之加則常有以貸之而勿收元昭紀令其繁尊四年賜天下民爵收口賦錢二十三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賦錢以補車騎馬又元平元年又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酤酒酤爭利於民則既罷矣武紀元六年罷榷酒酤而酤始元六年罷榷酒酤而酤鹽鐵之議則姑有以遲之而漸去食貨志武帝元封元

農代孔僅幹鹽鐵乃請置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昭紀始元六年詔有司問所
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後不果至元帝初
元五年詔罷鹽鐵官永元三年冬復鹽鐵官如初
昭帝豈猶有藉於此哉蓋以是為前人之所為將次
第而去之不欲矯激以暴其愆此其所以為善革弊
歟宣帝去副封以防壅蔽似矣我相傳執事諸上書者官為二封置其一
於副領尚書者乃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而與
後因計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乃從之
樞機者顧以閭孺卒成洪恭石顯之患置廷平以均
詔獄似矣宣紀地節三年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而所任信專以法
吏元紀宣帝取用多文法吏卒致趙蓋韓楊之冤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楊惲
元帝知郡國宗廟之可罷而不知太上原廟之不必
復也元紀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建昭五年復也復太上皇殿廟國原廟文穎曰高祖已自有廟

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曰原本也成帝知中書官官之可

罷而不知尚書四曹之不可置也成紀竟寧四年罷中書官官初置尚

書員五人顏曰漢官儀云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常

平宜建而卒廢安知賤糴貴糴之可以救荒宣五年

壽昌自令遠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元帝二年

諸儒多言常平可罷上從議罷之部刺令宜遵而卒改安知秩輕權

重之可以擊奸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六百石歲奉詔條察州成紀綏和

元年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建去一弊而一

弊復生立一法而一法復蠹無乃失於輕議而驟革

之歟若昭帝者可謂深長思也

政令奏行皆由御史故簡徑而無窒滯

漢無每日常朝之禮至宣帝始五日一聽事丞相以

下各奉職而進行之當時則已為勤矣然天下萬機

纔五日一聽決意其遠方之政令必有壅滯而不通

稽留而不決者然考之於史趙充國上疏誅先零以

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才七日爾見充國傳王

溫舒乞誅郡中豪奸奏行不過二日得可本傳溫舒為河內太守

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方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致

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日得金城河南去京師幾

何里而文移迅速無有壅滯稽留之弊其故何哉蓋

漢奏事專掌於御史百官表御史大夫有中丞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按

百官舉事無時而朝之文書上下惟一御史主之耳

汲黯奏事於武帳

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帷帳中使人可其奏

史丹進諫於青蒲

丹傳元帝寢疾皇太子希得進見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言皇

太子適長宜立不可動搖

皆不俟常朝而入奏也及詔令之頒御

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始以御史而主奏即以御史而行下

高紀十一年詔舉賢士御史大夫

夫昌下相國相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身勸駕

此漢之政令所以簡

易而無壅歟

文武

並重不偏於一用人文武相通

高祖當征戰日不暇給之際過魯而祠孔子

本紀十二年

至代而求樂毅之後

本紀十年至代求毅後封華成君

此其中持文

武之權恒輕重相準以貽後世並用父長之計其意

微矣議者徒見高帝不喜儒生而思猛士謂其尚武

而不尚文抑不知文武一道其相胥以為用高帝固

未嘗二其所見也當勇力爭奮之時而董公仁義之

說不以為迂

高帝二年

及拔劍擊柱之頃而叔孫通禮儀

之制亦以為當

通傳

援詩書於馬上

陸賈傳

而聽留侯韜

畧之謀

賈傳

寓歌詩於大風

高紀十年

而善陸賈新語之

奏

賈傳

此其機蓋發於過魯至代之日矣至於文帝之

好元嘿若尚文者而講武習射不廢於平時

匈奴贊文帝躬

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

習武藝

注六郡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郡

上郡

西河

六郡

講

習

武

藝

注

六郡

隴西

天水

安定

北地

上郡

武帝之喜征伐若尚武者而制度典章焜耀於當代

言其取士則以方正賢良選於內郡

武紀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

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之士元紀竟寧二年
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元延元年詔內郡
舉方以兵法勇猛選於邊郡二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
各一而文武莫不並用而無遺言其用則以試弁期
門轉為諫大夫甘延壽傳元帝時試弁為期門後以
諫大夫遷為執金吾母將注傳大王音奏請淫為從事
入為京兆尹而文武之才莫不更迭而不偏上之人
不以文武為二途下之人不以文武為二事舉而用
之若權衡焉而無低昂偏重之勢此固高祖有以開
端於其始其慮顧不遠哉

漢唐事箋卷之二

漢唐事箋卷之三

漢

集議 漢之集議公而且嚴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苟其事疑似而未決則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博士議郎皆得以伸其已見而不嫌於卑抗尊也故罷昌陵有議成帝時將作大臣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永始元年詔罷郡國廟云湯罷郡國廟有議云元成傳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云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等賞邊功有議陳湯傳湯與七十人皆曰宜勿云云制矯制斬郅支既至詢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矯制不宜加爵士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云云宜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入穀贖罪有議望之傳張敞上子下詔公卿議封焉

民給轉輸田事頗廢來春民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
以賑之顧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可赦
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赦奏是非復下其議兩
府丞相御史賈誼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
以難問敬

言誼盡為之對傳誼未嘗以公卿之言而廢誼之對呼

韓邪單于願保塞朝臣集議卒用郎中侯應之策奴

傳竟寧間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煨煌請罷

邊備吏卒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

對不可罷有十事上未嘗以將相之言而格應之奏

也朱博得罪議其獄者五十八人而諫大夫龔勝等

敢於異將軍二千石之議也朱博傳博為丞相初博

正議太后怒博喜不助已使博太后以求尋號博喜持
受太后詔與趙元議奏喜上疑博丞旨詔彭宣問
狀宣劾奏博等結習貴戚背君向臣請詔獄制口將
下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古將軍

望四十四人為博元罪昏不道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

詔獄博王嘉得罪議其獄者六十人而少府猛等敢

於抗驃騎將軍御史之議相徵傳孔光等劾奏嘉薦梁

道詣諸廷尉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辛石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為

光等言可許少府猛等十人以為大臣括不緘默以

髮闕械裸躬就答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

因人不雷同以附勢不合黨以濟姦不托公以行私

惟盡其己之所欲言而付之人主之獨斷此漢之集

議所以有公天下之意然至屯田之功既成有詔詰

前言不便者初是充國者什三中什五最後十八有

詔詰前言不便馬邑之舉既敗獨罪首謀以謝天下

至軍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還去軍
罷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時元光二年此又足以
警謀議之不謹者故表而出之

儲貳

不能謹擇輔導每創意者皆非

自四皓從遊太子

良傳張

而其後遂以私交為儲貳之

常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而多以異端進此

固所以貽戾園之禍也

戾太子傳太子及寵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

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巫蠱事起太子死於湖宣帝謚曰戾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

夫以君

父在上使子弟得以外交而不禁其私豈復有正言

正行而導之者耶考之於史漢太子官有太少傅庶

子舍人而其詹事又有率更家

見百官表應劭注曰庶子員五人秩六百

石詹省也給也謂曰秩真二千石率更謂曰掌漏刻故曰率更家令宴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秩八百石

使其皆賢則轉導羽翼之功為多而又奚必求交於

外邪賈誼上書文帝以選左右早諭教最急

見治而安

文帝卒用晁錯為太子舍人其言曰皇太子所讀書

多矣而未深知術數

錯傳錯從伏生受尚書歸上書稱說詔為太子舍人錯上書言

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也上世之君不能奉宗廟而劫殺於臣者皆不知術數也

者不聞書說也上善之拜為家令

夫錯刑名之學也

而導景帝以術數宜其身卒不免

後以七國反

至於

宣帝而又以外戚監護太子家故疏廣以謂太子國

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夫官

屬已備而猶使舜得廁其間

疏廣傳太子外祖父平思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許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

云云且太子自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監護

太子家丞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太子使元帝不能變其優游

之資以哀宣帝之業此孟子所謂退而寒之者至其
如有萌焉何哉夫外焉賓客以進其異端內焉官屬
以教其術數而昵於外戚培異日擅權之漸皆非所
以為訓也三代有道之長可不知其所自乎

朝儀

外庭雖嚴內朝大衆

自蕭何置未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

高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

立東閣殿武庫大舍

前

自叔孫通制朝會常儀而漢有君臣

之禮當是時也謁者贊導郎中挾陛百官執戟傳警

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

叔孫通傳通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為綠蓋野外習之

月餘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先平明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成卒衛官設兵張旗幟

侍下趨殿下郎中使陞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
 史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舉出房百官執戟侍
 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
 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酒諸侍坐殿
 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鵠九行謁者言罷酒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則漢之宮闕內有
 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
 禁而漢之君臣相見有禮矣故召文臣則見於宣室
 文帝召賈誼宣帝召名武臣則見於武臺武帝召李
 何武成帝召王嘉
 武臺殿不下司馬門則有罰張釋之傳皇太子與梁王
 釋之追正劾奏如淳注宮衛令諸出入殿醉褻殿上
 門公車司馬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則有劾殿上方朔傳朔嘗醉入殿中如道人宦官怠慢於
 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申屠嘉傳嘉嘗入朝鄧
 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諸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
 上大小不敬當斬上度丞相已因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可狎蓋至召見

犬臺而願以常服朝

江充傳武帝時充召見犬臺官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

許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丞相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見汲黯傳

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

宴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朝

之牒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

後儀禮志朝會注胡廣曰漢舊儀公卿以

下每月常朝

而君臣相見之儀所以若是之苟簡也嘗讀

張衡東京賦然後知光武顯宗最嚴於朝會之際每

月元日覲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郎將司階天

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延以三揖

詢問朝政行君臣燕飲之禮而罷

東京賦云於是元日羣后旁戾百

條帥師于齊斯洎萬國奉聘要荒來質共惟帝臣獻
琛執幣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人爾乃九賓重驢人
列崇牙張鉦鼓設節將司陷虎戟交鉞龍輅充庭雲
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晰晰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
鄰軒轅隱句若疾宛轉雷而激迅風也是特稱警蹕
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黃組要干將負
斧扆次席扮把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
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壁羔皮帛之贊既奠
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
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美公侯卿士登自東塗詢
萬幾詢朝政勤恤人隱而除其害或不得其所若
已納之於罔荷天下之重任匪怠遑以寧靜發京倉
散禁錢賚貧民條建輿臺今膳夫以大享菲饌浹乎家
陪春醴維醇燭矣芬芬君臣歡康其醉薰薰千品萬
官已事嗟夫俾西漢之君損益叔孫通禮儀而行之
定其常朝之典而使百官進見之儀習於平時亦安
有近習預政之患

禮 古禮可復而漢不復咎始於叔孫

叔孫通爲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爲禮者因時世

人情為之節文

通傳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

圓鼓

周禮所謂益秦儀雜就也上曰可也臣

而古先聖王

之制非所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

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

鄧志平帝元
始五年王莽奏

曰周官天地之記樂有別有合云云天地有常位不
得常合此其名特記者也陰陽之別以日冬夏至其

郊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以冬至使有司奉祀。南郊日夏至，使有司奉祭。祀。

北郊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詳見韋元成注學校雜

太常之制

太武
常紀
與方
博
士五
弟年
子詒
崇禮
卿官
策崔
之學
化以
以爲
勸天
賢下
才先

太常之制

太武
常紀
與方
博
士五
弟年
子詒
崇禮
卿官
策崔
之學
化以
以爲
勸天
賢下
才先

焉丞相宏請為博士
弟子員凡需林傳
明堂遵玉帶之圖

郊祀志武帝

時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特明堂
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帝圖

上下相承

風俗侈靡其所著為漢儀者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

理官

禮樂志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臣民莫有言

者類曰理即法官

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以美教化而定民

志哉且漢以為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儀不得不

然耶初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

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百姓莫不遵用

其教

延壽傳徙為潁川太守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攝會吏民令相告訐由是民多

端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遜因與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延壽於是令文學教官諸生反并執俎為

吏民通行喪嫁娶禮百姓通用其教

何古人之禮行於一郡而不可以

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議

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

傳記

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

而不為是終不可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雜以五經識記撰次天子庶人制度

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

章帝元和二年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

曰云云褒依準舊制雜以五經識記之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為百五十篇上之於見

曹褒本傳

夫以百五十篇之繁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

之間而雜以識記之言益不待見其書固已知其紛駁而不純於古矣今去古浸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有能博議而復之者乎其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樂

漢樂繼為不古

一代之制必有一代之樂定鐘律考中聲而後樂之

所自出者有其本矣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

制氏世為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所得於竇公樂書者乃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

樂之獻又將采諸子之言以為樂記而八佾之舞與

制氏不相遠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

不能言其義又藝文志孝文時河樂人竇公獻樂書

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

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則漢樂之

述於古者止於此而已叔孫通因秦制為享祀之樂

欲放古采齊肆夏清廟之奏此猶可也禮樂志叔孫

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

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沛中之

歌特一時醉語而使禮官隸習施之原廟禮樂志初

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

令沛中兒重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帝以沛宮

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常以相和以百二相如等所

為歌詩非有和順積於中者而於郊祀用之禮樂志

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

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謠以李延年為協律都

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

合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

丘使童女七十人俱歌恐我將斯文昊天有成命之頌宜不如

是也蓋自高祖樂楚聲而房中之樂制於婦人禮樂志

中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武帝好趙代秦楚之

謳而以協律付之閭孺鄭聲洋溢於朝廷而五侯貴

戚類以女樂相尚禮樂志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

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廟廷至
成帝時鄴縣尤甚黃門名倡而強景武之屬富鄉於
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
爭女樂顏曰五侯王恩以下也定陵于淳長也富平
張放無有能窮其樂之所自出者安望其移風易俗
也

哉古者學校皆以樂名而所以教養乎學者莫先乎

樂也劉向勸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以風

天下此誠有得於古禮樂志成帝時於此為郡水濱

劉向於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漢惟

學校不立而隸業於太常儒林傳元初五年詔太常

化其後太常孔臧等議曰請因舊官為博士置弟子

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歲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

入不亭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
其可得受業階詰太常號為掌樂百官表太常屬官
太常得受業一

等號為得古聲又不能驗其樂於後卒使漢氏之樂
習為淫聲而無一代之制至王莽乃始名天下通知
鐘律者以正乖謬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鳴呼此豈
作樂之時哉

郊祀

漢郊祀大率虛文敝亦非古

漢之郊祀初因秦之雍時而增其數為五天子令有

司致祠而未始親往也

郊祀志秦雍有四時高帝二年間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

對曰四帝也有青白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乃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名故秦祠官復置太祀太宰故如儀

文帝始議親郊之禮在位二十三

年纔一祠雍時而已

文紀十五年議郊祀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

於始幸

武帝雖定三年一郊之制

郊祀志武帝八年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常三歲一然未始有常禮也即位八年建元

至元光二年而始郊五時至元狩越十年而再郊其後

或以連年元狩元祠元五時二年又祠元五時元光二

年又或以八年元狩四年凡八年或以三年元鼎六年

三年凡或以二年元封四年凡二年至十三年始元封五年至大

年大抵因行幸而致祠非有精意以享之之誠也元

鼎以來立后土於汾陰本紀四年立后土立泰時於

甘泉元鼎五年立泰時於甘泉天子親郊見本紀又

南更舉迭祭而雍時之郊已不專矣惟康衡議南北

郊之祀舉五帝而畢祭頗近於古郊祀志成帝初即

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合於古帝王又

言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因秦故祠後立北時今

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五方之帝皆畢
陳各有撰祭祀具備諸侯所委造者皆不宜復修由
是皆成帝僅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議成帝竟寧
郊祀長安南郊詔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
罪徒明年衛生事免官爵庶多賢初罷甘泉泰畤
作南郊日大風拔木天子以問劉向向曰甘泉汾陰
及雍五畤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不得擅議後上以
無嗣令太后詔復甘泉泰畤汾陰
主如故及雍五畤天子親郊祀如前自是而後更復
不一而南北郊合配之禮至於平帝世復行之從平帝
莽等議元始四年始行合祭禮郊祀
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此漢郊祀之大
略也然而紫壇偽飾女樂驚輅駢駒龍馬之屬在當
時已議其非古郊祀志康衡言紫壇有文章六鑄麒麟
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請上質不飾以章
云況又因郊祀而赦囚徒至今襲之以為常典尤非

古之意也師丹翟方進之論庶幾知古矣

鄉評漢鄉評有里選遺意

人之實行能掩於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於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也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宏以充

賦

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宏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

更選國人國推宏宏謝曰前已嘗用不能罷願萬石君以

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為郎中令石奮傳萬石君家

實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一推倪寬則

曰聞之久矣寬傳寬為廷尉史時有疑奏已再見

成讀之昏服以白廷尉湯名見寬與語乃奇其才

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寬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

生耶望三年京師兩憲望之上疏願賜清閑之宴口陳

災異之意宣帝在民間聞一薦龔勝則曰固已聞其

名兩龔勝為郡史三舉孝廉再為尉一為丞輒至

已聞其名即位徵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於鄉黨而

達於朝廷之上蓋如其不可掩也至於酈食其家

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食其傳食其家貧落魄然縣

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勾貸無節不為

州里所稱本並見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

能掩人之所不知而用以欺君哉是故能自持於鄉

里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史能自立於州縣者然

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所

選用

見後辟除注

其初皆本於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初

年鄉縣各置三老相師為善

高紀二十以上有修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

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至武帝又設

為孝廉之科以取士

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其殆有意

於鄉舉里選之舊乎

限年漢用人不別老幼以知致仕限年皆是

古者四十強而仕七十則引年而致政故夫未仕也
用其半生為學而後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則以三十
年宣力於國而晚歲休致又足以自養其筋力故下
無躁進而上無貪位漢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

有限也劉向以十二為輦郎

父傳向年十二以

陳咸

以十八為郎

陳萬年傳咸年十

貢禹之子年十二而

元帝欲祿之

禹傳上書曰臣老年家貧云云自痛去

為臣具棺槨者也願乞骸骨元帝報曰云云往

者嘗令金敬語生欲及生祿之子既已論矣其入

仕不幾於濫乎劉辟疆以八十為衛尉

昭帝拜辟疆為光祿大夫

守長樂衛宮時年已

公孫宏以八十為丞相

宏傳為丞相御

史六十歲年

趙充國以七十餘為後將軍

本傳宣帝本

遂為後將軍神爵五年充國七十

貢禹以八十一遷

御史大夫

一本傳上疏乞骸骨云犬馬之齒八十是未

至於老癯者皆可以綰綬於朝也平帝始元中龔勝

邴漢以年老乞骸骨詔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

不盡其力之辭

燕勝傳王莽秉政勝與郡老病罷策

詔之曰益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

後漢左雄

議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舉孝廉

順帝時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

出則軍民宣叶風教若其面情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自今孝廉不過四十不得察舉

上從是二者俱有得於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出仕七

十致仕視漢世為得而所以嚴入仕之源抑猶有可

議者乎

漢唐事箋卷之三

For the Vice and

Co.

漢唐事變卷之四

漢

辟除辟除頗有公議猶勝任法

漢選部有尚書自縣令以上始赴尚書調選張敞傳

東吏捕追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吏者數十人其餘郡縣之屬吏至於公府

之曹掾各自辟於其長王尊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刺

從事又東漢司隸校尉注從事吏十二人皆州自辟除東漢百官志太尉署諸署掾吏屬二十四人本注

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二

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

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其諸侯王

國自內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東漢皇子本注曰漢初諸王因項羽所立

諸王之制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官皆如朝廷國家惟為置丞

相其御史大夫皆自置之景帝懲七國之患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今內史治民是以朝廷

無銓選之勞官府有薦賢之實賢否勤惰各察於屬

之長而黜陟之故幹佐曹史拔於州縣者然後為五

府所辟五府舉掾曹然後為朝廷所用推而至於公

卿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為大司空而辟鮑宣

為西曹掾宣傳宣明經為縣書夫守東州丞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遂遷諫大夫

史高領尚書事而辟匡衡為議曹史衡傳衡射策為文學掌故元帝

時史高領尚書因楊興言衡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越牒在遠方高因辟衡為議曹史薦於

為郎中此曹掾之辟於公府者周景以刺史而辟陳

蕃為別駕蕃傳蕃初舉孝廉周景辟為別駕從事謂校尉行卿總錄眾事王渙以考

城令而辟仇香為主簿傳覽而聞譽達於鄉閭往往辟

書交至其門而下無遺材此漢之選吏所以一付之公議而猶未至纖悉於法也今吏部注擬下自監當筦庫之微一切選之尚書計其年勞資格而例以與之若執契券而責償其主奚暇問其人之賢不肖哉

遷轉

漢能執遷進之權其失在大臣有降

漢之遷轉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高下為升降故士

大夫亦俯首聽命而莫敢有所請張釋之十年不得

調本傳釋之以皆為勝郎楊雄三世不徙官雄贊莽為三公

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扳摺而雄三世至有為太僕立

功自高至文而猶未離乎舊職嬰候則何其淹滯若

此也賈誼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本傳文帝召誼為博士說之超遷歲

至太中公孫宏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本傳時上方興功業屢舉

賢良宏自見為舉首相封侯自宏始

王仲翁補大將軍

史三歲至光祿大夫

蕭望之傳初兩吉薦望之王仲翁數人望之以不聽吏挾持不

除用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

若此者又何其速

也彼其黜陟進退雖未必皆當乎賢否而其用舍之

權一出於我固未始有資格之拘然至於大臣不職

去之可也收其印綬可也亦何至左遷他官以辱之

哉孔光免丞相博山侯久之復為光祿大夫位次丞

相月餘為御史大夫未幾復為丞相

光傳成帝時為丞相八年輔哀

帝三年以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忤傳太后指由是

傳氏譖毀光後數月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後因

日食召問拜為光祿大夫秋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

丞相月餘賈延免光代為光祿大夫二月為丞相復

故博

以至韓安國蕭望之翟方進之徒皆以御史大

夫左遷而為他官

安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五歲以奉引墜車蹇上欲用為丞相使使

視蹇甚以病免數月病為中尉望之為御史大夫不禮於丞相丙吉廉聲不聞詔左遷為太子太傅翟方

進元帝永始二年方進遷御史大夫數月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並本傳

彼嘗執天子之政矣嘗正百官而統其權矣今一旦

降尊就卑與其僚佐比肩而治事豈所以待大臣哉

國朝體貌之禮真可為萬世法

薦舉薦舉路廣同坐法嚴

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路廣則下無遺材法

嚴則人無倖位故漢之士風以廉謹自將者往往多

易達而闡冗無能者亦不旋踵而報罷矣河南守舉

賈誼本傳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間具秀才召置門下後吳公為廷尉

乃言賈誼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益州守舉王褒褒傳益州刺史

於衆庶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濟南守舉終軍本傳終軍以

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奇之軍揖太守而去

至長安上書武帝是郡國之薦士也太府舉張湯湯傳

田蚡為丞相徵湯為史薦四府舉辛湯宣神爵二年初五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湯充國遂起奏湯使酒不可與蜜裔五府復舉湯

五府舉段會宗本傳元帝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城都護

是公府之薦舉也暴勝之以直指薦雋不疑見用閭

崇以執金吾薦龔勝勝傳執金吾閭崇薦王商以衛

將軍薦鮑宣宣傳宣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是奉使侍

御史之薦士也又不嫌於鄉里

至鄭食其傳沛公畧地

食其里中子食其謂曰聞沛公有大度吾所願從遊

騎士曰沛公不喜儒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

其前所戒者沛公使人召不嫌於師弟子叔孫通傳

之又見東海邑子傳

生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為奉常因進曰不嫌於

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官之帝悉以為郎

平時所厚何武傳武好獎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翼

後與閭崇薦勝於哀帝入見於兩翼傳

何其薦舉之寬也至於嚴延年薦獄吏有賊不入身

猶坐貶秩本傳延年察獄吏廉有賊不入身張勃舉

茂材不以實亦坐削戶二伯陳湯傳張勃與湯交高

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侍選父死不奔喪司隸

奏湯無循行勃還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何武

舉方正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眾虛偽而左遷武傳

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

拜有司以詭眾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

其同坐之法

又何其嚴也當是時貢禹上疏且曰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禹傳上元帝疏是禹禹以免官為輕而猶欲重其舉主之罪矣今賊吏犯法邂逅或敗引罪降秩以為重典同坐之法視漢不亦恕乎

考課

漢考課詳於外官小吏不如委之賢臣

漢考課之法詳於外不詳於內行於小吏不行於達

官郡國長史既有以上計較其殿最

東漢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

進賢決訟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教之絕秋

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

吏上計

而部刺史又以六條督其治行

見臺課

天子

時遣詔使乘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

武帝初遣謁者巡行天下宣帝

遺失或遺博士或遺諫大夫之類是也見各紀

而公府聽采長吏臧否以謹言舉按輒被黜免東漢志

引漢官儀曰三公每歲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之謂也又東漢循吏傳序光武廣求民瘼

以謹言風謚建武永平之間大率於外為詳也至於

內則不過居三府者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

已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賢模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又官志太尉注建

黃武計二年詔光祿歲茂才四人察廉吏三人雖曰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者為丞相朱傳然進用之際亦未必以考課為黜陟

也焦延壽為小黃令舉最增扶京房傳焦延壽以郡

還候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郭

爵為漆令課殿見責問

第六傳育為茂陵令會課育

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

第六傳育為茂陵令會課育

為左內史與民假貸而以負租課當免

本傳寬為左

時載濶牧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

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

車小家擔負輜櫓屬不絕

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觀

一傳而卒不聞其擢用此皆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達

官也至於京房奏考功課吏法

本傳元

帝昭欲以令丞尉

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三日不覺發

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尉負其罪

本傳晉

灼注則又行

之於縣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煩碎而不可用矣

上時

言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

言煩碎今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是之嘗聞魏徵始中

上使王昶擇百官考課事昶以謂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處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比較之制由此言之聖王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予愛其說故併錄之

決獄識法雖善亦有論報太速之失

漢置廷尉以掌天下之獄故郡國奏讞而廷尉以聞于上刑志高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識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不能決者皆移送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付所當比律令以聞官表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故曰廷類曰獄貴平也治疑法詳其輕重而緩處之故獄不濫而人

不寬張敞之為京兆以私憾案掾史鍛鍊之罪於五

日之間本傳敞使捕賊掾繁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勅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人或諷舜舜曰吾為

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收

斨繁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

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告曰五文致其法而不讞于

上其慘刻少恩見於釋一時之怒未足怪也及將王

溫舒之守河內將舉一郡之豪猾而草薶音替除之

上書京師大者欲族小者欲死奏行不過二日得可

事論報流血十餘里令視是可不為之痛心哉夫河

內去京師幾何里而又罪連千餘家非涉筆紙尾片

言可得而折者夫何二日之頃而裁決報荅若此之

速吾不知讞於廷尉者何如也其參聽於三公者又

何如也古人之於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諫其詳於決獄而不敢忽蓋如此漢之君臣乃獨賢於成王康叔乎史稱宣帝齋居決事于定國為廷尉獄刑號為平矣法則然以時考之趙蓋韓楊之誅實在於定國為廷獄之日盡亦從容為宣帝言之嗟夫有明刑之心而不能使其民無冤漢之諸公不得不任其責

屯田 屯田可用而屯於絕漠則非

自晁錯徙民耕塞下而漢之屯田固已權輿於此當是時邊塞不過隴西上郡北地歲更戍卒罷於往來行錯之策實為有補

本傳文帝時錯言守塞邊脩勸農力本二事云云今邊人數處

制行繼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邊塞之卒卒少則入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知遠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使遠方屯戍之士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徭遠之患
矣武帝通道西域踰秦隴以北不知其幾千里自燉

煌西至鹽澤往往置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置使

領護歲收徒以給使外國而已西域傳可謂得已而

不已者也末年悔過拒宏羊之請而棄輪臺之地亦

以晚矣西域傳梁犁國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屯田象

民壯健有累重敢者詰田所為本業上懲既往之

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徒者詰田所為本業上懲既往之

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屯輪臺是擾昭宣以來

田張掖昭紀始元二年發習射騎士詣田伊循西域傳昭

元鳳四年霍光遣傅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王弟尉

屠耆為王王自請於天子曰國中伊循域其地肥

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民得依其威重於是田
 胥捷以西域傳宣帝日逐王叛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
 是漢屯田車師屯田車師置戍已校尉皆遠在絕漢
 於北胥健田車師屯田車師置戍已校尉皆遠在絕漢
 果何為哉趙充國金城之役欲以歲月降羗不忍士
 卒坐縻之須而為積穀省漕之計屯田浩疊雖去國
 遼遠不出期年累以殄滅成功屯田浩疊雖去國
 美東至浩疊羗人故田及公田民可所墾二千頃以
 上願罷騎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
 徙者合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九千三百六
 十三斛益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益畜積省經費今
 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十二事曰兵食謹上田處及
 器用簿後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曰兵食謹上田處及
 望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降漢初置金城屬
 首及帥煎鞏黃嶽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初置金城屬
 降羗豈可與武帝同日語哉故夫屯田於邊郡當如

晁錯之說敵國相持而兵未易解充國十二便宜其亦可用也

馬政 馬政至武帝行下策

漢之苑馬分布西北二邊養教習擇其良以給天

子之六廐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

央家馬

三萬擇取教習以給六廐百官表太僕有六廐未

也名故北地

地理志靈州有河奇苑號西河鴻門有遼

東

牧師官有諸郡皆有牧師而太原亦有家馬官地理

原郡注

有家馬官璫曰漢有家馬廐一廐萬足官表

須故謂

自天官六廐以供乘輿悉養之邊郡云文帝

恭儉無事廐馬止百餘足不取給於邊郡也

元帝禹上

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故恭儉景帝匈奴入上郡取

苑馬則是時已有苑馬矣景帝中元六年武帝將有事於征

伐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兼

長於郡二千石矣地理志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為務

當是時西涼北并奄而有之馬非不足也自兩將軍

出塞之後竟以馬少久不伐也霍去病傳匈奴者以

漢馬少於是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毋限以三歲而

歸息什一以除告緡之令見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

三歲歸之十馬毋還官然後不能補車馬之乏尚乃

籍吏民馬武紀太初二年籍而課息及於天下矣見

興夫漢之馬政其分牧於邊苑而蓄養之地得其宜

寄牧於邊民而歸息之制為不迫至於籍取吏民馬以補車騎則行此下策而其計出於無聊非惟煩擾且不足為軍用矣

盜賊

漢盜賊强大多緣利路塞

漢縣置游徼

官表縣令長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

徼夫職聽訟收賦稅游

徼有秩書夫游徼三老掌教化

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官志都

尉典兵禁倫盜賊光武省都尉京師置中尉表

淳曰徼巡禁倫賊也

京師如皆所以警盜賊者也而漢

賊類非狗鼠態有今之所未聞者方文帝時剽廉塞

器而白晝奪金於大都

賈誼治安策盜者剽竄戶之

中割吏而奪之金

猶未至稱兵而肆戮之也至於武帝齊楚

燕趙之間大群至數千人攻城邑釋死罪殺二千石
而不忌繡衣持斧虎符發兵威力所不能制甚至於
作沈命法而盜賊浸多酈吏咸宣傳杜周任用是時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齋有徐勃燕趙
間有堅盧范陽之屬大郡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
取庫兵釋死罪傳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
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
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
大夫范昆詣都尉故九都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
符發兵以其掣數歲頗得其渠率敬卒失亡復聚
阻山林往往成群而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
盜起不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賊弗敢發恐不成帝
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也
陽朔以後故府寺却囚徒盜庫兵經歷郡縣郡殺長
吏者無歲無之又見兵下注是何漢之盜賊若是其恣

雖者耶蓋自武帝與民爭利擅山澤衣食之源多為

法令以嚴其禁錮故民無所倚賴則亦忍棄其身而

輕於為盜貢禹上疏以為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

吏卒徒一歲功十萬人以上見貢傳若是者豈復有常

產常心者哉宜乎潁川山陽之盜類皆起於鐵官之

徒卒也潁川中屠聖見前兵器注成紀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

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

都尉遠丞相長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

訐捕斬觀冀遂治盜於渤海以為民困於饑寒而吏

不恤治之當如理亂繩不可急也於是悉罷捕盜之

吏諭以教令而盜卒以平是豈有他術哉遂傳渤海

並起上以遂為渤海太守謂遂曰君何以息其盜賊

遂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盜弄陛下之兵於漢池之中耳臣聞治亂如治亂經而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至郡移書勅屬縣悉罷捕盜賊吏盜賊聞遂令即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鋤盜賊於是悉優以利而開其衣食之門則彼有悔悟而已矣不是之思而徒咎其法之未嚴淫刑以逞而至於無噍類是又武帝沈命之法也

漢唐事箋卷之四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

水利

天漢渠之有利無害

班孟堅賦西都首陳源泉灌注之利而稱鄭白渠之

沃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厭土千里商洛緣其隈鄠杜南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下有鄭白之沃衣

澌之

其意以為關中之所恃以為富強者本於二渠

而二渠之會實為衆水出納之地夫以關中左蒼梧

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鄠鎬潦瀹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

而異態

見司馬相如子虛賦或曰霸產二水終始於苑中不復出涇水入渭同渭入河從苑外來

又從苑去也

霸產涇渭其水蓋不一矣而不聞其有

水患者二渠為有功焉蓋自國始為秦間鑿涇水為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鵠鹵之地四萬餘頃

出鄭國志鄭國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乃使水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

鄭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卒使就

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鵠鹵之地四萬餘頃

皆畝一鍾於是閼中沃野秦以富強因名曰鄭國渠

至漢武帝時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中表二百

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故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民是

以思其功而歌之孟堅志溝洫亦以兩渠之饒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復溝洫志武始元年趙中大夫白公

陽注謂中表二百里田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

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

白渠起後舉車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

也餽信知涇渭之水出內於二渠而二渠之深廣有所

受有所泄而水患不能為之害也其他郡縣臨晉則

引洛志武帝時嚴態言晉民願穿洛以澗重泉以東

路水至商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汶南九江則

引淮朔方西河河西酒泉諸郡則引河及川谷以溉

田志武帝時川事者爭言水利湖方西河河西酒泉

定泰山引汶水皆穿而漢之水利蓋不為無補矣

邊防漢備敵無定所惟趙充國詳而善

高帝自平城之圍以匈奴數侵代地遂北至雲中郡

以備邊北高后孝文時匈奴知漢北邊有備乃多從

隴西北地入寇高后六年匈奴寇北道類曰北道屬

為冠十四年匈奴冠而漢之邊防亦不過於此屯戍

而已上文十四年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初未始及於

幽燕之境至武帝時匈奴入寇之路不出於隴西則

出於上谷遼西漁陽鴈門代郡定襄右北平諸郡紀武

元光六年匈奴入上谷門四年入定襄上郡五年入

代元初三年入上谷二年入鴈門三年入右北平定

代定襄雲中五原燕有漁陽右北平遼西而漢之師

亦由鴈門定襄代郡上谷而出也衛青出上谷六年遣

封四年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天漢四年公孫敖出定襄元

門其後又通西域欲以斷匈奴之右臂元鼎二年張

子新因於漢而烏孫東居昆莫故地與漢結昆弟其勢

宜聽從則是匈奴之右臂也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
帝悅以為然拜塞遠之為孫也而單于之兵反自其所
置之處而入寇武元二年初置酒泉郡以通西
張掖燉煌郡太初三年匈奴入酒泉殺漢兩都尉
都尉征和三年入五原酒泉殺漢兩都尉而漢兵
始往來於秦涼之北矣武元二年李廣利將軍兵
五千人出居延皆秦涼以北之地也地理志秦地
西有金城武張掖酒泉燉煌張掖有居延縣夫
東之於遼西北平西之於張掖酒泉中之於定襄鴈
門疆場廣莫靡有定所隨其所寇之道而後為備守
之策漢之士卒亦疲於奔命矣宣帝本始中匈奴嘗
率十萬餘騎南旁塞欲以為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充國傳本始中匈奴大發十萬餘騎南
之上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
九郡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右北平上谷漁

陽類曰四萬騎分屯夫以四萬騎分屯於九郡而充國總領於其間兵不繁而勢相屬如常山卒然之形宜乎單于聞之而引去也充國老將其於脩邊之計益詳

選將將不輕授多於環衛得之

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平昔之所習知則出於一時之所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事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彼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沉鷲忠義武勇皆天子之所熟識其材能而器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本傳高祖以嬰為太僕奉車從攻于陵平李廣以騎郎將本傳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尉趙充國甘延壽以羽

林郎

充國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延壽傳少以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以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善騎射補羽林衛青霍

去病以侍中

青傳武帝建章監侍中元光六年拜車

騎將軍去病傳年十八為侍中元符三

年春為驃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

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何奇之卒

為大將軍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

用以伐單于

為陵傳陵將騎士留屯張掖上召陵欲使

自當一隊以步兵五千入涉單于庭上壯而爵之則

議論應對足以察其人之賢否要非函莽而用之也

蓋至於設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

地理志漢興六

郡良家子選給

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故李置羽林期

廣趙充國甘延壽之屬皆六郡良家子也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百官表期門掌兵送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

門以為蓄將之地

賁郎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又取
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
兒尤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於宮
衛扈從之際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諸行伍真
可謂頗牧在禁中者耶

儒將

子房計謀皆合兵法而不以兵法言

儒者不言兵非不言兵也特不以兵法形之口舌之
間耳秦漢戰爭之際類以孫吳兵法爭勝負誰復知
有儒將者哉趙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不用詐謀奇
計卒為韓信斬於泝水之上
見韓信傳成安君陳餘也豈儒者不
足用耶子房受書於圯上老人卒以一編為沛公謀
臣其發策建議初無一語及於太公兵法或聞陳其

端或撫機而發使高帝聽納之際自生敬心焉借箸

之謀良良傳食其欲立六國後踞鞍之問漢王擊楚兵

邑踞鞍問良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韓信彭越即欲捐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皆漢存亡之決秦宮數語沛公入秦宮室意欲

誅乃還無不剴切帝心而卒濟其功八難之說疊疊

數百語至論武王造周之烈者數條良傳皆武成之設

施也急趣丞相定功行封高六年上從複道見諸

陛下所封者皆故人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

快計羣臣所知最甚者一人先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

齒且侯吾蓋異日治齊尊賢尚功之意也四皓之來

屬無患矣蓋西伯養老天下之父歸之意也此皆在兵法中後

世莫能察而獨高帝能信用於當時此子房所以為

善談兵者歟史家謂子房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而不知子房蓋未嘗以兵法

為言也當漢之時晁錯以儒者上兵書本傳錯上兵書文帝嘉之

魏相以儒者識兵畧漢中子魏相篇子謂魏相其士

大夫援引孫子司馬兵法以為談者蓋不一數見後

注孰有子房之善藏其用者哉

賦兵論漢丁役之大畧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

無田雖貧不免於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

中從軍馮唐傳唐對文帝夫士卒盡家人而非素養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

家徭役

高祖紀蕭何發老弱未傅者請軍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為正卒

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瘡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

正卒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馳戰陳又

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未二十三

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顏曰傳著也言者名籍給公家

徭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謂食貨志中都官者也給於

郡國則為財官刑法志天下郡國定踵秦給於邊縣則

為戍卒注見後皆一歲而代現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

月即更郡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顏曰更卒為給

有三品有卒更一有踐更更有過更卒也貧者欲得值更錢

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有更卒也貧者欲得值更錢

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謂徭戍雖丞相子亦在戍邊

之調不可便人自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於

可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於

官以給戍者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補賈誼傳

是為過更也帝云云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係屬

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悲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有享王尊傳正

此悉書也臨亭罷衛士蓋寬傳歲盡交代上臨亭罷衛卒東漢

禮儀志亭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閑罷

遺勸以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免為庶民

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

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

在於不仕規前其已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

預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而國之

有倉卒之寇常兵數少不足辨事則有一切調發凡

年老當免者亦在行中謂奔命昭紀始元元年益州人反乃募吏民及發

捷為蜀郡奔命擊之劬曰臨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
以趨急難今敵反常兵不足以待之故權選取精勇
間命奔走者故曰奔命李曰五十以上六十
以下為奔命奔言急也顏曰應說是也此其賦
兵之大畧也

土兵

詳論諸兵所出而御之有道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

三河潁川諸處則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立子長為王發上郡北地隗西車騎巴

蜀材官及中尉辛為皇太子衛軍鼎上宣神爵元年

西羌反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材官取其有材力者

高紀應隴西安定天水諸處多

騎士

武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取其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騎士取其

習射御騎馳戰陣者也

注見前西北之地多輕車故關

東上郡北地皆有車

宣紀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擊匈奴餘見上高帝紀十一

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

卜式傳呂嘉反式上書願與子男及臨淄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伍被傳時漢建

淮南王孫建繫治王恐謂被曰諸侯頗有失行皆自

疑我舉兵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

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舡守下俎之

城云云可以延歲月之壽未見其福也朱買臣傳是

時東越叛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今聞

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潯海直詣泉山可滅破也上拜

買臣為會稽太守上詔買臣到郡治樓船以至臨淄

備糧食修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之弩手現荆楚之劍客將選各惟其土之所宜而習
熟之故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紀高而無有不集
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財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
都試郡太守都尉令長丞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用而
課殿最焉漢官儀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

云秋後課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東漢官志每郡置守一人丞一人郡當邊成者丞為
長吏王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本注凡郡國皆為騎
亭治民勸農桑典禁兵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為騎
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趙廣漢傳尉史屯
霸上不詣屯所之太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則
軍興禹坐腰斬太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則
太守有貶黃霸傳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則
也馬少士多不夫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
能相補滿也

京師兵

南北軍本是番上自增益後遂多變

漢京師惟有南北二軍

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宮城門外為

南軍凡宮衛屯兵皆屬焉衛尉主之

百官表衛尉秦官學宮門衛屯

兵顏注漢舊儀云衛尉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為北軍凡京

輔兵卒皆屬焉中尉主之

官表武帝中尉奏官掌微巡

有中壘寺中候候丞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武

帝以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光武以是變為北軍

中候則中尉掌北軍明矣林賢良之亦如唐之南北二

雲南北軍史無明文亦以此推之

衙也唐兵志南衙禁軍是也故胡廣謂衛尉巡行宮中

則金吾微於宮外相為表裏東漢官志執金吾胡廣

金吾微於宮外相為表裏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

表裏以擒姦計稍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

制唐兵志李揆云故是以周勃誅諸呂既入北軍

又使人告衛尉以嚴殿內之鑰高后紀勃既矯節入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

殿門此足見南北二軍之相表裏矣然二軍衛士皆

弗納此足見南北二軍之相表裏矣然二軍衛士皆

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

蓋寬饒傳饒為衛司馬案行士卒窮自指備歲盡交代上臨幸罷衛卒數千人自情愿留共更一年顏曰更著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外刑法志武帝內增七校也置步兵越騎長水邊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邊騎不常置故或為七校尉也募知邊人事者為邊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後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百官表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名羽林皆屬焉餘而與衛尉同掌宮門見前選將注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師之兵猶未遠出高十一年三萬人軍霸上文三年發中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西羌本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

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邊

越之騎亦從中而遣矣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飲

等處材官自是而後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

弛昭紀募吏民及發健為蜀郡擊益州宣本始三年

馴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郡國都尉併省

矣光武紀建武六年省諸郡教尉併職太守無都試

百官志舊中壘校尉主北軍中興省中壘置中候

伍營中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

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環衛漢環衛有六等亦有賢才居之

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

中令掌之

有百官表郎中令泰官掌宮殿掖門戶有以

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者衛尉掌之

見上均之

為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初無定

員更直執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

郎衛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皆無

定員多至千人見百官表

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廉而升擢

之

武太初元年更郎中令為光祿勳東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勳舉三署以高功久次材德尤異者為

四行餘見前考課注

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

在版者也屬於衛尉者為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

為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巡畫歲盡則更觀以角抵而

罷之

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衛尉寺在宮內胡廣

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若今之仗宿屋也餘見賦兵注類

亦猶周官宮

正所掌王宮之糾禁會具阡伍而教之道藝者也二

者皆宮城內之宿衛武帝以來乃選六郡良家子弟

期門羽林郎百官表武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後更

從常選漁陽隴西安定北地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

養為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百

志虎賁中郎將注曰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晉

孫綽百官表注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

盡屬之光祿勳官見百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

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羽而衛尉所掌特宮門衛士

巡徼之事屯官表衛尉掌宮門衛與南衙兵一等耳攷

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為郎東方朔為中郎

傳見本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為羽林期

門李廣以良家子擊邊為郎騎鴻奉世武帝其才美

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為無補於君也

軍賦軍賦雖曰有二猶非列屯生食

漢軍賦有二其一以丁賦民年七歲以上歲賦口錢

二十有三及十五以上歲筭百二十也昭紀四年漢

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以補車騎馬文帝紀四年漢

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其一以財賦

若富人貲萬錢取筭百二十七景紀二年貲筭十以

錢筭百二十七也應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至於貧

民亦以衣履釜鬻為貲謂計直而筭也和帝永元五

郡國上貲民以衣履釜鬻為貲至於故吏嘗佩將軍

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

惠紀故吏常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

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无所與

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

於民凡其往來繇戍者道中衣裝悉自補

見賦從軍兵注

旅齋之費或自貸子錢

任氏傳吳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子家錢

類曰貸求假也

蓋兵猶未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

不過為庫兵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各食於所過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唐事箋卷之五

漢唐事箋卷之六

漢

兵權內兵植散外兵權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營屯宿舍天子得以直入其壁

而奪之軍

韓信傳四年漢王出城皐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

耳韓信未起即其卧

其印綬麾名諸將易置之

自韓信申軍法而主帥偏

裨之等部曲統轄之制始有不可犯者

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託皆

罷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

衛尉不拜不私役於衛尉

蓋寬饒傳寬饒為衛司馬先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

拜謁嘗為衛官

繇使市買寬饒視事棄舊令逐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軍正次於將軍者也然正

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則正得以聞胡建傳武帝天

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貴區建新之遂奏曰

臣間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

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尤為失禁不公

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望壘已定穿窬不

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者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

軍有罪已聞臣謹以斬顏曰李者法官之號也故獨

其書曰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亦足以見內兵之

制也至於閫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以下皆屬

焉徒步合軍惟大將軍之所令失道問狀惟幕府之

所責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

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從臣東道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急詣部如

書廣不諱而起就部引兵與趙食其合兵出東道急

失道後大將軍青使長史問失道狀廣未對長史急

責廣之幕府上簿廣至幕府引刀

自剄食其下吏後贖為庶人

斬霸陵尉以報私

忿則不以專戮為嫌廣先為衛尉擊匈奴至亭霸陵

尉醉呵止廣從尉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況故耶後召為北平太守匈奴入連西廣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殺之嚴細柳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

周亞夫傳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霸上至細柳軍軍士更被甲銳兵刃設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

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亞夫傳言開壁門辟此又

兵之在外者也然而胡建為南北軍正假黃帝李法

以斬天子之監軍上見衛青為大將軍不敢斬裨將於

境外而歸於天子之自裁蘇建為右將軍擊匈奴亡

番問其罪正副長史安識郎周霸等議建當何罪霸

曰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

之威閼安曰建以數千當軍于數萬力戰一日偏士

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世死反意也不

當斬青曰幸以卿卿行罪問不惠死威而霸說我

明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不敢

自擅專誅於境外而歸天子天子自裁之則於內外

於以風人臣不敢專權斯不亦可乎

之制又若有所戾何耶

蓋軍長史例以文士為之所

以參議軍事

衛青傳如淳注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官志將軍有長史司馬一人千石本注云

職參謀議而與將軍相為可否者也胡建不由文吏之議

而以私意行僂是不得以為節制衛青諮謀於長史

而不敢專於斬將正有得春秋殺舟之僞以徇國之

意也左傳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舟之僞先歸秋振旅入於晉殺舟之僞以徇於國君子謂文公其

能其與胡建義有間矣

兵法

論張良韓信所學而韜畧不列於兵書

古兵法之存於漢者百八十二家張良韓信刪取要用定為三十五家中更散逸而其後任宏校理兵書

論次為四種而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別猶有五十

三家則漢之兵法亦云備矣

藝文志兵家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刑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僕据撫拾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

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家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兵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凡

十三家五唐李靖謂張良所學者太公六韜三畧七書

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黃石公三畧上畧中畧下畧韓信所學者穰苴孫

武七書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

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蓋亦因其圯上之所傳與夫背水

陣而證之也然攷之藝文志上自神農黃帝風后力

牧下至孫臏范蠡大夫種孫吳之書無不載為兵家

藝文志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兵權謀家孫武兵法八十二篇

吳起八十四篇孫臏八十九篇而獨以六韜列之於儒

藝文志儒家周史六韜六韜同所謂太公謀八十一篇

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則又列之於道者流是何

黃石之所授於留侯者特不見錄以為兵耶豈子房

秘其已術初不定以為兵法後世循其故而不錄抑

高祖之所學雖不具載其書而在當時有駟先生者

亦善為司馬兵法淮陽憲王欽傳元帝時張傳遺王書曰問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

之材也大將而士夫議論有舉司馬法之言者陳湯傳劉向上

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辛慶忌傳何武上疏引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武帝時制報胡建引

軍容不入國即此類而太公韜畧則自子房進說

高祖之外無間焉是必有說矣蓋太公之韜畧非若

孫吳穰苴詭詐以求勝也自圯上老人私以其書授

子房而子房之說高祖若印券然殆亦有天授良傳圯上

老人出一編書授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讀誦沛公拜良為廐將數以兵

法說沛公沛公喜帝用其策良為他人則此書世所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難知非子房不能非高祖否之與語也吾觀漢家以

孫吳六十四陣皆都隸之法東漢禮儀志兵家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

曰乘又教其將學孫吳兵法霍去病傳去病為人有氣敢往上去教之孫吳

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顯學古兵法則當是時急於功利爭為詭詐

權謀以速勝其太公攷畧之書固視以為迂緩而弗

之好也君臣將帥謾不加省歷世浸遠而子房之所

學者類為無用蓋亦無恠乎不錄於兵而錄於儒與

道家也今世所謂七書云者合留侯淮陰所學而其
存學者幸而及見全書則可以廣其畧不幸而資之
以為科舉則幾於泛而不專安見張良韓信之精於
一哉

兵器

中外各有兵器大率多用弩

漢自郡國至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皆有庫兵

建成紀

元年立上郡庫如淳曰漢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

燕王旦傳王旦令羣臣曰寡人受明詔領庫兵東漢

官制注云巡尉游徼亭長皆習設五或置工官陽程

兵五兵弓弩戟刀劍甲鎧之屬有工官南陽宛有工官鐵官濟南東平陵有工官

鐵官泰山郡奉高有工官鐵官有鐵官見地理志庫
兵以算賦為之十為一算以治庫兵車馬而工官與
鐵官同置於產鐵之郡現在京師則有武庫掌於中

尉官表中尉武帝更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注曰武庫屬焉官志而天子

又自有若盧考工室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以主作

器械一以少府主之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璫

日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也而武庫兵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故

母將隆以為府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脩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邊更職在距寇者得賜武庫兵隆母將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云云蘇林曰度用度皆出大司馬而

邊兵不足乃得發武庫工官工以贍之食貨志見是武帝時

故郡國之庫兵京師之武庫其禁守不可以不嚴也

申屠聖之反於潁川也殺長吏盜庫兵經歷九郡紀成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

廷捕以軍典從事通皆伏辜

戾太子之反於京城也矯制赦囚徒

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太子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此都官囚徒發武庫兵長水及宣曲邊騎此

豈非禁守之不嚴故耶觀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兵弩

公孫宏嘗奏十卿強弩百吏與漢置強弩將軍之號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

衛青傳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出朔方趙充國傳宣帝時拜計延壽為強弩將軍則知漢之

兵器率以弩為尚也故攻戰圍守凡將帥所用一皆

以弩為急李廣之擊單于以大黃射具裨將

見本傳

大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

李陵之步戰亦以連弩

射退單于

見陵傳首父曰如今之類

段會宗入烏孫

選精兵三千弩

見本傳李奇曰三千人持一弩

而陳湯之圍郅支

亦以戟弩為後

本傳云肉指為後

淮南王之反欲以強

弩臨江而守之

伍被傳安王謀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

下郡之

而息夫躬上疏哀帝以為卒有強弩圍城誰與

備之

息夫躬傳躬上疏歷說公卿大臣云諸曹以下機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詰闕陛下

誰與

是知漢兵之用尤急於弩而亦當時之所尚也

不然晁錯論匈奴中國之長技何以云勁弩長戟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晁錯本傳

戰地

步騎舟車各有宜用之地

漢有材官有騎士有輕車有樓船四者之兵推其地之險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彼之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邱

地理志兗州陳留郡有雍

年故祀國也嬰傳破李由軍於灌嬰以車騎破項籍

於東城地理志揚州九江郡有東城嬰傳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皆

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志兗州東郡有東阿秦以騎將

不能勝漢之車高紀秦二年章邯圍田榮大敗章邯於東阿

阿垓下之圍楚以餘卒不能敵漢之騎志垓下在豫州沛郡汝縣

乃有二十八騎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斬羽東城

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

至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輕騎二千斬

趙王於泚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

能權其地而用之歟志井陘在常山郡冀州韓信傳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李左車

三萬絕其後趙王不用信乃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

三十里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假趙空壁即馳入拔趙幟立漢幟軍潰斬成安君泆水

上伐北之師多戰於幽并河朔之境故衛青以十萬

騎出定襄志定襄郡屬并州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

志雲中郡屬并州又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

圍志并州屬有平城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之步卒不能勝敵之

騎匈奴傳漢悉步兵三十萬北逐冒頓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

祖於白李陵之敗漢以車不能禦北之兵本傳陵軍

大軍為營引士出營外則騎之與步車之與騎其所

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

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於寘顏山霍去病傳武剛

誠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而

用之歟瑯琊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

助浮海以救東甌助傳武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告急於漢上令助以節將兵

浮海救東甌未而漢始知有水戰之為利故武帝建

樓船將軍從齊兵浮海以擊朝鮮武紀及朝鮮傳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

軍楊僕從齊浮海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朝鮮降以其地為樂浪臨

屯元菟此豈海道之利於舟乎號鄧以西盡蜀也車

騎舟皆不得而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何傳

王王漢中以致賢人牧用巴蜀還而漢始知步戰之

為利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

以有咸陽志南鄭在益州漢中郡故道縣在武都郡

襲雍王即迎擊漢陳倉雍兵此豈非山坂之利步乎

大抵北地使之是錯兵書亦幾於是矣

詳見錯傳

奉使

使才當擇能者

漢之遣使不以次選擇其勇畧辨給者使之劉敬使

匈奴酈生使齊隨何使九江侯王使楚陸使南越

並見

鮑皆高帝平時所習知者一旦取諸班行而遣之無

不集事文帝欲使南越時陸賈已老矣陳平薦賈以

往當使尉佗去黃屋稱制

丞相傳文帝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夫

夫先帝時使粵可使賈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皆如指意

豈在廷無可使者而

平必以賈為薦耶蓋以其孰於南越之事故也武帝

始立使絕域科雖跖施之士亦詔求之

武紀元封五年詔云跖施

之士亦在夫用之而已矣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故張騫

常惠皆以應募為使蘇武奉使單于下至斥候之士

百餘人亦聽其自募與俱破月氏道而怨匈奴與

共擊之漢方欲事滅之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

能使者募以郎應募使月氏常惠傳惠家貧自奮應

募隨侍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十餘年蘇武傳天

漢元年武帝使武以郎中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

者武與副中郎張勝及假吏常惠或上書自奮願出

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至匈奴

彊者則召對考實而為之去取故終軍願佐明使詔

問畫吉凶之狀而上奇之請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大夫路溫舒願給廝養問狀無可取

者而罷歸故官本傳宣帝時詔書令公卿可使匈奴

盡臣節事下度遠將軍范明友太僕則武帝設科以

杜延年問狀無可取罷歸故官

募使亦可謂善蓄材矣惜其銳意開邊遐方絕域有

非人之所樂去於是妄言妄行之徒並許應募而不問其所從來亦不復如前日之問狀至於侵弊失指往往置之重法激其立功以贖罪而外國亦厭漢使矣張騫傳自騫開外國道以重貴其後史士爭上書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子即募使民無問所從來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子即募使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時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故妄言妄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使其後陳湯甘延壽傅介子咸以使節成功於宣帝之時陳湯與甘延壽共謀斬郅支單于傳介子刺殺龜茲王並本傳其法明習於外國而非嘗試而使之者歟

遣使 循行本以愛民其後漸以擾民

文帝在位竄久未嘗遣使遣使之煩自武帝始夫既

州置部刺史矣

武紀元封五年初

又時詔遣使廣

宣上意謂之無愛民之心則不可故勸農種麥則遣

謁者

武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麥

存問鰥寡則遣博士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皆與之

然猶未至遣大

使以擾民也昭帝遣廷尉問民疾苦

昭紀始元六年遣廷尉王平

等五人持節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宣帝遣御史掾舉冤獄宣紀

四年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丞相御史掾為尚景深刻不改者

其皆務盡民

情興利除害故其所遣之士其官秩未崇人徒未廣

而其志慮去民為猶近而可以盡其情也自元帝以

來則漸失此意矣以田作時烝庶失業則遣光祿大

夫褒等十二人

元紀初

以郡傷水災困乏不能自存

則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

成紀河平四年

或遣大夫

存問者老

元建始四年遣諫大夫博士等

或遣諫

大夫舉三輔冤獄

成紀鴻嘉元年

官愈崇而勞擾愈多人愈

衆而掎歛愈廣曾何補於民哉詩載召伯舍憇於甘

棠之下以與斯民聽訟決獄若家人父子相唯諾可

謂有平易近民之意矣今臨軒遣使雖不過曹郎卿

曹而州郡望風幸其不入於境何哉蓋亦思其故乎

漢唐事箋卷之六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

役法 漢役法廩祿推遷大勝後世

漢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
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稅游徼巡禁盜賊在宋則
為都正長也然漢之役於鄉亭者率有祿秩石表百

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百官志鄉有秩其功勞

而推遷雖上至二千石無限也張敞以鄉有秩而補

太守卒吏後敞傳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朱邑亦以

鄉嗇夫而補太守卒吏邑傳少時為舒桐鄉嗇夫遷

入為大游徼王卿捕盜有績而府已著其閭閻朱博

為郡瑯大始姑幕縣有羣革八人報仇庭中皆不得

閣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

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海檄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王卿得教堂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

五人博復移書口王卿憂公甚効檄到齋閣

閱諸府部掾以下亦不可用漸盡其餘矣故一鄉

之中各有攸司職教化者無與於獄訟收租稅者無

與盜賊各出其力以盡其職而縣令丞得以拱手而

仰成今一切役以民戶而祿秩不加焉一人之身責

之警捕責之催歛責之道路橋梁之繕修而縣有雜

須則又從而科敷之其為役也備矣至其服役於官

者漢雖由刀筆吏以推擇非古者府史在官之意然

計祿猶及於小吏而民之更給於郡縣與夫正給於

中都官者皆以更賦雇之

食貨志月為更卒注額口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者

也正平為給中都者則猶有廩祿也非如後世招募

奸黠之類而徒以役之者也然則漢之役法要未容以輕議

內外內外固當均任惟有內議則可畏

天下之勢有內外而輕重之權勿使有所偏舉則善矣古之人常均內外之勢而中持衡焉不泄邇不忘遠而吏之出入內外初不容有所決擇於其間漢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見課又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蕭望之傳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為任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云云書閭徵入守少府其所為內外之

制者未嘗不均一也文帝召李布於河東以其使酒

而復遣之郡布傳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難近至留邸一月若有意於重內者然詔遣列侯之

國維丞相周勃有所不敢辭勃傳文帝時勃為丞相

國或頗未能行丞相就國重其則亦曷嘗不以外為

重耶是以嚴助久厭承明而出補為會稽守助傳武

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不問

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虛勞侍從之

對母懷故土出為郡守久不問問其春秋非以內為

輕外為重也其均秩之禮則然也蕭望之雅意本朝

而不樂平原守非以外為輕內為重也其愛君之心

則然也故助自會稽召留侍中望之自平原入為少

府其出入內外安有輕重區別也哉愚甚懼乎姦邪之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獲盡處於朝而人主不加察也故汲黯沮於張湯而不得久居位雖有出入禁闥拾遺補過之願而不克遂黯傳武帝時黯列於九卿上貴張湯張湯心疾黯上亦不悅也後坐免官數年名為淮陽太守黯泣曰今力病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闕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欲得君重卧而治之京房沮於石顯充宗而出為魏郡守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蔽之請而不得行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房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即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房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為奏事以防壅閉石顯五鹿充宗皆成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房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言宜試以房為郡太守元帝若是而曰人臣之願位有於是房傳元帝時上令房上弟子曉知房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所以決擇內外之心其亦君見之不明也哉

久任官吏之良可久任不良則否

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段會宗傳如淳注而其他官

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侯嬰自高

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楊雄為黃門郎歷

三世不徙官本傳此其在內者然也有為京兆尹九

年改有為刺史五年何武為揚州有為郡太守八年

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其在外職未嘗不久任也王嘉謂文

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王嘉傳哀帝初立嘉上

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之子孫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於易置也苟二千

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褒寵增秩賜金亦未遽遷擢
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惟太守察其廉汙
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
為潁川太守以治行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闕內侯黃
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名臣遷河南太守治行幸為
第一復數增秩賜金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
占八萬餘口下詔稱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
爵闕內侯並本傳霸守潁川務在成就安全良吏許
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
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甚多易新吏又未
必賢徒相益為亂凡辟除注其奏
甚者兩見霸傳餘見
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傳博為瑯琊太守齊郡舒
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皇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還
吏有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乃見諸曹史書佐選可
用者出教置之皆
斥罷諸病吏
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哉當是時

惟長安浩穰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二

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京張敞傳

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

毀傷失名以罪過罷惟則知漢之久任固以其更之

循良而貪汙沓冗輩亦豈容久病民哉

奏廕奏底雖有定制亦無常恩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廕子弟為郎哀帝紀除任子令

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其為虎賁

諸郎者皆許父死子代衛注璠或沒于刺守而名績昭

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何並為潁川守見死潁川名

郎汲黯居淮陽卒上以黯故官其如汲黯張安世皆

以父任

洗馬安世傳

世為卿大夫以父任

孝景時為太子

尚書

而袁盎亦以兄任

增

任盎為郎中

其為郎一也而

等有四中郎將中郎侍郎郎中號五郎官而悉屬於

光祿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更直之數

光祿志

勳屬官有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郎官五郎

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四百石無員五官郎

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以四行察其廉茂二年詔光祿引漢官目錄載建武十

又元紀令光祿科才迹優異始蒙選舉銓居高第然

後出補長丞異時銓擇上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武

傳武以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遷為鄠令坐法免

後王音舉武賢良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

失關免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

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舉直相然攷之於史貢禹

以光祿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御

史大夫卒始以特恩任其子為郎本傳疏云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凡

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云云後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以其子為郎詳見前注

桑宏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

官而昭帝不與昭帝即位武帝疾拜宏羊為御史大夫

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漢之奏廢雖有

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雜流苟有人才無間清濁

蕭何著試吏之法能諷書九千字以上者得為史又

試以六體書而課最者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藝文志漢

與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六體試學童能誦書九千
字以工者乃得為史又以前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
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虫書尚書御史史書令
史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則
太史書仲馮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則
為史者固以諷誦字畫而補之矣至於太常選用文
學掌故之士則有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者有補郡
守卒史以至二千石屬者儒林傳序公孫宏與臧等
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鴻臚卒史比百石以下
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
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掾員
請著功令它如則胥史之職固無間於清濁貴賤而
律令制曰可
為之也故倪寬以射策補廷尉卒史本傳以射策為
尉文學卒史龔勝孫寶以明經為郡史兩龔勝兩翼皆好
卒史文學

史寶傳以明路溫舒既為獄史而又以通春秋舉孝

廉本傳初為獄小吏因舉律令轉為薛宣朱博皆起

書佐察廉補令丞而終至丞相宣傳少為廷尉書佐

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為宛句令累遷代張禹為丞相

朱博傳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歷櫟陽雲陽

平陵三縣令以高第為則知漢之胥史亦以功次遷

選而無所限格也東漢三公有長史有府掾今所謂

堂後吏是也諸曹掾史屬二十四人千石本注曰署

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

古元士三百命者也司徒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三十

一人司空公屬長史一人或主長史遷除主二千石

及軍吏遷除或主民戶祭祀農桑祠祀農桑戶或主詞

訟盜賊本志詞曹主盜賊事或主貨弊監鐵金曹主貨

或主倉庫郵驛

法曹主倉曹主

郵驛科程

或主卒徒轉漕

尉

主卒徒轉運事

或主奏議兵事

奏曹主奏議兵曹主兵事

皆以天下名士

為之

志應引漢儀注曰世祖詔方今選舉賢良朱紫錯用丞相故事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

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

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今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不如詔書有司奏特以

為仕進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塗

用

班彪始為賓融從事舉茂才後辟司徒府朱穆舉孝廉梁冀舉為侍御史何敞辟太尉府由府敞議

論高多少匡正李膺為司一時俊彥萃於輔相左右

其裨佐不既多乎今顧以為雜從事於此則必以為

恥而不肯為矣

隱逸

容養清節自高帝始

東晉書卷七

高祖既得天下詔令天下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

能尊顯之高紀是欲以爵祿誘天下之士宜其雲

集京師依日月而附餘光也然天下固有清介不汙

於世振衣袂投佩紱高蹈遠舉柴柵其軒冕而肥遯

以為樂者亦各從其志而已矣高祖非不欲士之盡

從我也魯有兩生既不能屈其來叔孫通傳使徵魯

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觀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申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而四皓

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行我之在高山亦且終身莫能致之漢興東園公綺里季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夏黃公角里先生此

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召之臨之容忍舍包俾其志獲伸於下而不迫於天子之

威所以養臣下廉退之節而成奕世節義之風者實
基於此王鳳之誡於子真王莽之誡於薛方鮑宣傳薛方嘗為
鳳不以禮聘子真王莽之誡於薛方鮑宣傳薛方嘗為
遂不誡於終王莽之誡於薛方鮑宣傳薛方嘗為
至及莽以安車迎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也使者遂以間莽說彼二人者陰險擅權淫刑以逞而
其言遂不強致不敢有及於山林之士非高帝有以致之耶至於光
武聘嚴光本傳嚴光少與光同遊學及光武即位
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乃張目
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由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
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除為禮周黨本傳建
諫議大夫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光武乃
不得已乃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范升奏毀黨曰黨釣
引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范升奏毀黨曰黨釣
采華名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聖王必有不容
士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雖賚以爵秩而卒不能奪其浩然之志好善忘勢養成清風凜然高誼之士相望於威靈之世賢黨綱傳諸是也而奸臣睥睨沒身垂涎而不敢淫指漢鼎者豈無自而然哉

學校

學校不能成材幸而取士路廣

漢自武帝始建太學而求其所謂學特不過太常隸業而已其法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弟子員雖郡縣有好學敬長上肅教化順鄉里者二千石遣詣京師太常受業亦如弟子其視命鄉論秀升之於學而與國子齒者固有間矣至於教養之法一歲輒課第其高下而補用之

武紀元朔五年詔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

聖化以勵賢材焉儒林傳序公孫宏與孔臧等議云今
勵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脩其
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皆補博士弟子
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
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
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
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
一藝輒罷之而則又苟簡滅裂無中年攷校之序安
請諸能稱者

有人才如古之大成也哉攷之於史蕭望之召信臣
何武王嘉翟方進馮宮之徒皆以射策甲科為郎猶

云可也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其餘皆以射策並見本傳其田文學掌故出者

往往留滯郡國僅補卒史見雜注甚者見謂儒生不肯

置曹兒寬傳寬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府
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

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類曰則亦何貴於學校之
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則亦何貴於學校之
士哉蓋其弊起於學校之立制度簡畧例成鹵莽雖
有碩大宏博之士由乎其中則類以為易見而無足
取者若是而曰人才之不古固無恠其不如古也幸
漢取士之路廣士不由此進多矣故其人才之出亦
不專在學校今取士必由學校而士之教養於學校
者其可不加詳哉

經籍

漢儒有收拾經籍之功則傳注可起

經籍滅於秦火其復於漢者賴有口耳之傳山岩屋

壁之藏猶未盡泯故漢之諸儒相與師授而講求之

儒林傳序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橋庇子庸子庸授胡毋子弓子弓授

<p>直所集之易也</p> <p><small>賈直傳治易為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small></p>	<p>直始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而今世所謂易書即費</p>	<p>授質疑問難是以其得不廢於後然古易十二篇費</p>	<p>制氏</p> <p><small>官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出在樂更相傳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small></p>	<p>與</p> <p><small>楚元王遣子鄢與中公俱平學</small></p> <p>禮有高堂<small>藝文志漢興魯高堂樂有</small></p>	<p>焉</p> <p>言詩於浮邱伯</p> <p><small>浮邱伯受詩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small></p>	<p>秋於胡毋生</p> <p><small>本傳胡毋生始昌傳勝傳從兄言春</small></p>	<p>子建由是尚書有<small>小大夏候之學見本傳</small></p>	<p>生授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傳從兄言春</p>	<p>者由此順能言尚書<small>夏九篇勝其先夏候都尉從濟張</small></p>	<p>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勝即以其教於齊魯之間齊學</p>	<p>之田何書始於伏勝</p> <p><small>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small></p>	<p>易者本</p>	<p>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王同子中丁寬等言</p>	<p>燕周醜子家子家授孫虞子乘子乘授田何漢興田</p>
--	-----------------------------	-----------------------------	--	--	---	---	--	----------------------------	---	-------------------------------	--	------------	-----------------------------	-----------------------------

經藝文志易經十二篇類曰古者皆科斗文字孔安

國以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國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訓詁而今世所傳尚書即

安國所定之書也見尚書序李氏之五篇今為周禮缺其

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三禮正義周禮遺春秋武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漢武帝時

有季氏獲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求之千

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藏於秘府時儒以為

非是不行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春秋太司樂

平之迹始奏立學官後鄭元為之注則又得之竇公所獻者也見前以至高堂生之十七

篇今為儀禮戴氏之四十九篇今為禮記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凡

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今禮記是也凡經籍所傳於今而學者得以諷誦之者非漢儒其誰

致彼其收拾於灰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寓於經籍以

為學者依歸之地其功亦不細矣顧以其傳注而詆
訾之重其罪與秦焚書同科得非過甚矣乎故夫緝
書於散逸之後則不能無失辨論於諸儒之口則未
免有異畧其過而錄其功吾於漢儒尚奚憾焉

漢唐事箋卷之七

漢唐事箋卷之八

漢

科目 漢科目豈有異材亦幸與辟除並行

漢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為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

材而已賢良始於孝文

文紀二年因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輔朕

之不逮孝廉茂材明經始於孝武

武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封五年令州郡察民有茂材異等明經

四者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

大夫多由此塗出然愚以為碩大宏博之材要非科

目之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材哉蓋明經止於藝學見

校注以射策為甲乙上同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上對

策與時世為俯仰非有直言極諫之士鄭司農謂舉

孝廉比於周之興能

周禮卿大夫注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

茂今舉材

此又名似而實非也是以業明經者志在於取

青紫

夏侯勝傳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應賢良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應賢良

者志在附權勢杜欽陳湯舉茂材而有不奔父喪之罪

見為舉注

徐淑舉孝廉而不能逃冒年之責

東漢左雄傳雄請自今孝

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舉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順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率量

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故本郡以臣充選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以知十今

孝廉聞一知幾耶淑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

卓然不羣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

於科目也鄉里有推譽之公見鄉評注而州縣有辟除之

選隸

注辟

故士之修於鄉者雖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

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

後世之所未講也

賢良

雖有一二可取然終為科目累

漢之有賢良始於文帝即位之明年因災異而求直言也當是時未嘗有應詔者於是乃除誹謗妖言之

罪

本紀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莖誹謗之木所以通洽而求諫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將

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以近其來越十四年而再詔本紀十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始得晁錯一人而已歷

景至武未遑他事首下賢良之詔而又得董仲舒公

孫宏二人

武紀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於是公孫宏董仲舒出焉又何

其艱哉自是以後得人益陋雖非漢之所以設科之

意然上之所以待士下之所以自重尤有可取者觀

晁錯對策文帝直稱平陽侯宙等所選賢良太子家

令臣錯

本傳錯對曰平陽侯臣宙穎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

令臣錯注宙夏侯嬰子昆邪公姓昆邪也

夫自云其身之官爵與夫所

舉之人未嘗有所隱匿如此豈必封彌謄錄如今之

世哉武帝旁求異材齊人舉公孫以進宏勉強起

而從之

見鄉評注

以之諛佞猶於出處之際謹守法度

未嘗有所奔競如此豈必獻狀通保如今之世哉猶

恨其以科目取士而士之賢良進者未免有科舉之

累矣乘輿不敢斥權倖不敢議旁引曲證以文其法

優游異入以匿其旨誣水旱以獻諛

宏公孫

援申伯以

阿鳳

永毅

托後宮以市直

杜欽

往往言浮其意而意不逮

於言果何取於直言之求由今以觀又不知其何以異於漢也

士風

貶漢士夫無廉耻修潔之素

士大夫出處之大節係乎風俗而古之善觀風俗者

常於士大夫得之漢承秦舊吏多軍功未知禮義廉

耻之節往往不自修潔母有吏體文帝始立孝廉之

科而萬家之縣未有應令

文紀

十二年

詔曰

孝弟天

下之大

順也力

田為生

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

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宣實人情是吏

未舉賢之道

景帝方設長吏車服之制禁其出入閭巷

毋得以貨賂為市

景紀中元六年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

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以吏服出入閭巷與民無異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轎

車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

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禁為禁後元二年詔曰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

相細民其無謂也至所以革其舊習而使之知所愧也

至武帝時為吏者猶或與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

私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鄭當時號為推士

其所薦咸陽孔僅輩則皆鬻鹽冶鐵之富民亦可以

見其平時所交游者鄭當時贊鄭當時之推士食貨志咸陽齊之大蜀鹽孔僅南陽

之大治皆致產累千金故進言之故董仲舒對策以為受祿之家不

得與民爭利本傳云云故食祿之家受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而貢禹上疏元帝亦欲令近臣以上家無得私販賣
本傳云云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豈
非目覩一時之弊而言之歟其後有州郡之官過長
安富人而飲酒作樂有初拜郡守而乃乘藩車出閭
巷俱不免為有司所劾陳遵傳初遵為河南太守第
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聞
之劾奏遵爵列侯儵郡守汲氏飲酒奉使皆以舉直察
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謹始遵初除梁顯仆坐
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謳歌遵起舞跳梁顯仆坐
上暮因留宿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淫清亂男女
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敎惡不忍聞請皆免從之
嗚呼此豈區區法制所能禁之耶古人有言化君子
者化其情化小人者化其形以其所以化小人者而
加之君子安能使之回心而鄉道哉

養材漢不能養材而又推沮之

人才之在天下宜有以長養而成就之方其未仕也
養之之權在下及其既仕也養之之權在上上下下交
得其養此三代人才之所盛漢無學校養人之具固
不可望其如三代之才也然自武帝表章六經師大
師教授洋洋乎州閭鄉黨之間傳道隸業同堂合席
則固有師友漸摩之益不為無補魯申公退居家教
子弟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一時學者如孔安國
周霸之徒皆為太守內史治有廉節其為博士者十
餘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傳申公退居家終
身不出門後謝賓客獨
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後為博士
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為膠西內史夏

寬城陽內史錫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
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攷之儒林傳往往
備而至大夫郎掌故以百數

漢之人才多出於下之長養而士之卓然砥礪名節
者猶有此耳惜夫上之人選用混淆流品不別法吏
加乎詩書戮辱及於簪冕容養作成之意不勝於摧
沮損挫之威此殆賈山所謂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
之庭者也賈山至言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與
之望士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臣切慙之且漢之初上下闊疎猶未習
於積威而天子之大臣尚能為國惜才韓信當斬滕
公壯其言而釋之本傳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
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
仰視通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張蒼當斬王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

陵怪其美而赦之

本傳蒼為秦柱下史亡歸沛公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

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鰐

時王卒以就漢家興王之

業者二人與有力焉其後法令過煩人才削薄馴至

於漢末而莫有臨難死節之士故王嘉上疏哀帝以

為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今諸大夫有才能

者甚少宜預蓄養可成就者斯言真有激而云耳

本傳

嘉上哀帝疏

氣節自高帝培養氣節而世常有之

伏節守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者何如

耳高帝之初丁公不忠於項羽則戮之以徇衆

李布傳

丁公為項羽將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

項王見高祖以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項王臣無傲丁公也
鄭君不奉詔名籍則貸之以激世鄭君當時傳其先
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田橫不肯
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逐鄭君
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高祖五年初田
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遣使者殺橫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來傳請雖陽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之魯不下漢則嘆其
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守節禮義之國而不忍屠之以兵本紀五年羽已滅
下漢王引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所以培養氣節
之國乃持羽頭以示其父兄魯乃降
保護風俗以為後世憑藉維持之計者為不淺矣故
其後士大夫皆以節氣自守不為一時勢饒所屈不
疑之不肯解劍為直不疑傳治春秋為評文學景勝之

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襦具劍佩環珞褒衣
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
身不可解
貢禹之不肯免冠
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
可復冠也
因遂去冠
不受卒徒唾背如田延年
延年為大司農丞奏延年主守盜三萬不道霍光
召問延年曰即無事當窮之又令御史大夫田廣明曉
是事光曰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語延年田廣明曉
延年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語延年田廣明曉
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
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數日召廷尉自刎死因
除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
殺霍光是上官桀等謀
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曰望之
聞之告吏不拜大將軍如汲黯
尊本傳大將軍青既益
勿復持吏不拜大將軍如汲黯
尊本傳大將軍青既益
內史與之亢禮或說黯曰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
大將軍尊貴不可以不拜黯曰大夫欲令羣臣下大將軍
反不重耶大將軍聞之不屈節於單于如蘇武其凜
愈賢黯遇黯加於平日

凜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甲賈人也責張湯

行義有烈士之風

湯傳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

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

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者

皆竦

樓見游俠樓護傳

則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

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其犯上難制之銳故其

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訐剛而

不暴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而歸

之東京者蓋東京以節義為上故也惟其所尚者在

是故士大夫相習成風而未免有詭激之患要之東

都尚節義不若西漢實有而名亡

勵俗

以公議相營救乃人臣抗節之風

漢有急難相救之義而不為朋黨此足以激世勵俗
養天下忠義之氣而後世有所不如蓋漢之時上有
集議而天子不私於獨斷下有抗議而宰相不專於
己見故凡關於治體而有所疑者士大夫敢於盡言
而不為嫌也是故朱雲之訕上辛慶忌免冠請之而
脫其死罪臣雲傳成帝時上書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固當容之上意劉輔之直諫師丹上書救之而免其詔獄
始解輔傳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為皇后輔上書云今乃觸情縱容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書奏上使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幸慶忌廉褒師丹谷永俱上書言輔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坐囚于掖上孫寶以乃徙輔共王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上

覆馮后之冤而下獄唐林爭之傳喜龔勝又爭之而
寶以復官寶傳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
事元帝有隙傳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
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太后怒上乃下寶獄尚
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大司馬傅喜光
祿大夫龔勝國爭上鮑司隸坐距使者之事王咸舉
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鮑司隸坐距使者之事王咸舉
幡太學下諸生會而之者千餘人鮑司隸宣帝時宣
為司隸官丞相孔
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
鉤止丞相掾吏沒入其車馬推辱丞相事下御史中
丞侍御史中丞侍御史至禮大不敬不捕從事閔門不
肯納宣坐詎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捕從事閔門不
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殺鮑司隸者會此
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光自言丞相車不
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非有親暱之私也非有故舊
宣罪減死一等髡鉗
之好也又非有夤緣而使之然也義激於心勇生於
義以養成天下仗節死難之風而固漢鼎於不拔之

勢者其在於斯乎嘗恨司馬遷遭李陵之禍時未有

推司馬遷救陵之心以救遷者李陵傳陵以步兵五千人擊匈奴敗降

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豈武帝嚴

於用刑而下有所不敢請耶抑果無人耶退處士而

進姦雄遷固有激於此也夫豈其有感於朱家劇孟

之徒也夫遷贊司馬遷穿貫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處士而進姦雄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差貧賤此其為嚴也朱家劇孟

朋黨黨禍萌於宣帝之時

世之言朋黨者必曰東漢而不知其禍已萌於宣帝

而見於元成之世也蓋天下之患常生於無形而末

流有不可勝救者自宣帝以宦官任中書注宰相至元

帝而石顯之黨成自宣帝以外家護太子至哀帝平

帝而王氏之黨成下見方石顯之任尚書也尚書五人

皆其愛友下見加以楊興諸葛豐之徒依附權勢同惡

相濟立劉向傳元帝擢用周堪為光祿勳堪性公方孤

臣壘觀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謂上疑堪因順旨曰堪

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謂上疑堪因順旨曰堪

勿令典事上於是疑會諸葛豐亦言堪猛貞信不

立左遷堪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專而

使周堪張猛並為石顯所陷反以蕭望之劉向為堂

而擠害之望之傳望之堪以師傳見重元帝即位數

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道上以古制上甚

為中書政本白欲更置士人由是恭顯忤會稽鄭明
欲附望之上言史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氏子
弟罪過章氏堪白令朋侍詔華龍行明行傾邪望之絕不
與通朋求入許史會待詔華龍行明行傾邪望之絕不
等不納恭顯因奏堪望之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事下恭
問狀恭顯因奏堪望之二人告望之等疏退許史事下恭
望之等下廷尉後收望之光祿勳印綬堪望之更生免為
庶人數月賜望之爵闕內侯恭顯復奏望之教子上
書歸過於上白令諸獄置對望之自裁又劉向傳堪
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
尚書尚書五人皆具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
決於顯口會堪病瘖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王莽之專政也公卿大臣皆其黨與加以劉歆甄豐
之徒承其旨意揚火燎新莽傳莽為大司馬附順者
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宴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豐子等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
皆以才能幸於莽莽欲有所為徵見
風采黨與承其旨意而顯奏之
至於吳章以名
儒為王氏所害而弟子千餘人咸指以為黨禁錮之

不得仕

帝云後不得平帝即位年幼莽秉政以平帝為成

山不得

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

後見怒

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第門若鬼神之戒翼

以懼莽

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章

生腰斬

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授教尤盛弟

子千餘

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此其為禍亦豈減

錮不得

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

於東京

嗟夫人之趨向不同而善惡各以其類而相

從也君

子相從於為善小人相從於為惡由其類而

察之而

邪正自辨元帝亦既納諫臣之言而知所邪

正矣

見京傳恨其剛斷不足而小人之黨勝其賢於威

靈之君

無幾爾於黨錮傳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

處士橫

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周福以帝師為

尚書同

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議揣各植

朋徒漸

成尤隙由是有南北黨人之議後汝南太守

宗資任

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暄二

郡謚曰汝南太守范滂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瑁但坐嘯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公侯進階魏齊卿並危言深論公卿以下莫不叔茂又公侯進階魏齊卿並危言深論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天子震怒逮捕膺等逮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不獲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宣詔實武並章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由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共相標榜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及八厨之流又張儉鄉人朱並告儉與同鄉二十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靈帝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捕前黨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為怨隙者因相陷害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凡黨事始於甘陵者因相陷害死徒廢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豪傑 龍絡霸康自然有用

自秦人逐客

通鑑始皇十年余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皆為其主遊間我願一切逐之於是

大索而分散流落之餘猶有死士五百居於海島田

傳漢既滅項籍僖誅與其徒則當時豪傑之士蓋未

嘗乏人也故吳有桓楚項籍傳秦二年陳勝起會稽

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陳有周文陳勝

二年周文陳賢人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皆

能習兵法識形勢類非淮魯無能為者非項籍陳勝

先事而霸廢之則幾於自遺患矣高祖既得天下盡

徙天下豪傑居之關中地理志漢興立都長安徙齊

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不特以壯

京師之勢而已豪傑士既已封邑而大風之歌猶悵

悵於猛士之得是豈無意哉亡盜而蓄犬不害其為

有事之備縱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幾何其不噬人

高祖之慮其亦出於此也夫七國之反亞夫乘傳至

河南以未得劇孟為喜且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

吾知其無能為已

劇孟傳云云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吳潁陽侯乘傳至

潁陽見孟喜

夫條侯將三十六將軍之衆

吳潁陽侯乘傳至

天子乃使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

視劇孟若一敵而懼夫

吳楚之先得則夫搜舉於平時而為卒急之用顧不

大有補乎

吳王傳周亞夫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諸侯已得劇孟今孟無動

潁陽以東固無足憂者

陽朔以來郡縣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

軍者無歲無之

賊

乃始詔北邊二十三郡舉猛勇

知兵法者其為慮亦已晚矣

見文

至於王莽懼夫憂

傑之不能容已則又往往以法誅鋤殆盡王莽秉政陰有篡國
之志乃風州郡以法誅鋤所部豪傑及
漢忠臣不附已者於是何武等皆死
而自絕其爪牙何不思之甚耶

漢唐事箋卷之八

漢唐事箋卷之九

漢

黃老

黃老止可養身漢君臣好之則謬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本幽人逸士學其道
以養性則足以去健美黜聰明一死生為身計而已
而漢之君臣往往溺其說而好之鮮有不灰其心而
銷其正大之氣者曹參以果毅勇銳之餘一旦師事
盪公而習其清淨之說孝惠元年以參為齊相聞膠
西有盪公善治黃老使人厚
弊請之既見盪公盪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
參於是避正堂舍盪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言相齊九
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用以治齊安靜不擾可也為相不事事
擇吏訥於文辭者聽其歌呼吏舍而不按何亮召參
參去屬其

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謹勿投也參為相國舉事無

所愛更一遺何之約東擇郡國史長大訥於文辭謹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更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者

輒斥去之云丞相舍後園間吏醉歌呼從吏告相國

相和人之乃有過者掩匿覆羞之呼與創業開基之臣

可但如是乎鄭當時亦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常恐其

不稱本傳當時好黃老言用以下士可也在朝趨和

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本傳當時為大司農客至無貴

其貴下人然當時在朝常安取其為事君之大節乎

上下相承習以成俗其弊至於楊王孫贏葬以矯世

本傳王孫學黃老之術及病先令其子竇太后嫉儒

以為城旦書此轅固傳竇太后好黃老書名問固固曰

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其勢固應爾也若夫文帝

汲黯則異於是矣帝之恭儉寡欲省刑薄歛務以元

默化民是皆有取於黃老之道至於馳射上林勞軍

細柳武見注拊髀於平時而嘆廉頗李牧之不獲馬唐

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

李齊之賢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不如廉頗李牧之

為將也上乃拊髀曰吾獨不得此豈泊然無為者哉

汲長孺隱於田園而不躁進擢守東海淮陽而民以

乂安此其有得於清淨也至於面折直諫守節死義

斥公孫而責張湯至使武帝敬而淮南憚不敢發傳本

點為梁陽令稱疾歸田里名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

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

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歲餘東海大治上聞名

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其諫犯

主之顏色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使

點質事責湯於上前公為正卿不能安民富國何空
取高皇帝約束分更之為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宏點
面觸宏等徒懷飾智以附入主取容湯心疾點請從
點為右內史淮南王謀反譚點曰點好直諫守節死
義至說公孫宏等如發家耳後點坐免官隱於田園
者數年召拜淮陽太守點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
殆未可以黃老議之也然當時豈無六經之道可以
清淨其心者惜未有講明之耳司馬遷號為漢儒乃
序黃老於六經之前見馬歆艷而盛稱之是使其道
張皇於一時而高明剛大之士未免溺其流而墮其
中為人主者可不謹其所習哉

君德 高文以寬仁恭儉為德其餘則亡

君德天德也非有一定可指各隨其所發用而形容
之要非德之全體高祖之寬仁孝文之恭儉著於信

史猶以德稱故其所以開基於前而守成於後者非
寬仁不能垂漢家之統非恭儉不能承漢家之業生
於其心作於其事見於其政皆君德一端之所形見
而遂執其一端以為尚三代以還亦可以為賢君乎
至武帝則曰雄材大略宣帝則曰信賞必罰史臣特
美其天資英敏而不以為德也自元帝而下惟聞其
多材藝善史書帝善於容儀文詞敏博而已並見此
豈人君之所尚哉夫國祚之所以靈長中饋復興而
民未厭漢者實高文之德有以固結民心未沃也王
通合武宣為七制而謂其公恕仁義統天下中見子文亦
要其大槩云耳嗟夫得君德發用之一端猶足以開

漢氏四百年之洪業而況全其大體與天德相為周旋者乎

規摹 創法簡陋實啓紛更所幸能結人心

垂法於將來非一世之可成定制於倉卒必易世而亟變蓋法制不可以苟就而簡陋不能以久傳也漢高帝有肇造垂統之心而未免於草創苟簡而不詳因循而莫正謂足以貽謀於後而不知改法易制之端皆起於創造之不審也是故約法三章所以懲秦之酷刑曾不知天下之罪豈三章之所能盡故在當時已慮其不足以禦奸而蕭何摛撫秦法作律九章

矣

刑人及盜然罪其後四方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

法不足以禁奸於是蕭何相國摭秦法而具宜於時者作法九章如之何保其後之

不變法哉初為算賦所以懲秦人之厚歛曾不思邦

計之用豈一人百二十所能給高紀四年初為算賦曰人百二十錢為一

算至孝惠則不止於賈人奴婢倍算而女子十五以

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矣惠紀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

算應曰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與如之何保其後之

不增賦哉夫輕刑薄歛高皇帝所以立一代之規模

以遺後者莫先於此而其定制始失於不審至使後

世紛更變亂失祖宗立國之意而莫之反此愚得以

議其立法者矣其他因仍秦舊以為漢制皆出於蕭

何叔孫通之去取豈復有如周公經制大脩使子孫

有所持循哉惟其結於人心者未泯故歷世浸遠而

民未厭漢觀漢儀而感泣光紀更始元年更始將都

使前修整官府於是制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

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帽而服

婦人服莫不笑之及見司徒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

爲心思五銖錢之再復官食初鑄五銖武帝元狩五年三

漢制更造大錢重十二銖與五銖錢並行莽即

罷五銖錢百姓潰亂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愚之下詔

敢挾五銖錢爲惑衆民流涕於市道抵罪者

不可勝數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惓惓於

舊都之制而幸一見焉至是而後知植國亦根固矣

慕古 好名人主之累莫如躬行

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夫好名者必外慕外慕者躬

行有所不及則敗矣武帝嘉唐虞樂商周

元朔元年詔元狹

數千載尚難言也
術孝文時事也

魏相則務奉行故事

觀相
漢傳
故相
事好

於叔孫通之制禮令其易行通傳通請起朝儀帝曰
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文帝恐釋之之大言曰卑之無甚高論
釋之傳釋之補謁者因前言便宜事自高文不能以
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也

帝釋之傳之釋

之補謁者因前言行也

自高文不能以

自勵而安於卑近其他尚何望焉是故東方朔則以

古尚難言

對本傳
堯上舜
禹從容
湯問
文翔
武吾
成微
康化
上民
古豈
之有
事道
經乎
歷朝

數千載尚難言也
術孝文時事也

魏相則務奉行故事

觀相
漢傳
故相
事好

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蓋寬饒上疏非有甚高

難行之事也而當時有王生者已謂其以太古久遠

之事正拂天子矣本傳寬饒好言讖刺奸犯上意上優容之太子無子王生高寬饒節

而非其如此予書曰云云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乃欲以太古久遠

用難聽之語以切磨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上下相仍以古為難是

真不易行耶蓋亦以為慕古之名而躬行有所不至

要不若顧其力之可為而無言耳天下之患莫大於

力不及而強為之武帝有志於慕古而治效遠不逮

於高文愚故以好名為人主之累也

恤刑 制刑有仁天下之心今宜鑒之

漢之制刑有仁天下之心後世莫及也一歲為罰作

二歲以上為嗣

文紀刑者及罪耐以上紀蘇林注云云

三歲為鬼薪白粲

四歲為城旦舂

惠紀不應注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

也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生擇米

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滿歲以免為庶人也

刑法志孟注滿其故民之犯法而不至於刑罰者皆

得以全其肌膚而獲齒於平民有改過自新之意而

不肯自棄於刀鋸之餘此其為仁天下也大矣文帝

除肉刑以全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右趾代刖非殺

人吏受賕枉法及主守自盜罪不至死刑法志文帝

下令除肉刑馮敬定律曰諸髡者完為城旦舂當黥

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

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

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故其民往往自愛而重犯法刑

律主守自盜也

錯不用囹圄空虛殆有成康之風今民法二歲之刑
不止於加役又從而黜之是使其自棄於罪隸雖有
改過自新之心其道無繇蓋無恠乎法愈重而犯法
者愈多或曰冒犯國憲又從而末減何以禁暴抑不
知武帝用刑最為嚴急然私鑄鬻鹽者止於鈇左趾
食貨志孔僅或陽言取私較之今日孰為重乎漢家
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不以養人者害人是猶可取

順時袁漢順時令為政令

古者變理之功雖不在於事為之迹然順天時以舉
事亦贊化育之一端自漢以來猶有時令之官與其
書可攷也在高帝時有舉春舉夏舉秋舉冬之官又

有皇帝衣服之制故魏相請於宣帝亦欲以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至明言所職相傳相求明堂月本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云云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之紀綱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此也天子之義必紀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等議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以順四時治國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本也臣請天地之禮樂舉是奉宗廟安天下之舉冬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此時令之官不變也在漢禮儀太史每月朔旦上其月歷有司讀其令奉行其政志云每月朔旦太史上其具政朔行故李尋言於哀帝亦請近臣宜皆通知月令之意出令有謬於時者掌知爭之時月令之合諸

侍中尚書近臣皆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此其
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常知爭之順時以從
時令之書猶存也且以漢之為漢皆知順天時以從
事文帝則春和而施惠鰥寡文紀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臨於死亡而哀
莫不宵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賑貸之而哀
帝則以冬月而不封侯邑平當傳哀帝時至丞相以冬月
止召封當如注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
封故先賜爵闕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
且先封闕內侯也雖王溫舒之慘酷限於冬盡而不
顏曰李說是也
得專殺本傳溫舒還為河內太守以九月至方畧捕
夫吠之盜其順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頽足
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吾事足矣其好殺行威
不愛人則立春之後不復以刑故也馴至東漢此意
如此猶在章帝以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鞠獄對

刑之政命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章紀元和二年

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

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而其當時建議之臣有若

郎顗謂正月歲始宜以開發德號本傳順帝陽嘉中

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

象因時之序用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

垂仁厚有魯恭乞用立秋乃行薄刑本傳瑤帝永和

和帝末下令立秋得按驗薄刑因此遂盛憂勤獄恭

上疏曰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臣愚以為決獄按考

皆以立有若韋彪以立夏以來當暑而寒為郡國不

遵時令之所致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

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是皆知時令之不可違

也今則一舉而廢矣胎卵無焚獵之禁山林無斧斤

之限斷獄情生長之宜而封侯失景風之序水旱所以不免於閭作而學士大夫未有能推原其故者此愚所以悵快於斯

監司

漢刺史無常員時遣丞相分刺諸州黜陟賢否斷理

冤獄

百官表監察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

本詔

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預注引官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黜陟能否斷治冤獄武帝

始制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

見臺

諫注其秩卑其權重故能激昂而自奮也朱博為冀

州刺史行部不察黃綬吏民有言縣丞令各詣郡

傳本

遷冀

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編傳使從事明勅官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

綴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何武為楊州刺史所舉

奉二千石長史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

武傳本文云云顏曰虧減也 是二者可謂得刺史之

體矣至於鮑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

過詔條宣傳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措煩苛代二千石置吏聽訟所察過六條行

部乘傳去法駕三馬舍宿則勢偏郡國而侵預其事

矣故王嘉上言於哀帝以為司隸部刺史察過劾罪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本傳疏云司隸部利

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村苟

容求全下方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

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言於謂運使者其職則專於金谷財貨之末至於廉察臧

否訪問風俗則有不加意焉而不知漢之掌財賦其在郡國則有大司農丞部一州而又有均輸鹽鐵之官布在郡國食貨志桑宏羊請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無預於刺史故刺史得盡其職漢以專而嚴今以雜而泛盡亦講其故乎

郡守

漢郡守固專制然亦有以御之

漢郡守地大而權重故二千石得自專制而有以盡

其材按會稽一郡

地理志會稽戶二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八口

楊合今浙東西之地共在封內故權安得而不重趙

廣漢將兵屬蒲類將軍擊匈奴

本傳連穎川太守咸名流聞及匈奴降者

言匈奴中皆問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者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起充國從軍

朱買臣將兵與橫海將軍擊東越本傳買臣為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

越等俱擊破東越韓是其兵得以自將而征討矣朱

博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盡罷

斥諸病吏博傳遷瑯琊太守博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

罷諸病吏詳見久任注薛宣移書屬縣黜陟易置

惟其所為本傳為陳留太守時高陵令楊湛陽令

與湛曰吏民條書言君如牒或議以疑於主守盜

君可自圖進退可復仲眉於後湛自知罪臧苛應記

即時解印綬付吏又遺書願青湛曰告檄陽令吏民

言令治行煩苛賊取錢財數十萬欲遣吏考按恐負

舉者耻辱儒士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令薛恭

未膏治民職不辨粟邑錄尹賞久郡國事吏舉茂材

薨在東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

兩縣皆治宣移書勞勉之池陽令舉孝廉吏獄掾王

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讓縣崇立乃其妻受

繫者錢萬六千立實不知悉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

陽曰縣所舉廉吏載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

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

顯其寃是其僚吏得以自進退矣文翁減省少府用

度而自興學校

本傳文翁為蜀太守選郡縣小吏門

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

計吏以遺博士又起治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

弟以為學官弟子武帝令天下尹翁歸論棄東海大

豪市一郡怖衆莫敢犯禁

本傳遷東海太守東海大

郡中苦之翁歸至郡棄仲是其財賦刑獄又得以斟

孫市一郡怖衆莫敢犯禁

酌輕重而用之矣然觀張敞與朱邑書敞遠守劇郡

馭以繩墨冒臆結約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

邑傳張敞

為膠東相與龔遂之於渤海亦願丞相御史且無拘

邑書云云

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見盜則知宣帝固已懼

其專制而馭之以法矣夫是以漢之太守其地雖大
其權雖重俯首聽命惟上所令而不聞有跋難制之
患者蓋上有以馭之之道耳杜延年吾邱壽王書議延
侍為東郡東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
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
朕前之時智畧輜輳以為天下少毀及至連十餘城
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壽王乃而治行第一課上聞者則有增秩
譴罪因其言狀賜金之寵注久任責實之政嚴賞罰之用明此漢之所
以多循吏也

漢唐事箋卷之九

1941-1942

(1)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

縣令

漢待縣令不為輕卑

漢制萬戶以上為令其秩千石至六百石不為卑矣

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

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有丞尉以佐治有三老嗇夫游

徼相與助其縣事法見注凡舉賢良茂材孝廉直言者

皆得遷補焉魏相以賢良為茂材令龔勝以茂材為重泉令劉輔以孝廉為襄陽令王尊以

直言舉遷號令具餘孝廉舉者起廣漢王尊尹其或賞平當茂材薛宣尹賞賢良舉貢禹並本傳

郡縣吏績勞著王新以郡縣吏績功補遷為被楊令光祿勳舉四行亦

得為令何武射策甲科為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郿令議者以循吏傳不記

縣令往往以令為卑秩而不知漢之待縣令顧亦不

輕魏相以茂陵令而遷刺史州本傳遷楊焦延壽為小

黃令以課最而增秩功見考卜式為成皋令以將漕最

而拜齊王傳令卜式德式為綴氏令綴氏便之建威

蓋未始視令以為卑秩也至有盜賊不責之令而責

之游徼注役刑有非常則已或造獄而不拘於律王

傳尊守槐里兼行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

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

者也尊於是坐庾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

人張弓射殺韓延壽為左馮翊不肯出行縣曰縣有

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重有煩擾左馮翊

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風俗

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

益於外縣忍無所

朱博為瑯琊太守不肯令掾下縣曰

縣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本傳姑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庭中長吏自繫書言府賊

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下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乃見丞掾曰以為縣自

有長吏府薛宣傳吏民罪名使縣長吏自行罰不欲

代縣治

本傳為陳留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發舉者

不欲代縣長名也

若是者又皆縣令得以自為而不制

於州郡故能不迫於職盡其己之所當為而聘其長

材蓋未始一切束於郡太守也若夫郭舜之為漆令

課殿見責問

見考

貢禹為河南令為職事為府官所

責

禹傳

以至楊湛謝游自解印綬而去者則又郡守

之所當察而不可以一槩論也

上計

張蒼為相主計其後莫能及蒼

漢上之法各計其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每

歲秋冬上其集簿於所屬郡國丞尉詣郡課校其功

多尤為最者

後官志縣令注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

丞相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尤多為最者於是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

郡國亦以歲盡

遣丞史上計於京師

功注考

而又以副上於丞相御史

校其政治以為殿最事畢敕丞史歸告二千石勸農

桑去殘賊獄訟得中憂恤百姓

官志司徒注漢舊儀曰郡國守長史上計

卑遣勅曰詔書殿下禁史無苛暴丞史歸告二千石

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優恤百姓因於衣食二千石率勸

農桑思稅厚恩有以振瞻之無煩苛奪民時詔書無飾園養至今未變又吏過度甚其大畧若是矣當漢

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

之初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高祖令以列侯居相

府領王郡國上計時蕭何為相蒼為計相而更為主

計本傳蒼秦時為御史高帝時以代相從攻荼有功

還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

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計籍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其

後計相之職不置併掌於丞相故石慶見詰於武帝

曰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元封四年

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徙流民於邊上

乃賜丞相告歸慶慚不任職上書乞骸骨上報曰云

云而請其秩四十萬口宣帝黃龍之詔亦曰上計簿

注蕩百姓朕失望焉

具文而已務為斯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

何任黃龍元年詔則郡國上計實主於丞相而漢之責丞

相以課吏不為不嚴矣然而膠東偽增流民戶口至

八萬餘而守相王成反蒙顯賞

本傳地節三年詔曰

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

得千或對曰前膠東相王成傳增戶臨淮郡圖界誤

至減田四百頃而匡衡自領計簿不能正

本傳初封

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閭伯為界初元

年郡國設以閭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

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

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主簿陸賜曰計

郡即復以安樂南以平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閭伯為界

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則漢之上計雖役

役於簿書期會之末而未免於具文也

漕運

漢漕運止使於山東惟宋制俱使

漢初轉漕蜀漢之粟以給關中

辭食其傳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蜀漢

船之粟而下天下既定國用浸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

中郎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食貨志高祿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

民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至武帝則四百萬石食貨志五

京師中又云武帝時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

度四百萬石及後又益六百萬石志云宏羊又請令

官自船乃足民得入衆補吏及

罪人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

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遠餽諸均大抵多

轉於山東諸郡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中穀者

以水多湍石不通船漕通褒斜志武帝時人有上書欲

問之曰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汚斜乃通渭可以行船漕從

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作褒斜道五百餘里則知蜀道險以車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致關東山

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

志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

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三月可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國中

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今徐伯表發卒數萬人考之漕渠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民得溉矣

於史獨河東有根倉滋倉秦地理志滎陽有敖倉孟紀

教地名在滎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艘時河決東郡

金堤遣大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濟之則知東方郡謁者二人發河而以東漕船五百艘

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

都矣若夫主漕之官則督於侍御史漢官儀侍御史

糧總於大農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景帝更名大農而

分掌於太倉令官志大農屬官有太倉令一人六百

在外則或以縣令而將漕見縣令注或以刺史而護漕

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見本傳無定員也惟江淮米粟去長安逾遠

諸侯自為封植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

餘年吳王謂遺諸侯書曰吳國雖貧寡人積而

枚乘之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吳王反枚

乘說曰大漢并二十四郡方輻輳出運行數千里不絕

絕於道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

水行滿河不如海陵縣名以是知漢之轉漕多在於山東

而不在江淮矣皇宋汴都四方所輻輳水陸俱便過

於漢家在於今日已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荆襄之

軍食合江淮閩浙之舟水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之於漢孰為得乎

常平漢無救荒先備常平止為遠儲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為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饑

則令民就食蜀漢

高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今民就食蜀漢

山東

饑則令民就食江淮

食貨志武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

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就江淮間欲留之

江南北水潦

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

武紀元鼎二年詔令水潦移民於江南迫隆冬至朕

懼其饑食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關東饑則轉漕旁郡錢穀以

相救

元紀元初三年開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此何

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減食穀馬

此何

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時流民有欲入函谷天

井壺口五阮闕者詔勿苛留

本紀陽朔二年秋闕東

留有欲入闕中者籍其姓名而納之

大水紀陽朔二年秋闕東

成鴻嘉四年詔勿苛

留

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云

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

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為之備水

旱不能為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

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

內之民

上黜武帝時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

不足憂臣過河內貧民傷水旱萬家餘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

而釋之

切謂諸郡非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而

而釋之

切謂諸郡非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而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而釋之

民之枵腹不能待也否則害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饑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饑民必將流入於闕中其必餒且死也決矣景壽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為救荒設故饑民未有蒙其利者至元帝時而其倉亦竟罷矣並見前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

鹽鐵

漢椎鹽鐵循輕取而相通

漢初鹽鐵遺在民間歲輸山澤之稅以屬少府

少府
秦官

澤寧山海池之稅蓋未始有禁也豪勢乘時射利擅而有之

冶鑄鬻鹽財累萬金而不濟公家之急時食貨志武帝

民多饑乏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穀百數居居

邑封君皆氏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

佐公家之用顏曰廢居居邑以謂有所廢置吳王擅

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

銅山東海之利富埒王室本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招

煮海水為鹽以故於是公家用不足武帝乃始用咸

無賦國用饒足

陽孔僅領鹽鐵事而自擢之郡國置官主幹其利貨食

志武帝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司農丞領鹽鐵事孔

僅咸陽言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敢

私鑄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使屬所在縣使孔僅咸陽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吏除是吏亦多賈人矣然考之於史鐵鹽官之置多

見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會稽一郡則今兩浙

路也獨海鹽有鹽官武海鹽故郡而無鐵官廬江九江二

郡乃今淮甸間獨舒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廬江九江並屬楊州

則知武帝之權鹽鐵猶不盡利以遺民也觀終軍詰

徐偃以為膠東南近瑯琊志郡有鐵官海曲有鹽官北接

北海屬青州都邑有鹽官魯國西枕泰屬兗州東有

東海屬徐州有鹽官二國器用食鹽悉取給於

鄰郡鹽鐵郡國有餘藏縱膠東魯國廢不足以為國

家之利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銷鹽鐵還奏張湯劾偃制

可以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有萬世顯之

可也湯不能誅其義下軍問狀軍詰偃曰云云且鹽

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

受其益鐵偃度四郡口數田率其用食鹽不則知

當時諸郡相通彼此相補雖以東南財賦之淵以武帝多欲行之猶有不盡取者其後昭帝議罷不果救弊注至宣帝則特詔減鹽價而已紀地節四年詔曰益民之食衆庶重困其益減天下蓋亦以為權利最博所恃以佐賦者未易以猝去故也今產鹽之郡既罷鹽監而所在禁錮不得相通則有異於漢矣

錢弊武帝五銖得中制

漢懲秦重弊之餘初鑄貨錢高后以其太輕而行八銖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應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錢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貨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民患其太輕故復行之錢是也文帝又以其重而改四銖本紀自是而後或輕而為三銖食貨志建元以來用少更鑄三銖錢

其重或重而為半兩食貨志文帝時鑄四八九十年

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卒定於元狩五年而五

銖錢遂為漢家定制武紀元狩五年詔罷半兩錢行五銖錢通鑑考異曰漢食貨志

前云銷半兩錢三銖錢明年三銖錢輕更鑄五銖錢武帝元狩五年乃云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誤也

雖稍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見注宣

非以其輕重適中故耶愚觀漢初市物騰踊米至石

萬錢志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吳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為積餘贏以糴市物騰踊米

至石錢輕而物重故也王莽更造大錢而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更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於是農商失

業食貨俱廢民錢重而物輕故也自五銖錢之行多

之不加輕少之不加重昭宣之際以酒則定其估紀略

始元六年酒升四錢以鹽則減其價見鹽注錢亦不得而輕永

賤則官為之糴見救注菽粟則時以當賦昭紀元鳳二年詔三輔太

常郡得菽粟當賦錢亦不得而重錢幣適中而農

商俱利無低昂太偏之過其為君上之權衡乎惜也

武帝費用無度至用白金皮幣以濟一時之急志建元以

來錢多而物輕少而貴有司言古者皮幣乃以白金

其一方尺緣以繒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金銀錫白金

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其文寔直三

以皮幣為璧然後得行是則可咎若夫錢幣之利

斯得之矣

租賦漢正租有法雖武帝不肯增

漢初大啓九國燕代齊梁趙楚諸侯各自衣食租稅

天子止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

諸侯王表天子自有三河東郡

魏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皆各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食貨志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

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顏曰言各收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庫府庫

也經常故公家所入惟曰田租曰筭賦曰更賦田租

則十五而稅一

什貨志輕田租一什五而稅一

聚於司農

百官表郡國諸倉府

屬倉之在郡國者歲漕給中都官不過數十萬石而

已見漕筭賦為錢人百二十以供庫兵車馬之費

注器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於司農者纔六十

三賜祖十一詔曰欲者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

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而其餘尚在郡國也

更卒之不役者出平價

溝洫志蘇林注平價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

如淳曰律說平價一月得錢二千昭紀如淳注更有三品正卒當迭為之一月一更

是為更卒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三千是謂錢更也

今所謂庸也而更率庸錢

悉在郡國蓋時以假貸貧民則漢初之租稅大抵取

之有法用之有度而郡國率有餘藏也武帝橫歛最

多皆出於一時之權宜而幸其於正賦未嘗有所增

變也當時有司亦嘗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逋用而帝

不從西域傳武帝下詔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逋用是重困吾老弱孤獨也願

曰三十者海口至於皮幣白金見錢幣注告緡車元紀

六年初算民錢額曰有儲積者計其緡貫而稅之率斐

曰一貫千錢鹽鐵酒酤之利見錢幣注無非假權以濟

用故漢之人得以改正而復舊使其移易正賦冒亂
名目如稅畝卹甲之變古則漢之為變愚又未知其
所終也

酒酤

制酒將以防愚武帝榷之何耶

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

文紀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紀文以適一時

之歡是非欲奪民利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

康穀故也

文紀後元元年詔

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

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徐徐然而未榷至天

漢三年始置官自賣

本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應劭注縣官自酤賣小民不復得

也酤榷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

良文學議而罷之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

紀昭

始元六年罷榷酤
官賣酒升四錢

使不得厚取民財猶後世之所謂

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

於鄉黨酒食之會

五鳳二年詔曰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

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

賁召由是廢鄉黨之化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

愆勿行苛政以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

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惟酒酤獨未幹食貨志王莽曰今開賒貸張五均設

長安市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為五均官東西市令及洛

陽郡鄆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官置交易丞五

人府丞一人云云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

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

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十為一義和魯康

言云云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

一廬以則知自昭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
於酒利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其亟何也

漢唐事箋卷之十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漢

田制 田制不立無以為久遠計

漢承秦人阡陌之後因陋就簡不立田制以為久遠
之利故民之聚者地多狹而地之曠者民必稀長安
地陝蕭何請民入田上林空地本傳何為民請曰長
安地陝上林中多空
棄地願令民得入田郡國地或磽陿無所農桑者詔聽民徙寬
大地景紀元年詔曰郡國地或磽陿無所農桑者
或地饒廣薦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
徙寬大地此地狹而民聚故小民無以耕植紅陽侯
者聽之
占墾草田至數百頃孫寶傳寶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
尚占墾草田至數百頃願有民所假少府波澤畧
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實一

萬里以上實閭之還丞張禹買田皆極膏腴上賈本

禹為人謹厚內殖財貨家以田為業及富貴此地廣

而民稀皆為權貴所有漢惟不能度地以居民故民

有聚散而地有廣陋富民或田夾一州貨殖任氏傳

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令以賈暫而喻

馬晉而孝鍾而貧窶無立錐之地食貨志董仲此是

錯所以言於文帝以為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

地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者其為是歟食貨志

文帝當是時籍田則開矣文紀二年代田則行矣食

志武帝末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公田則假貧民

矣宣紀地節元年但民無計口授田之制則亦無補

於時矣董仲舒願限民名田

食貨志仲舒說上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額曰名田占田也

孔光何武謂吏民無過三十

頃

食貨志孔光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苟用其言而

次第行之小民弱戶其庶幾乎然匡衡為丞相多取

縣田以為封邑而上不問

計見壯哀帝濫賜董賢之田

二千頃而王嘉以為均田之制從此壞

王嘉傳曰食舉直言嘉奏

封事云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壞

由是觀之則漢之田

制其能有行乎唐杜佑以為元始二年平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以當年戶計之總千二

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四

十六步有奇

見地理通典及

則是井田百畝之制可以漸

行而無有能之者彼王莽者果何足以行井田乎

勸農

漢第務勸農而豪奪不禁何勸焉

漢初重租稅以困賈人

食貨志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令民得田故秦園囿務本抑末之意首見於此

高紀

故秦苑囿國池令民得田之

蓋自天子而下至於縣長吏無不以

農為先務躬開籍田以率民耕則天子知勸農矣

文紀

二年詔開籍田朕親率料以給宗廟策盛

公府遣計吏歸告郡守帥勸農

矣

上計

大司農丞部一州以勸農則九卿知勸農矣

平紀始元元年置大司農丞部

刺史行部問墾田頃畝

五穀美惡則監司知勸農矣

何武傳遷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

試其誦論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二千石

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勤成紀建始四年詔曰方東作

勞入阡陌致縣以秋冬計其墾田多少集簿於所屬郡

國注計則太守縣令知勸農矣以致除罪拜爵一出

於穀食貨志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少級數為差孝景二年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而又

以菽粟當其所輸之賦錢幣則勸農之意夫豈不勤

而民益趨末猶未能一歸於農何也及觀少府所假

陂澤百姓既已田墾而為紅陽侯所占注制則民之

於耕於已何有內郡租歛重於外郡而畊豪民之田

見稅十五食貨志云云則田之所出於已

何利如是而欲勸農則亦徒文具而已矣故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之人君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無亦經界之未正耶

風俗

浮靡難制多緣徙豪族入京

漢承秦弊風俗浮靡高祖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高紀八年詔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上同

所以定名

分謹法制為甚至矣然舊染既深斯民未熟漢家之

化而庶人帝服倡優后飾富人墻屋被文繡

治安猶

見於孝文之時夫豈無其故哉蓋自漢初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而三輔之地五方雜

錯風俗不純郡國輻湊浮食者多列侯貴戚之家車

服上僭侈靡無度

地理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

世徒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錯雜

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入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

侯貴戚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美不故天下則而象之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其又何尤成帝詔諭公卿列侯親屬近臣以為天下

取則而乃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繡設鐘

鼓備女樂吏民慕效浸以成俗

成紀永始四年詔

其言諄復

戒諭似知奢侈之所由矣然郡國豪傑高貴富人則

復徙五千戶于昌陵

成紀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貴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安有五千豪富之家聚於京師而不爭為淫麗者乎

如是而詔無復奢侈是猶抱薪而救火矣善乎賈生

之言曰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而切切於經
制之不立治安彼經制者豈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者乎

職吏漢懲職罪至嚴然亦不可徒法

漢法守主盜直十金以上者棄市

陳咸傳翟方進奏咸為郡守主守盜

受所監盜如淳曰律主

受其故官屬所將財物者奪爵

景紀元年詔丞相與廷尉更議若令廷尉信謹與丞

相試曰吏及諸有秩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奪

伍免之士其為舉主者同坐削官或職不入身猶以選

舉不實而鐫秩並見選則漢之待職吏其法固已嚴

矣是以匡衡為三公詐取田租千餘而為司隸所劾

注上計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受取盜贓二百五十為司

直所奏

注軍相

韓延壽放散官錢千萬以左馮翊而棄

市

本傳延壽代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侍

望

會御史當問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田延年盜主

守三千萬廼以大司農而國除

注氣節

則漢之於賊吏

固不以爵位而撓其法雖以三公九卿之尊馮翊之

勢亦有所不能免者及觀薛宣移書二縣令雖有守

主之盜賊發取錢財則特有所貸而不置之法

注縣令

朱博使功曹具疏姦賊而令其自改

博傳入守左馮翊名見功曹與

言

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

其

對以實乃令就席受勅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則

於縣吏曹掾又何其闊略如此哉夫法行於權要勢

力之臣而疏闊於州縣之小吏此漢家之所以為得
雖然是猶以法論也當文帝時乘傳而行郡國者發
衆賦錢以萬計賈生上書謂是風俗敗壞之所由闕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類非俗吏刀筆之所
能為卒之孝文之世興於禮義而刑措不用要亦有
其本矣

復除

復除雖多其役則公可為後法

漢之復除多於周而法詳於周故其役公而民不怨

攷之於史罷癯有復

漢注兵

三老有復

高紀二年令蜀漢民給軍事勞

苦者復勿租稅二歲闕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寧
民年五十以上諸行能率衆為善置以三老復勿
繇從軍有復
及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
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民產子

有復高七年令民產孝悌力田有復惠紀四年舉民

身入粟至五大夫有復食貨志晁錯說上曰令民入

一人以至功臣復宣紀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侯

祀闕內侯周禮卿大夫注貴者謂若博士弟子明經

皆有復儒林傳博士官置弟則漢之復除比周宮卿

大夫所掌為尤廣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

謂有復除也且又行之天下非如周之所行止於國

中而其法尤為優矣然周小司徒之職登其夫家之

衆寡不過歲時入數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云云乃

各登其卿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而漢則以四時

言事周大比以受邦國之要不過於三年而已

徒小司

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要注今時八月案比即是也而漢則以八月案比

蓋凡民數之衆寡土地之可任與夫役法之可起與否一歲之中凡五致意焉此所以漢復除雖多而不害其詳且公也今戶籍之制疎而民役之法亂仕者患其過制則析之大户畏其倍數則析之增進之家患其入役則析之顛倒參錯莫甚於此而差役大為民蠹此漢法之不可以不講

館閣 漢校書講筵修史皆處內禁

杜佑云漢氏圖書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

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見杜佑通典秘書監

及攷三輔故事石

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

施

輔傳新注引則石

渠不得謂之外府劉歆七略亦云外有太常太史博

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

藝文志注如淳引劉歆七畧云云

則延閣廣內皆為禁中之藏明矣蓋自武帝建藏書

之策置寫書之官秘府書稍充集成帝復求遺書於

天下輯羣書總要而為七略而漢之書籍始備於此

藝文志漢興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

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記皆充秘府至成帝時

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

平父業於是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大

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有是以漢之校書多大於

天祿非大夫侍中不預此選中劉向光祿大夫校書天

閣祿而石渠則為諸儒講論六經之地而以博士處之

苑雖為博士甘露中與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劉向亦講論六經於石渠歐陽生薛廣德王式戴勝林

尊皆以博蘭臺石室則在殿中而為史官著述之所

百官表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通典云漢中丞在殿中有石室藏祕書圖讖之屬司馬遷為太史

公細石室書而明帝亦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云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

之室亦著述之所當時文故漢之校書講筵修史三

者皆處於內禁其大畧可覩矣

翰苑西漢代言得王言之體

漢家制誥最為後世稱述求其典職之官非有視草

類皆司馬枚臯嚴助之徒為之也淮南王安傳時武帝好藝文以安辨

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班固西京賦以為
及賜常名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班固西京賦以為

金馬承明著作之庭西京賦云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廬名著作之所也蓋直廬於承明者皆制誥詔令之言而待

詔金馬者皆一時賦詩歌頌而已按嚴助廬承明之

侍中復使為文東方朔王褒張子至於奏謚策誄則

又屬之大鴻臚官表泰有典客漢更為大鴻臚景紀

之國大鴻臚蓋未始有定員也東漢始制尚書侍郎

專主文書起草取孝廉之士試以箋奏而補之其員

三十六人入直供奉之禮恩寵優渥百官志尚書侍

百石本注主作文書起草通典云後漢尚書郎三十

六人每曹六人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奏選有吏

能者為之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

裊太官供食物湯官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
 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伯使一人女侍史一人皆選
 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
 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朱漆地謂之赤墀尚書郎
 口含雞舌香以荅對欲氣芬芬也月賜赤管大羊一
 雙踰廩墨一凡唐改為吏部尚書又改吏部為天官
 又改文部掌文
 官選事云云
 與今之翰苑無異王通獨於漢制屢

加嘆美蓋以其詞不束於程度而有渾厚典雅之風

真得王言之體

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贊曰議曰諫文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無

所不容其有大制天下而有割乎其上下正之
然天下之危與天安之天下失之與天下正之

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服色

漢衣黑而旗赤養衣黃而牲白

國家制度必明一代所尚以示後世之所不可易也

苟因陋就簡襲其舊儀卒於更革而不常此創業之
君所以不得不任其責漢高之興本以斷蛇為受命
之符協于火德宜尚赤矣本張蒼以為水德宜尚黑
公孫臣又為土德而尚黃張蒼傳蒼為計相時緒正
上故因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而不羊推五德之運
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文帝時為丞相卒
就之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
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
為非是罷之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名公孫
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度制又見郊祀志益至
於文帝時賈誼亦嘗欲改服色以尚黃誼傳誼為漢
宜當改正朔易服而終漢之世無有定向所有旗幟
色色尚黃數用五皆尚赤以朝服則尚黑豈非雜水火之德而自相尅
戰耶觀魏相舉高帝衣服之制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

注時今

而如淳亦以為百官皆有五

時服則漢之百官其所常服者莫不順時之宜而至

於朝服則惟其所尚之色而不敢變也

蕭望之傳如淳注雖有五

時服至朝服皆着皂衣

張敞為列卿則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

望之傳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

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夫亦曰擢之皂衣之吏

本傳穀永擢為光祿大夫奏書謝王鳳曰永斗筭之才無

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此朝服尚黑之證也其他

青綠之色則為民常服而紅紫之屬則懼其侈靡而

設為之禁

成紀永始四年詔青綠民所常服其勿止顧曰然則禁紅紫之屬

此漢家

服色之大畧也其後新室之僭乃始改服色尚黃使

節旄皆以純黃而惟犧牲用白而已

莽傳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新具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歲幘與器制以
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
純黃色配德尚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苑旗皆其何
所見而然哉

漢唐事箋卷之十一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漢

車輿 漢君臣車乘之制不講則乖禮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食貨志

自天

子至於百官車輿之飾猶未備也景帝建長吏駕之

制

士風注

而百官之騶從始有差等武帝置甘泉鹵簿

之儀

蔡邕

百官表志曰國家舊章而

幽僻藏蔽莫之得見餘見下

而天子之乘輿

始備以法駕則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本文

紀如淳注云云

大駕則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駟乘

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

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

輿服志

乘輿大駕公卿

引行太僕御大將軍駟

乘輿大駕公卿

乘屬車八十一乘脩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脩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園簿又楊雄甘泉賦服虔

注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尾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與服志尚書御

史所載最後一車縣豹尾豹尾以前此省中至於百官則秩二千石者車

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轡注士風諸侯王大國

則朱輪特虎小國則朱輪特熊與服志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今

諸侯王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與服志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今別駕主

朱輪畫特熊居前與服志注引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今別駕主

簿則緹屏泥軾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居官賜車蓋

郭有德以此漢車輿之大略也然成帝乘大駕以郊泰

峙而使昭儀常從於豹尾中楊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使

從在屬中文帝乘輿以朝東宮而使趙談驂乘而共

載與表盡傳上朝東宮使趙談驂乘盡車前曰臣聞所

索何與刀鋸之餘共戰於陳遵初除河南太守至乘

定上笑下越談泣下車

藩車出入閭巷注士風鮑宣為豫州牧行部去法駕乃

駕一馬宿于鄉亭注監司此天子鹵簿之儀百官車輿

之制所以不可不講

宗廟初馬戾古而終弊於禮煩

漢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相去異

處不敬昭穆故其數不止於七韋元成傳京師自高

皇悼皇考各有車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國中

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

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至元帝時元成議迭毀曰今

宗廟異處昭穆不殺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

云文景在位皆先作廟成德陽廟武曰龍淵昭曰排

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文紀四年作廟成

廟應曰文帝自為

廟制度卑若願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

願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

號德陽武帝號龍淵昭帝號杜桐宣初未始有迭毀

之禮自匡衡貢禹之興乃議迭毀定昭穆卒用劉歆

七廟之議並見韋元成傳尤其事發於情乎是以終漢之世

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餘各以次

迭遷元成傳一年一祫毀廟之主皆合食於高廟子孫

以昭穆西東南面坐高帝則南面配高后於坐右而

已祭禮志注漢舊儀曰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

以南昭穆移坐於高廟諸廟神昏合食設左右坐高

帝南面高后右坐子為昭穆為移昭西面穆東漢惟

面如高帝鎮陳其右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

禮制無節宗廟之祀一歲凡二十有五元成傳註晉灼引漢儀注

云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

經婁又嘗梁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酌祭用九太

太牢十月嘗稻又飲養二太牢十一月嘗上十二月臘二
十亦既數矣而郡國園寢便殿之祭又不與焉元成傳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費用寢廣禮煩則亂宜貢禹之
徒所以切劘於此而不恤乎其他也元成傳元帝時
天子七廟今孝惠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詔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皆曰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奏可月餘詔曰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
世不毀朕承宗祖之重惟大禮未脩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
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
五廟而迭毀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
一祫也祫祭考廟毀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父為昭子為穆古之正禮也臣愚以為高帝定天下
宜為帝考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皆宜毀孝
惠孝文帝考景廟宜毀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為文
帝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考景及皇考廟皆罷元成
為世宗之廟遂下詔從之考景及皇考廟皆罷元成

堯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宗祖譴罷郡國廟議欲復
之衡深言不可哀帝即位光祿勳彭宣言孝武皇帝
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卿中壘校尉劉歆議曰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廟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
可謂無功德上覽其議從之制曰歆議可

歷數

漢太初歷未善而儒者知歷可喜

漢初用古歷嘗有後天下之失高祖以來因循未改
律歷志漢興庶事草創以北平侯張蒼
言用顓頊歷而晦朔月見弦望多非是至武帝元封
間史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帝乃詔遷等議造

漢歷其術本於黃鐘初九而乘之得其數八十一為

日法號太初歷

志云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

壞宜改正朔遂詔卿壺遂遷與侍郎尊典星射姓等議

造漢歷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歷以

君待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郡落八十一與馬都分天部而閱運算曆曰律容一
 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孟注黃鍾弦望
 律長九寸圓九寸以圍乘長得積八十一分也
 晦朔當時以為最密分志云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七
 家復使校律歷昏明宜者淳于陵渠復農太初歷晦
 朔弦望皆最密以平為太史令丞日月如合璧五星
 狀遂用鄧平歷而後之歷家亦必以鄧平太初歷為
 驗志云後二十餘年太史令張壽王言更歷之過丞
 相御史等雜候上林課壽王疏遠按壽王非漢歷
 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效復候盡六年太
 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
 也及攷史遷所著歷書反去太初日分之術而用古
 歷九百四十分為日法是何遷之所自造者乃置而
 不取耶蓋古歷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及
 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之所以不取

八十一分之法也考之律歷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二

月甲子朔冬至日在建星

李奇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孟康

曰建星在牽牛間晉灼曰實建星太初歷冬至日在建星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者皆在建星建星即斗星

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二十六度史官舊法冬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

度相應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

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也至其篇末又云進退

於牽牛之前四度五分

九章歲為百七十一歲而九道小終九終千五百三十九

歲而大終三終而與元終且謂牽牛前四度則正處

於建星牽牛之間矣進而及於牽牛初為不及退而

比於建星為太過其進退皆無所據愚是以知太初

之歷未為精也而淳于陵渠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者其附下固上亦甚矣然獨有愛於漢之律

官不專付於星翁而儒者通知天文與記註官同為

一職如司馬遷為太史令初歷也司馬遷為太史

令自謂文史星歷近乎卜祝司馬遷報云而劉歆楊雄

張衡之徒皆能明於歷紀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

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張衡傳衡善機巧尤致意於

天文陰陽曆算曉好元言謂崔瑗曰吾觀太元方知

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博記之屬徒使

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安帝

作時為太史令故唐杜佑以為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

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之職其言不為無證

災異譏笑可以警君張禹方士皆罪人

災異出於天變若茫昧不可測者而漢之諸儒往往

據經守古推以人事而逆其必出於此若曰宗廟簡

祀后黨奢侈則有某災五行志云劉向五行傳尺曰

時則水潤下翼鳳傳元帝時二月地震七月地復震

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今年太陰建於甲戌

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日臨中時接律而

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

矣今二后之宮足以卜之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君道不

修權臣擅政則有某災李尋傳哀帝即位召尋待詔

者日月失度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尋對曰君不

政道則曰失其度晦昧無光劉向傳成帝時上無繼

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曰今大將軍秉

事用權五侯驕奢並行威福王氏先祖墳墓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

此宜黜逐外戚無授以政又杜欽傳日食王章上封

事言願專權自董仲舒劉向睦孟夏侯勝京房李尋

翼奉之徒皆有是言睦孟等贊曰漢興推陰陽言災

始昌昭宣則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雖其事未必盡然然使其君反已內省敬畏恐懼仰

觀蒼蒼而不敢有恣睢者蓋其言有動其惕然之心

也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成紀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三年春

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四年六月詔曰乃者地震京

師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元延年春正

月己亥朔上書者多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就使天

心不專以是應而為之大臣者尤當推廣其言以啓

人主畏天之心可也張禹於此乃引聖人不語怪神

子貢不聞性與天道以釋成帝之疑反謂新學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禹傳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

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頗意然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災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亦禹禹

自見年支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謂
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雖見故聖人罕言今不語怪神
性與天道子貢之屬不得聞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
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上不疑王氏
是使成帝忽人言而玩天戒焉用彼相為哉嘗觀武
帝栢梁之災乃為千門萬戶以厭勝之時郊祀志武帝
計甘泉公孫卿言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
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
其後天子又刺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延曰
粵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建章宮
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
未央云云至羣道相屬高而卒有巫蠱之禍巫蠱之
朱安用成於江充詳見虎宣帝郡國四十九地震紀
太子江充公孫賀等傳
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素服避
服避正殿五月戊辰集北海安邱子
殿不旋踵而鳳凰之瑞集於北海盖武帝惑於方士
之術而魏相風雨之奏相傳宣帝時上疏云云君動

此則雨時節與春和三者得穀則災害不生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矣而亡矣
所由生也 常有以警宣帝畏天之心故也然則天

譴之來可以修德禳而不可以人力勝云

祈祭

文帝以祭為民致後人淫祀無極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切於愛民而謂禋禳之事足以佑民也廣壇場增

幣除祕祝之官以為民祈福文紀十二年詔除祕

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十四年詔曰朕親執犧牷

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主幣吾間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即不為百 其為

事已舛矣宣室之間未遑他事而急於鬼神之本賈誼

傳文帝微誼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夜半文帝前拜為梁

王傳 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

抑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己不為民矣巡海而求神仙

郊祀志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

人求蓬萊神人宿留海上與方士築宮而致泰一又志

傳車及問使求神仙人以千數 祝史祠官相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 祝史祠官相

望於名山大川之上 志乃公孫卿言神仙如過瀾積以

治官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凡他山名祠行過則

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

如他祠皆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一己百姓困而

國用竭福何有於己哉終漢之世凡一歲三萬七千
祠志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
祠使者盡復前出所嘗興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
千歲三萬七 而王莽又崇置之上自天地六宗下至諸

小鬼神凡千七百所

志莽年

蓋自文帝有以開其端

也胡廣以為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

賢宗廟迭毀議於其中則其祀事得以類相從夫孟

堅舍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述孝

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

見郊祀志

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

哉

告老優待退老禮制俱善

漢無引年之制士大夫告老而歸初不以齒論上印

綬乞骸骨天子為之賜金安車駟馬以寵其行

元帝時

定國為丞相上書歸侯印乞骸骨上乃賜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御史大夫薛廣德大司馬史高

宣為右將軍

賜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

黃金六十斤

安車駟馬

其左將軍

印

綴以關內侯歸家成帝時張禹為丞相乞骸骨此其

常典也然有以故祿歸老於家者張歐周仁萬石君

是也張歐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周仁以二千石歸

有策遣其歸而不敢斥名者龔勝邴漢是也兩龔勝為光

祿大夫邴漢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俱乞骸骨莽依

故事白遣勝漢策曰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父二人

曰大夫其修身遵道以終高年有聽其罷歸而

就問於其家者趙充國董仲舒是也趙充國罷就第

大議常與參兵謀問奇策焉仲舒歸居朝有不得告

謝令其奉朝請者張禹孔光是也張禹以丞相告老

禮如丞相孔光以大師之位詔黃門令為省中置坐

凡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

太安故並若是者又皆以一時之特恩所以全其終

始尊其道德養其氣體而幾於古人之乞言者矣愚
恐孔光張禹之不足以膺是禮耳

鬻爵 由權宜而至濫獨黃霸非濫

鬻爵始於文帝而浸淫於武帝文帝務在勸農故入
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得復一人

復除注

武帝置武

功爵直以國用匱乏故除千夫如五大夫始免徭役

爵得至樂卿有止法

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請令民得
鬻爵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

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賞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
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

以顯軍功則其權一時之宜而為是法制亦以周密然

卜式輸財聚邊賜外徭四百人則不止復一人矣晚

賜爵左庶長駸駸於封侯而無禁

式得時漢故事旬
如式上書朝輸家

財半助逋役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前給徒
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因欲
輸其家半財助逋乃賜式外徭四百人式又盡復與
官是時富豪皆匿財唯式光為助費上於是式終
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後呂嘉反式上
書願與子男讀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賜爵闕內
侯注徭役外得復除四則其過於樂卿而不知其幾
百人也見卜式傳

倍矣自後補郎除吏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則郎選

衰而吏道雜矣貢禹上書元帝云武帝用度不足使

有財者顯於世又食貨志有司請令民買爵云大

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

矣然其末年選用之序猶未至於能否混淆有可取

者黃霸入穀補馮翊卒史而初領郡錢穀計簿書正

以察廉補河東均輸長累遷至郡守而於農桑蓄養

米鹽靡密無不通曉而治行卒為第一本傳霸入谷

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使領郡錢谷
太守復為潁川太守務農節用殖財種樹蓄養米益
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治為天下第一
此其用之為有法也苟惟入財補官之人不隨其材
而泛使之益見其為冗矣

宗室

宗室輕故墮王莽計惟

皇朝不可及

高祖懲孤立之弊大啓九國封王子弟

見諸侯表

其大

者既已嗣世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致宗正官以

糾合之總其屬籍而辨其昭穆勿使有疎遠此其敬

宗敘族之意善矣高后時劉氏宗室猶存任於京師

者

宗正劉卬朱虛侯劉章東平侯
興居典客劉揭皆與立文帝

故其議定策立未

嘗不與

劉揭立文帝

其後諸侯國人不得宿衛而宗

室無在位者

彭宣傳先為東平太傅入為右扶風後

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其上

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入兩翼傳勝為郡吏三

再為尉一為丞勝輒官乃去

昭帝於是詔許辟疆

共養仕於朝遂以光祿大夫為長樂衛尉矣

以宗室無在位者舉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為自是

元紀始

辟疆之子德為宗正丞德之子向為給事中向之子

自是

歆為騎都尉

劉德傳昭帝初為宗正丞向宣帝時遷

尉大夫光父子相繼登于朝著者惟是楚元王之後

耳其他未聞也王莽陰懷異圖乘漢支本之弱召宗

室九百餘人增秩補吏以收其心復詔天下漢元至

今十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罪辟

教訓不至之咎令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立為宗師考

察其不從教者聞于宗正此其為制亦善矣

始平紀元

裕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增秩補

吏各有差詔曰雖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之子孫漢

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

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

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

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書言宗伯宗伯請以聞

而其意則非卒以區區小惠濡沫其國有叛漢而獻

頌者劉豈非有以激之哉今剖符之封坐受虛邑而

食其租稅無漢氏專城之患而其仕於朝者均秩內

外一等臣子此誠周家卿士出入之意漢何以及此

宦官

家宰轄得內人漢初僅似後世司衣

漢自高惠以來皆有宦官大抵官聞左右之任宣受

詔命陪從輿輦而已

從入宮中常侍官掌侍從左右

對中黃門宦官居則宿衛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鄧通之幸天子至飲燕

其家

中屠嘉傳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宴飲其家其見寵如此

其寵

可謂極矣一有怠慢之容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之

而無桀驚難制之患蓋以漢初宰相得監宮中如郎

中令

王陵傳呂后以辟陽審食其為左丞相幸於呂后及為相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百官公卿皆

因決

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者猶知宰相

之可畏也自武帝數宴後庭始與朝臣隔絕而媒近

中貴然以韓嫣李延年之徒恩寵優渥亦未始委之

以政而卒不免於誅戮

嫣傳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

益親

媽上欲事伐裔而媽先習兵以故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媽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

后太后怒使使賜婦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延年坐法
刑給事拘盜中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李夫人
產昌邑王延年田是貴為叶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
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將韓嫣久之延年弟貴與中人
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至宣帝始以宦官為中書
沒其愛弛上卒誅延年
而宏恭石顯俱以閹人久典樞機天下之事無不出
於其手方宣帝躬覽明察此二人者不得容其姦一
傳至於元帝不親幾務而事無小大悉關決於中書
專權和僻賊害忠良明黨注西漢宦官之禍莫甚於此
時其亦可哀也已周官寺人內寺之職殆不過通內
外之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皆統於冢宰矣禮天官冢宰寺
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相道夫惟統於冢宰
其出入之事內寺掌內外之通令故其權有所歸漢初之制似矣而不能繼之於後何

哉

生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三

漢唐事箋卷之十二

漢唐事箋卷之一

後集

進士 盱眙 朱禮 德嘉 著

唐

宰相上

唐相名太彙實太繁其體終昧

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

官志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

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也此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東漢官志尚書

令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又為者僕射注曰天子出奉引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侍中掌侍左右贊導眾事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

識也然此特其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

乃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蓋三代之際天子所

與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

同官家宰掌建邦之六典

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

其畧卑者治其煩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

天子至於無為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寢遠

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益勤然而詳

畧煩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

既為尚書六司

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

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也

又有九寺四監

官志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

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

見釐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

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

吏部又監東宮兵馬

本傳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馬進位尚書右僕

射魏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

預朝政或云專典機要

魏徵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戴胄檢校吏部尚書

正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帝授文官本侍郎典機

要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張亮以刑部尚書參

見本傳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

常職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領如故判如

肅宗寶應元年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代宗廣德元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領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三年皇甫鎔

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八月以本官及程昇以工部侍郎

如故並同平章事判使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

便選舉志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乃還本司

使以自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丞相既無定員又多以

他官兼領以故用之易自用庶僚超拜同時或至或有十七人又見宰相表容宗景公元年云云

授以帥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端槩此

非太宗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

為非宜助房元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間閱訟牒日數百豈

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丞大事閱決僕射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

杜但知遜諫臣直為得大體而房杜贊王魏善諫不知

下行選部太宗以闕中未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

留文為總六百四十三員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仍領選事參掌考功傳元齡

與王珪掌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兼領學官元齡

內外官考監修國史射監修國史皆非具體也當是時

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如晦封皆非具體也當是時

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眾職而太宗斥之

嶺表

有如晦傳如晦與元齡共管朝政引進賢者下不

拔士論

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劉誦如晦上史蓋以

此稱太宗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

謂之宰相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

柄任邪師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

既以貽譴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

知宰相之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

崇三為宰相皆兼兵部

本傳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睿宗立拜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元宗時貶申州刺史累

遷同州刺史後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

國公通鑑元宗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遠屯戍斥候士馬諸械無不默記牛僧孺

前後作鎮皆佩相印

去本傳德宗時遷中書侍郎數求

昌節度使同平章事後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
淮南節度副大使又文粹神道碑前作鎮皆佩相
印刻之銘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
政哉

宰相下

宰相正當諫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者皆可言而況宰相豈無
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詁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
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敕行文書人誰不
堪通鑑正觀三年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
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為諸
順從不聞異違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
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善諫前見不聞以是為侵
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宗朝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稱舒王賢泌揣
 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
 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昔為臣言之
 娘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信於陛下乎帝
 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安敢自信於陛下乎帝
 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
 而誅分也帝悟
 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
 太子乃得安
 固其職分
 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堯帝憚之甚
 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賊平主即歸葬今行道宜從
 儉以濟中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瑩從
 今素覽為浮圖費甚寡約不當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
 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
 臣朝夕納誨微而
 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
 河之乃其可也
 幸書之下考
 李渤校溺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郎歲終
 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
 也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
 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
 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

所以然

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宮中對惟宦官女子與卿講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詩帝輒詰所以然

然則唐之

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

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職無不

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與且其位

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

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疑曲

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

容宰相爭執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唐宰相分

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為

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

何為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

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以為丞

進退宰相為治之本

德裕傳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

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

乃十九年遂及禍賊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此言又異於持祿

保位者然獨不言房元齡相太宗十八年

宰相表武

宗即位為中書令正魏徵亦十四年

宰相表正觀三年為秘書監參

預朝政十六年罷為太子太師

何害其為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

發不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

六尚書

綱要不專故官繫必曠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為二兵刑是

也

舜命皋陶明刑兼理蠻夷猾夏之事

或合二而為

一禮樂是也

舜命后夔典樂伯夷

然虞官百周三倍

之

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周

卿雖寡而副之者

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

見禮

殊不知三孤自無職任與三公同

見書初未嘗

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

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

見漢宰相注

不可復為周之六典

家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掌禮典司馬掌政典司寇掌刑

典司空掌事典猶周之有六典亦不可復別為虞之九官也

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

官志每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一人正四

上品又

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

為其屬者有四
是為二十四司矣
官志吏部屬四司

三日司勳
四日考功
四日戶部
四日屬
一日禮部
二日祠部
三日膳部
四日主客
四日兵部
四日屬
一日刑部
二日職方

三日駕部
四日庫部
四日刑部
四日屬
一日兵部
二日都官

三日比部
四日司馬
四部
四日屬
一日水部
二日二十四司之屬

有侍郎
政史部
三侍郎
二法
官正
四品
掌文選
勳封
考課
之人

掌天下
土地
人民
錢穀
之政
貢賦
之差
禮部
侍郎
武選
地

國車馬
甲械
之政
侍郎
刑部
侍郎
人掌
律令
刑罰
法按
覆

筆之
事
有郎
中有員
外郎
吏部
郎中
判南
曹皆
為尚

書侍
郎之
貳司
封郎
中一
人
員外
郎一
人
掌封
命朝

功郎
中員
外郎
各一
人
掌百
官功
過之
考法
戶部
郎中

中員
外郎
掌戶
口土
田賦
役百
官功
過之
考法
戶部
郎中

之宜
水陸
道塗
之利
歲計
所出
而支
調之
金部
郎中

事	鹽	部	山	司	程	掌	部	都	仗	驛	路	昔	軍	武	人	尼	一	衣	祖	易	員
之	各	澤	公	式	門	刑	官	刑	鹿	遠	歲	我	官	掌	之	人	冠	稅	之	外	
然	一	草	廟	屯	出	部	各	部	牧	近	選	選	階	二	事	符	印	糧	倉	各	
則	人	木	以	各	入	掌	一	郎	馬	四	職	之	品	王	祠	表	倉	廩	郎	一	
何	掌	及	百	品	之	會	人	中	牛	彝	方	各	商	後	各	疏	之	中	掌	府	
所	濟	官	給	人	籍	工	外	員	雜	化	一	員	衆	諸	祭	圖	書	事	員	庫	
不	船	諸	馬	掌	工	部	錄	郎	蓄	之	人	外	寡	藩	天	書	禮	命	外	出	
包	廳	藩	虞	天	部	外	部	掌	之	事	掌	郎	考	朝	文	冊	部	郎	納	權	
而	渠	時	部	下	各	賦	給	律	籍	庫	部	籍	校	見	渴	刻	之	中	一	衡	
亦	渠	蔬	各	屯	一	人	經	法	事	部	各	城	給	事	國	忌	事	員	人	度	
何	渠	薪	一	田	人	掌	費	按	駕	各	一	隍	告	兵	注	廟	祠	外	掌	量	
所	堤	炭	人	及	城	俸	大	覆	部	一	人	鎮	身	部	豆	酒	部	郎	天	下	
不	溝	供	掌	京	池	祿	理	人	掌	人	掌	成	之	郎	中	膳	卜	中	掌	庫	
任	瀉	頓	京	文	土	司	而	及	兵	掌	與	烽	推	一	人	主	筮	員	禮	數	
也	田	田	都	武	木	門	理	天	器	輦	輦	候	調	一	判	客	醫	外	樂	宮	
司	捕	之	衛	職	之	各	其	下	車	車	車	防	一	判	判	各	藥	郎	學	出	
農	運	事	關	苑	工	一	訴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太	漕	水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府	運	水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司	運	水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苑	

藏貿易倉儲委積之事太府掌賄賂戶部之職也太

常宗正太常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宗禮部之職也

大鴻臚掌賓客凶禮部之主客也光祿勳但供良醢

總光祿寺掌酒醴膳饈之政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

器儀仗帳幕衛尉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祭祀

兵部之庫部也太僕掌輿牧犖兵部之駕部也大理

刑等事詳刑部也而其餘四監監之政少府監掌百工

技巧之政將作監掌土木工匠之以禮兵二部隸之

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今準古雖曰條目增繁而其

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釐而分之合而總之其

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

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

詳也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

官志九寺卿並正三品六尚書

並正三品少卿視侍郎

九寺少卿並正四品上

是一職而二

任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

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

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

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囙之說

本傳建中初河朔兵

佑以為叔弊莫若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昔臯陶作

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臯陶也垂作共工今工

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

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

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

也伯囙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輦奉車門廐使

則四伯囙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

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八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

且漢置別駕隋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
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
易不同藏詎有事實哉誠宜
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
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
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
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文粹陸長源上宰相
之理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身者藉以為地一
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襄毛舉其可得乎
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者歟

吏部

唐侵吏部官亦幸有數人知罷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

記王制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考而升之
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

禮部掌貢舉之政吏部見前注云

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爲

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

焉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

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

禮夏官司士云云

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

官志

戶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

流內之官敘以四善最

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

豈非以此爲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

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

東漢官志尚書令注

成帝用士人復故掌選舉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自漢之東權歸臺閣

東漢仲長

統傳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念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
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又陳忠傳安帝時三
府任輕機事
專委尚書
所謂臺閣者廼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

也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為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
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即晉宋而下其任均
矣徐美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猶辭而不
受通鑑宋蔡廓王紀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為
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
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美之美之曰黃散以
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
異廓曰我不能為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則吏部猶重
又晉山濤為吏部中外員品多啓授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于
唐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相奏議而除
拜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

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

及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曹省陸贄奏議請許臺

狀云云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

者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

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

置銓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

宰相選擇此又近四年乃敕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

官皆以敕授不復在吏部矣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

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益輕矣然則吏部之權日

益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

己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

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

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
黃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敕
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上並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
其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
若夫元宗以蘇頲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
諫以為不可不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
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吏部銓試判將畢遠召入禁
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
以為陛下曲受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
物之通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
問凡死之人況大唐薦乘之有司停此十銓雖不即
從明德宗命陸贄擇常參官贄不從命司德宗以諸
復罷
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諭贄自今除
改卿宜自擇勿住諸司贄奏言云見上注齊抗

不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

覆核非任人勿疑之道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吏部歲

上書言以他官第上下中書門下柳渾不許門下吏

白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本傳正元三年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云云此皆明選法本源而

知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戶部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兵吏尚

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通鑑云蓋吏部主文選

兵部主武選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此權任之所

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禮地官司徒掌土地人民

數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吏兵之為美也方

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觀所

以寵貴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

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

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蓋自肅宗始以宰相呂諲任

度支其後遂為故事諲傳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

知門下省兼判度支還執政如裴度李德裕皆常以身任之惟路

隋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度因辭度支度傳累為宰相兼平章事

本幾判度支通鑑文宗三年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錢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

亦臣所為不足法韋洪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

德裕怒其輕己且貶之李德裕傳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洪

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洪質職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又洪質言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使領三司錢穀平坐於官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

然以國體言之則路韋之言誠為得之矣若捨其文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係非具才具過人有未易辨妄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任之則甚難夫行選事以為美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論而人反以為譏必欲為持體之論盍於人情之所

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比周禮小司寇云大內史司會冢宰貳所謂九貢九賦九式九職皆有常

分九貢祀貢嬭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

之賦是也九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

正頒好用之式是也九聯三農生九谷園圃毓草木
虞衡作山澤之材藝牧養藩鳥獸八工飭化八材商
賈通貨賄婦治絲枲臣妾欽蔬材間民轉移執事
是也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法以均節邦用太府
掌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司會以九貢致財用九賦令
財用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九式節邦之財用司書掌
九職九正九事以周知其帶屬官治其繁而冢宰總其
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

要耳

以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欽財賄
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其要

也

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

見宰相注

而度支郎掌歲

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郎官志度支郎

掌天下租賦歲計所出而支調之然則財用之計本
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

關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

係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其後遂以諸司郎

官分掌或云權判

德宗時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
李其權判度支上許之此類甚多

或云專判

楊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專主籍簿計等鈎畫分錄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天

寶七年專判度支

而戶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又其後

遂省之而分置使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耳

今三分其務吏萬員

本傳長慶初實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

直以不職滿其遇會表置和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

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處西北邊院

其務是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如使權

胥徒走卒追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

增吏也易直不納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

接于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使後通鑑

明宗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監鐵戶部度支然則戶

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罷諸通監單使部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

為三司而其三司使迺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宋
朝熙寧間始罷此職徐守惇南唐紀談云云三司使
嘉祐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使之河渠案置都水監
元豐官制復以三司胄案歸之軍器案之事歸之將
作監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
籍財用三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也而論者惜之
元祐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祖宗參酌古今之
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也事權
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
器皆隸戶部又奏龍圖官制舊典云王安石為相自
著周禮義以合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
權凡賦稅征權賞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焚海坑冶
權貨戶絕沒納之資悉歸朝廷常平免役坊場河渡
禁軍鐵口地利之創庫以貯之三司是但知本朝
不與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司是但知本朝
典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笈卷之一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二

後集

唐

臺諫

諫官規一人臺官糾百職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要自不同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迺宰相之屬

官志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論得失侍從
贊相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
各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
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又官志諫官列在門下省後
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史志御史臺大

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
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
曰臺院侍御史糾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糾御史
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故元稹劾御史
中丞溫造志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侍

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官聽先

後行溫造傳溫出遇左補闕李虞恭不避捕從者答辱之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

相外無所避造棄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還補雖卑侍

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廢法吏自

謂之罷街造擅尊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

道揖聽先後行相值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官

也陸長源云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

惡之人上宰相書云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以

公正躬直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直躬故

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李華作高書崔孝是臺諫之

分也然諫官嬰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害

初無風憲彈抨晉朝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次

公作霖義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文粹婢論元結

子天寶中曾識於諫議大夫嘆曰云云是直諫議為冗官

也陽城為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于時諫

官無權亦不難識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以

諫顯通鑑德宗紀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

紛言事細碎天子亦苦厭之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

識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生貶為忠州別駕上怒

未解無敢救者城聞而恥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

上疏論拾遺王仲舒延齡奸佞贊等無罪上令宰相論遣之蓋權

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為君之過是不過屑屑

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彈然尚書左僕射左右

丞復得以劾其糾舉不當者官志左右僕射各一人

令之貳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

內劾御史舉不當者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李仁發六部右丞亦總焉

詆訐房元齡太宗為之徙萬紀而免仁發萬紀傳萬紀擢治書

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順粹整自肆

衆情凜凜徵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陞

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強直名迷奪聖明以

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得伸況疎賤之臣

哉帝悟徙萬紀散夫己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劾之

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所

言而無敢議焉者也昔晉傅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

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諭通典晉因漢以中丞

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朝廷無以易

之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不旬日劾兩司隸本傳

中遺丞相司直劾奏司歸陳慶消點二人旬日及唐
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甚器重之
典尚書僕射左右丞專劾御史以此參考則晉中丞
不劾尚書政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故故
咸說得行歟

學官

唐有二館七學未幾輕廢可傷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官志武

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洪文正觀元年詔京
官職事五品以上凡子嗜書者隸館習書出禁中法

授之曰崇文館置於東宮官志東宮屬有崇文館

館顯慶元年置學生二十人皆以宰相領之官志洪

武后垂拱後年相兼領館務號主館又崇其生徒以

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有洪文館生三十人東

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

京官職事從三品中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

臣子孫為之百志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

以上曾孫及勲官二品縣官品官四品帶三品勲封

五品者親若三品曾孫及勲官曰廣文館曰四門館

以朝臣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志四門三百

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

百人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

國學以領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庶人之通其

學者為之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

為之當太宗之初學校之盛前古未有志太宗益崇

定增築學宮至千二百區七營飛騎亦置生徒遺

士為校經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入學

凡二千二百一十員

總六學員計之

皆尚書省補授

志國子監生尚

書省補授
祭酒統焉

一傳而至高宗文風方張而學館獨廢故

韋嗣立嘗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庠序廢散胄子衰

缺請敕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本傳

武后時拜鳳閣舍人乃上書極言永淳後庠序廢散

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經術道弛責闕後生以微幸

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陞下誠下明詔進三館生徒

則海內知其言不果行而自是之後學校之廢亦前

古未有也舒元興問學庠記有曰余嘗至于論堂庭

廣數畝盡墾為園又至于三館謂太學也四門也廣

文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文粹舒元興問國庠

下士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遂請於門闔沉問之

曰此魯聖人之宮也以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間

門又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堂

其門其庭其李觀修太學書有曰終朝之雨流潦行

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至有博士助教勹率其中

李觀請修太學書云云在昔學有六館今存者三亡

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素本之

議羣生有相歷之虞至于博士助教率勸其中播五

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茂業磊珂聯屬云云

羣生寂寥攸處賢遠陛下不問蓋其廢也如此當是

學官不以聞執政之臣不以思蓋其廢也如此當是

之時唐方以科目取士進士科方貴而學校獨廢高志

祖初入長安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

體為鄉里所選者縣考試州長重復隨方物入貢逮

至天寶間舉人舊重兩監修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為

榮而不入學十二年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不由國子

及郡縣學此所謂前古未有也柳子厚謂專名譽好

者勿舉選此所謂前古未有也柳子厚謂專名譽好

文章者耻為學官

柳士四門助教歷楚之政今分其人

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林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相莊敬

之流固不得隔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於書由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

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其位正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寺名譽為文章

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柳學官之設為何而好文之士立以前進士授此職

反耻為之亦足恠矣權德輿謂劉秩宗為祭酒似置

之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權德輿與答柳冕書云嘗讀劉秩宗為祭酒上疏

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

內訟慨然上疏祭酒官三品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而此君子之心也

以為冗散則韓退之為博士謂之投閑置散不亦宜

乎四門助教與拾遺同八品官而歸散騎官志助教六人從八

八品上左拾遺六人從
八品上錄見前注

自助教遷拾遺柳子厚大書于

壁以為榮升歐陽詹為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遷

十年方易一官自茲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選

年數又如四門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得國子

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則三十年矣而詹冗官

也政令裁制一月兩銜之謂役藝使才二莫陪行而

已詹上鄭相公書云幸屬昭代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四門助教限

四考如前云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蓋唐學

官殆類虛設者杜工部為鄭虔作坐客寒無氈之詩

豈苟云哉要知唐世儒科雖貴學官本輕而學校終

廢其選又不可言也

階勲封爵 唐假之又假實不稱虛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

周禮正義引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

三曰司空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是參六卿之事

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

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 見漢官制注 加官則兼稱

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

加而責其職任然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

所謂官分爵者亦加官之類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

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

郎凡二十九為文散階 吏部尚書云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正四品以下有上下

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一品正三品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

曰銀青光正四品上曰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四品上

曰太中大夫正五品上曰朝議大夫正六品上曰朝散大夫正六品上

朝議郎正五品上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通議正六品上

正八品上曰朝請下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通議正六品上

承九品正九品上曰文林下曰儒林下曰將仕郎登仕自驃騎將軍至校

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一兵部云武散階四十有五從

將軍正從二鎮軍大將軍正三上冠軍大將軍正二輔國

將軍正從三下懷軍大將軍正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

將軍正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

將軍正從五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

將軍正從六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將軍

宣校尉下曰珥虎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上曰	上曰禁武校尉下曰禁武副尉歸德校尉司戈校尉	正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化校尉執戟	長從九上曰陪戎校尉執戟下曰陪	戎副尉歸德校尉執戟下曰陪	而下皆有侍郎掌曰勳者自上柱國為十二轉至武騎	郎中員外郎掌曰勳者自上柱國為十二轉至武騎	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司勳郎中一員外郎二	轉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轉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品六轉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品四轉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品二轉為上柱國視正三品九轉為護軍視從三品八轉	品凡計殺獲之數授實擬戰	功則計殺獲之數授實擬戰	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	子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食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	郡王食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三千戶從一品
-----------------------	----------------------	----------------------	----------------	--------------	-----------------------	----------------------	---------------------	----------------------	----------------------	---------------------	------------------------	------------------------	------------------------	-------------	-------------	----------------------	----------------------	----------------------

四曰開國郡公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從五品上此九爵等封

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係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治人分茅建社今其為階為爵豈復有此是謂之當其實乎是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廕而已

陸贄論瓜果人擬試官狀云云謹按命秩之載于令甲者有職事官

馬有四然其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
能以位賢德此所謂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
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寓崇
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
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
無見敬之貴無充役之優惟假空名以寵浮俗
之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以上之所惜耳
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
亦足以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必也稽
古建官立名定制苟存一端亦云可已凡唐制則自
勲官進者敘以散官官志司勳郎中凡勲官九百人
為十二番上柱國以下番上四年驍騎尉以下番上
五年簡於兵部受散官不第者五年驍騎尉復番四年
六品以下五年簡如初再不上柱國有餘則授番上封
六年八年則番上四年勲至上柱國有餘則授番上封
公蔭序明經出身亦以散官選舉志凡用蔭一品子正七

品下三品上從七品上正八品下正七品下正八品

以上從五品及國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

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

孫五品以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下下第

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下下進京官罷歸亦以散官

通鑑以太常卿姜皎與元宗善宗璟言推寵太重勞考

敏進亦以散官選舉凡居官必四考中進

下二階上中以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

敘給記階牌考加故或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

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為虛假與試官殊科

矣是其不可廢者舍是安取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

階為寄祿官勲官雖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考功 襲唐考法可行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末嘗一日廢也虞書云三載

三歲則大計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行

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諶口漢書魏晉而下未有能得

其緒餘者惟唐與獨有成法是以始終行之似有可

稱者焉觀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考功即掌之流內

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

對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

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

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

節奏為參官之最六曰斷決不滯予奪當理為判事

之最七曰部統有方督領之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

平穩為法官之最十曰儲校精審明於刑定為校定

之戰必勝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

明攻戰必勝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

師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

之最十六曰祭訪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

曰明於勳績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十九曰工課皆充丁匠無

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七官

之役使之最二十曰謹於益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三

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四曰檢校有

占候醫卜勅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撓姦濫

方行為司市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蓄息繁多為

我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

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來除分九等以考中外官上

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為上一最四善

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為

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

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
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凡考中上以
上等奪祿一等加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者進一階一
中上者後進一階一上下一下中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
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下中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
中有以上雖有下考從上
等有下下考者解任
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

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書舍人蒞之其後屢置知

考使

外官志正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蒞之號監中

判外官

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間嘗以宰相

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逖之鑒

員本傳元宗時改考功

華蕭頴士趙駘等皆海內名

班宏之公

宏傳大歷中

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逖為上下考

夫上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者署不校也
趙

景盧承廢之達

正元中尚書左丞執事

課殿最景自言萬果州刺史章証以貪敗請降考校

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後獻審

官六議四議考課曰今內無僚外判史課最尤者擢

以不次善矣臣謂熙陽宜遲速之常若任要重未嘗遷

加爵或扶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任要重未嘗遷

限中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淹滯中書門下三

廢太宗時為員外郎高宗時以度支同中書門下失

品初承廢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潛舟溺者承廢以失

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曰非力所及考中

驚考中不喜承廢嘉之曰寵辱不崔隱甫之敏本傳元

校中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竟春未定院甫一

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會皆記議者服其敏帝常

曰卿為大夫趙宗儒之核事自正元六年領考功

下以為補職天

內外悉課中上殿最混清至宗儒黜陟詳當無回憚

左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正倫以過黜考

中丞裴郁御史中丞盧沼降考中凡入皆可以稱

中上者纔五十人上聞善之進考功郎中

紀雖孫樵書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譏益昌令不得上

考其辭云云

于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

而易于考止中上何也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上議

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

費不足遂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執如何曰

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

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則曰其政則曰某縣得上下

考某年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縣得上下

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代達

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于盜縣令得上下考考如此

邑民不對然易于亦已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

笑而去

下考而益以顯名

本傳德宗時城出為道州刺史治

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僅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

對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

於獄判官乃驚駭入謁

迺自宰相而下升降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

抑揚奮厲令人神竦本傳終當校考勅自宰相而下升

黜之上奏曰宰相使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司功

庖治所繫也方陛下散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驍

之心而天下之事一以付之使尸祿者未聞慰一首公使

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未聞慰一首公使

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賜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

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誅陷君於過俛與杜元穎等請

考中下御史大夫李崱左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

鄭覃等諫敗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畧當考

上下前考于筆不實筆以窮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

季同任軍者應考中下然項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

庶過考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
功考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之下皆
不能行而唐獨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矣且
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
噎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

人人無私而不可廢乎嘗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致疑於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閹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已上詳見選舉志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景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漢唐事箋卷之二

後集

大正三三三三

一

漢唐事變卷之三

後集

唐

內外官

唐偏重於內而亦有外重者

周書稱成湯之辭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

立政云成湯克用三宅俊其在商邑用云云

此言湯用賢

無方而內外之任各當其所之謂也當此之時豈有

內外輕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

諸賢言外任輕內任重者有馬周李嶠有唐休璟韋

嗣立有源乾曜張九齡嶠璟之論請選臺閣賢者分

典大州

今嗣立傳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嶠休璟曰

行非過累不得違請選臺閣賢者

典大州臣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

嗣立之論凡諸曹

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選用刺史縣

令

本傳景龍中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

筆

者乃親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廢下有司決至於

九齡亦謂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

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本

傳元宗時上言云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

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

冠蓋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

於內而不在於外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

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逐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

史雖有科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

不

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有遠者使無十

年

任外如不為此敗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有倪若水者自冗官擢方面見為下遷本傳開元初

出

為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則州縣之

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則州縣之

輕至於如此然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下至刺史
月俸猶千緡大鎮動加十倍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
入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間事也薛邕
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泌傳正元中拜
中書門下平章
事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
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
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在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
州別駕使府看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
者皆以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諸隨官間
劉晉增其俸時以為宜過與尚書門秦尚書先武分
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李臯為左領將軍求
座唐以六部及左右僕射擬之
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本傳走蜀謁元
宗由都水使者
遷左領將軍上元初旱獻臯祿不足奏自是之後外
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

官權輕之論不復見於史冊矣然唐之郡縣僚佐頗

與朝官相為輕重武德初李素立起授七品清要有

司擬雍州司戶參軍本傳武德初授七品清要有司擬

雍州司戶參軍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高宗時雍州司

士參軍韋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猶疑其非遷上官儀

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

議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藝龍過羽鶴鴛豈雍州

判佐凡乎時由縣尉遷御史者率以為常御史門云

唐初有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

開元中加二員開元初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為之

耳州牧上佐遠易太速盧懷謹且以為言本傳中宗

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惡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故書三載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鉤刑
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入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
其為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州牧上佐兩畿或
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諫以課最使未遷者傾

亦何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庸則唐之外官未可例以

為輕也以今州縣校之蓋相十百使馬周源乾曜處

此寧能嘿嘿馬周侍太常時言天下以人為本必也

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其選

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

又刺史多武夫入為中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

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

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乾曜傳聞元

八年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

大臣子併求京職俊才平任外司非平施之近始詔可臣

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示自近始詔可臣

方鎮上

唐初便有方鎮之萌其未必熾

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李翰行軍司馬

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

曲盡而處外之制何其踈廢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

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曰道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

五江南六龍右七淮南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

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兵制唐初兵之戍邊

十一日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龍軍一東軍等守

六日海陰柔威武鎮遠龍軍一東軍等守

日河東道朔方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

新泉守提一日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

西道瀚海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提八日安西道鎮

保大軍一屬莎都督一蘭城等守提八日安西道鎮

十九	十	百	府	道	幽	特	其	已	其	萊	經	南	五	源	緇	門	西
秦	地	六	六	益	冀	待	本	而	軍	鎮	畧	安	新	通	和	神	天
涼	理	十	百	雍	二	時	通	更	城	一	軍	南	安	化	合	策	成
六	志	有	三	梁	州	而	曰	曰	鎮	曰	一	柱	等	松	川	寧	振
渭	懷	一	十	二	之	張	大	大	守	河	日	管	城	富	守	遠	威
四	州	皆	四	州	境	爾	都	都	祀	南	江	邕	三	平	捉	威	安
藏	府	以	而	之	隴	且	督	督	皆	道	南	容	十	戎	三	勝	人
二	二	隸	在	境	右	河	高	至	有	此	道	管	二	天	日	金	緇
汎	易	諸	關	中	天	北	宗	太	使	自	平	經	捷	保	隴	天	成
計	九	衛	者	二	下	隴	永	宗	而	武	海	畧	為	威	右	武	河
府	平	一	在	府	之	右	徽	時	道	德	軍	清	等	遠	道	寧	源
二	一	二	在	六	府	此	使	行	有	至	一	海	鎮	軍	威	耀	白
十	九	九	在	百	皆	皆	後	軍	大	天	東	軍	三	十	戎	武	水
九	在	在	在	餘	極	極	此	征	將	寶	年	六	十	八	安	精	天
而	隴	河	河	所	邊	邊	其	討	一	以	東	日	八	日	彝	石	威
又	右	北	北	下	之	之	為	曰	人	前	萊	南	日	田	昆	軍	榆
皆	者	者	者	兵	地	地	方	大	曰	遠	守	道	劍	等	明	十	林
隸	不	不	不	志	之	之	鎮	總	大	防	捉	道	南	守	寧	八	臨
於	過	過	過	道	兆	兆	之	管	總	之	二	福	道	捉	遠	平	兆
	二	三	三	置	益	益	兆	在	管	制	達	州	嶺	十	洪	成	莫

衛將軍矣

兵志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隸以隸東宮六率

此何足以條興廢大致而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

則析而為二曰平盧范陽

平州宣龍軍屬平盧道餘十州盡屬范陽隴右

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

河都龍臨池屬隴右曰安西地理

志初治西州屬慶二年平蜀

魯置濬地岷陵二都護府曰北庭地理志本庭州

督曰河西

涼沙甘肅伊西七州軍為中都督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

曰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

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

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

流

官志十六衛上將軍從三品都督從二品所謂五

大不在邊者

左傳昭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緣邊置

十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匹通鑑

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口安西節度使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

人河西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八人河東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

五千入范陽節度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隴右節度治鄯州

兵七萬五千入劍南節度治益州兵三萬九千六百九十八人南五府經畧治廣州兵一萬五千四百人北外又有

長樂經畧福州領之兵五千五百人東京守捉兼州領之東牟守捉福州領之兵五千五百人凡鎮兵四十九萬

馬八萬而祿山遂以范陽反本傳天寶元年分平盧餘疋而祿山遂以范陽反為本傳天寶元年分平盧

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明年代裴寬為范陽節度使仍領平盧軍時太

平久人亡戰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睨久而去史纂豐范陽北號雄武城

峙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十人為假子教家奴善弓矢者數百九載乘河北道採訪使又拜

河東節度使既乘制三道當是時府兵之法既再壞意益侈十四載乃反范陽

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射騎兵志自高宗

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

稍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廼請

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取京兆蒲司岐華府兵及白

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

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又其壞

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

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兵志

實以後曠曠之法又初安張士皆失撫八載折衝諸

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

兵額上官吏而戎器駘馬錮羣糧並廢矣故時府人

自番上官吏而戎器駘馬錮羣糧並廢矣故時府人

人為重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辱罵足曰付官而六軍

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角抵拔河想

木扛鐵之盛及祿山反皆不能更此二壞掃地無餘

受甲矣折衝府掌領屬備宿衛

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

兵其兵志安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其後宗復命李

光弼等討之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

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驍

則逐帥帥強則叛上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

及其未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

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

子為殺大臣罪已安過乃去昭宗用崔允召梁兵此

誅宦官既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喻年當此

之時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

其時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

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以外兵定外寇豈

裂於方鎮矣可不哀哉以外兵定外寇豈

一旦而能集哉杜牧所謂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文粹

六衛云開元末愚臣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於是府兵內剗遣兵外作武臣二者適相值霸要知

府衛之法方備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

者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常壯而鎮兵常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射騎則可謂射騎變而為方鎮特未之考爾

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

府兵變而為射騎射騎變而為方鎮之兵盛

方鎮中

唐初無一定之規則致鎮使紛雜

人君創立制未論因革是非要必有一定之規能為可傳斯善矣昔者舜有十二州則十二牧夏王仍堯為九州則亦九州牧漢為十三州則有十三刺史此

所謂定制也唐乃不然唐之所謂道乃古之所謂州

初釐天下為十道又列十二道都督景雲以來創置

多端

官志團練使注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楊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兗冀魏蒲綿秦洪閩

越為中都督從三品當時為權重罷之唯四大都督如故

其所隸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四州

都督注乾元二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大今者領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代宗時刺史亦兼稱焉

日以其州隸于彼明日以其州隸于此其所領之使

皆由詔旨隨宣轉授亦無定名或謂之大節度或謂

之觀察團練之類是也

通鑑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為

右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又

官志注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使乾元元年改

曰觀察處置使官志團練使亦元年置節度使判

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云云其

所據之鎮或又寵以佳稱如謂之歸義奉國之類是

也

孫孝哲傳史思明使方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朝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

節度使秦宗權傳遣從諸軍敗賊於汝王彥威言至

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九防禦者四

經畧者三

本傳開成初為門下侍郎判度支嘗見文宗奏曰八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節可

不謹耶又曰至德迄元和云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皆仰度支又為供軍國上之古來

監司宜有如此紛紜哉漢嘗變刺史為牧又嘗變牧

為刺史矣然而牧則曰牧刺史曰刺史惟京畿乃稱

司隸

漢官志司隸校尉本注武帝初署持郎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

未有雜置如

節度觀察團練之無定名也宋朝亦有一道四五監

司矣未有隨時分配多寡廣狹惟其所隸如唐之無

定據也蓋太宗以英武之資平定天下而常有餘才其所建置法度開闔自如政為餘才所使爾使太宗之後復有太宗則亦未見其弊惟其不然是以當時莫不煥然可觀一再傳之後弊變百出而不能正此亦其理然也夫設官分職故以宰相下行尚書之事尚書卿監又上任宰相之權此所謂無定制也惟太宗用得其人故天下喜其人之是而忘其制之非若夫使不專一道故天下州郡今日隸于此明日隸于彼此非太宗為之而自太宗啟之向使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十道置使依倣漢初則美矣今又以軍鎮所在別為十二道以統之則是自無定制而何能

以及遠哉唐人大抵下視漢制以為不足法不知其
制度去漢遠甚先儒或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曾南豐文
唐之制度如是何足言舉此觀其末耳

方鎮下

漢兵權不專為是唐失在於專之

天下有二權政權宜專不宜分兵權宜分不宜專政
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反噬此善計天下者所宜
審處也昔漢掌兵之官皆名為尉三公有太尉官志太尉

公一人掌四九卿有中尉衛尉中尉秦官掌徵巡京

衛尉掌宮門衛郡有都尉都尉典兵縣有縣尉尉主

案察其名一其制定亦可為一代之良法也太尉之

位與丞相均見漢三公注而兵權亦不得專也周勃劫產

祿以得北軍而猶不得南軍

見漢外官注

是兵權不專在

太尉也而所謂南北軍者其數至寡下有侯司馬等

官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而衛尉中尉亦不得專故

內無握兵之重兵之大計皆在郡國內而宿衛取之

於郡國外而征伐亦取之郡國而郡國無末大之患

者以有都尉分其權也郡守都尉皆秩二千石

官表郡守

治其郡秩二千石都尉佐守典武職比二千石政權在郡守兵權在都尉而

郡國兵非漢虎符亦不得調發

文紀二年為銅虎符應曰銅虎符第一至

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此其所以無偏重之勢也

夫有其政權者不得有其兵權而兵權又散而不專

此所以為良制也至唐以三公與太尉但為宰相加

官爾而所謂衛尉中尉其實十六衛將軍之所掌也

隋置十六衛唐因之曰左右衛驍騎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監門千牛皆有左右計十六衛其

制無甚相戾故州郡都尉之官廢於漢光武之世漢官

志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八月省郡縣尉官而唐所謂州司馬者廼其職也

蓋漢以都尉為太守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

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

馬以副軍本傳肅宗時拜中書平章事時諸州悉帶

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刺

史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史之下長史從五品上司馬

從六品下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郡督府有行軍司馬又但

其屬耳官志上都督府司馬二人從四品下中府白

居易常為江州司馬自為壁記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

都督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文粹

居易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云云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萬官足以庇身食足

以給家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隱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

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而其兵在鎮

將權在鎮牧鎮將奪司馬之職鎮牧收刺史之權凡

鎮牧本自有兵權又兼總其隸州之兵權由是相望

內地各為之號其始為燕為趙為魏李懷傳朱滔王

七國並建國號用天子正朔釋日定約滔以祿山思明起燕俄覆城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

趙田悅號魏李納其附之者為蔡為齊吳元濟傳自

蔡四十并王師未嘗薄城下至元其終為梁為晉而

唐以亡南通鑑昭宗紀乾亨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

巢行營光鋒使背巢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

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退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

號梁建此其措置之失豈但末世之罪蓋其所從來

遠矣

漢唐事箋卷之三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四

後集

唐

郡守郡守權輕則有方鎮禍

方鎮之禍豈特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

郡守之無權爾原其所由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靈

五年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冠由刺史威輕且改置

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

牧之重自此始初置刺史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

官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輕重不相準成帝時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

史居州伯之位秉二州之統選舉吏薦至九卿所惡

史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綏和元年更名故

漢成帝時遂更為牧秩中二十石則嘗一變矣始時

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

退黜通典州牧刺史門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仕位者舉下三公三公遣掾史驗實然後退

黜光武即位用法明答不復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

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

司隸校尉漢刺史兼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

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舉則又一變也

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為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

也愈變愈重至于東漢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

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臣昭注曰昔在光武列

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屬有數猶身之使臂手之使指故能為卑相因端分維緝衆及周衰

政	伐	之	圖	冀	可	稱	有	所	能	母	其	既	察	六	本	之	弟	縣	其	稍
治	之	邦	皇	下	永	宜	憂	至	內	后	職	非	舉	條	無	徒	終	孤	并	競
或	畧	年	業	制	為	重	國	乎	侵	當	還	識	之	傳	窮	猶	龔	立	吞	
民	晉	之	漢	書	國	牧	之	孝	諸	朝	遵	治	勤	車	之	慄	諸	獨	豈	廣
之	太	命	於	燕	本	伯	心	靈	侯	多	舊	之	未	周	計	慨	呂	王	非	邦
事	康	受	殘	朔	故	謂	專	在	莫	以	制	主	生	流	也	發	之	即	植	國
任	初	之	滅	禍	劉	鎮	懷	位	敢	弱	漸	故	陵	匪	孝	憤	難	以	之	侵
之	武	鐵	禍	源	瑋	歷	狼	橫	入	守	得	無	犯	有	武	謂	漸	期	有	爭
諸	帝	之	乎	制	益	萬	據	流	伐	六	自	取	之	定	之	千	剖	仆	本	通
侯	亦	重	此	南	士	里	之	既	豈	合	重	焉	之	世	末	里	列	漢	使	懷
郡	疑	假	及	郊	造	拔	抗	劉	強	動	路	祖	帝	繞	置	威	以	因	然	略
守	其	之	至	天	帝	奸	論	焉	弱	海	茲	中	始	數	利	即	減	循	或	猶
漢	乃	都	後	祀	服	植	昏	偽	支	潰	以	興	改	百	史	古	大	雖	秦	歷
末	詔	督	代	地	曹	筭	世	偽	支	潰	以	興	改	百	史	古	大	雖	秦	歷
四	曰	之	任	曹	筭	筭	世	偽	支	潰	以	興	改	百	史	古	大	雖	秦	歷
海	上	威	寄	公	峨	峨	焉	為	置	而	降	于	政	為	望	科	強	不	預	數
分	古	開	滿	按	袁	一	愚	身	素	八	彌	於	本	望	輕	非	國	權	革	年
崩	及	之	廣	究	紹	時	主	謀	望	方	歲	復	始	得	法	不	慮	後	分	置
因	中	征	委	遂	取	豈	盛	非	之	年	約	大	有	過	安	安	子	嚴	安	子
吳																				
蜀																				

今自擅宗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
一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故事出頌
詔條入奏京師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頌
此經久之制也其使省州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有
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續繼牧鎮愈重據地分爭竟覆有
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司廣袤兼遠爭
強虎視之辰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蕃兵之權挾
董司之力逼迫伺隙奪幼冲其甚者臣主揚兵骨
肉野戰末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致
雄京有銜壁之痛秦臺有不守之酷邊裔通與凶
吏起虜滅羣黎流禍萬里堅冰所漸緣茲蟲鳴呼
後之聖王必不滯斯跡靈長之憑終當有神算不然則
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神謀方甚於
後郡守之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首
亂而爭權卓拜紹為渤海太守關東諸郡起兵蘇峻
元溫効尤而跋扈自晉至陳擅伐之際多由於此太
宗之興豈不知剋革斯弊而猶踵其故敝哉蓋嘗易

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

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

如使持節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

魏晉志有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以下

假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使持節同前假持節唯

犯令者戮是以古所以重持節者重太守此其重之

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位

崇重不為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先為之極至

于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闕蠹而益滋其橫且唐

制刺史見都督府必抹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令

狐垣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

本傳垣刺史齊映為江州觀察使按部及州垣輕映後出先

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

三

步

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摘垣舉此則假

奏前刺史過失不宜按部貶衙州別駕十年此則假

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額停

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楊綰傳綰言舊制刺史被

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使得額停刺史威權外移其刺

史不稱職若貶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

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秦宗權傳薛能蒐兵淮西而

許軍亂殺能宗權為許牙將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

蔡以叛周爰代能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史

領節度即授以州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史

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本傳上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

杖然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守

日輕則方鎮日強是無足怪于時制者亦知其弊而

思所以掾之故林甫言莫若使屬部刺史得自為政

則風化可成然其言已無及矣而時又不能行則方

鎮之強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為古先王大制度自堯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五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衡之禍至于宋朝而後定

縣令 今職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

周禮載師職云以家

邑之田往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鄭

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而其家臣謂

之宰與今所稱令略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

又自漢初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

漢志尚書郎公遷為

縣令又尚書令史未嘗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

然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

其名位僅又與家臣同爾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

國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土而同
謂之國皆自達于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郡與縣異
不得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不得與之同體然而謂
之古子男國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內方
千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見記是為千八百有九
十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
地理志考若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當與侯伯同蓋不啻

如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刺史秩四品下縣之大者其

令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中州刺史正四品上下京縣

令正五品上畿其品秩相亞則可以視子男之於侯

伯矣柄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令得專焉故張九齡

言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本傳元宗即位建言昔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况六合元之

衆慙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九親於

乎人者言其生殺之權均也杜牧作朱載堦循制詞云

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

殺者蓋守令同制授也又九齡欲行辟舉之法請守

令精覈其人然後送臺

本傳建言云夫吏部尚書

知人如知人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

資配職為人擇官初無此意故時人有不平配之謂官

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敵在於是考才行可入

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富選者使考才行可入

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周衆寡為州縣則其

殿最則州縣謹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無繁矣則其

視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視古子男之得以君其國

其權任亦同也韋子岳由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

本傳

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長史舊別駕也官志注

耳改丞曰別駕為長史高宗猶居令下則權任可知矣然皇

甫提謂廬陵古大縣有地三百里今日趨州衙退祇

承錄判將校文粹廬陵縣廳堂記云今州之近縣當

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

竹鐵石之贍殖邑匪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

楊故官人率以貪敗臨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

理其勢卑乃如是故論其疆土品秩生殺之柄則可

與子男同論其所係屬僅與家邑之臣同一輕一重

不得純乎古矣唐名臣請重縣令之職或言今吏部

補縣令如授一尉或言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

清望官當先選部刺史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

策

通鑑開元舊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

策

甄城令章濟詞理第一

此其所自重者政以其權自不輕爾與

之以重權而輕其選不可也然縣令之權不可以過

重亦不可以過輕過重則自恣如段簡之殺陳子昂

子昂

傳聖歷初以父喪解官縣令段簡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畧捕送獄死此

豈可縱過輕則無以戢奸今縣有唐之輕無唐之重

五刑得用其下二等耳頗嘗有挈其肘者况復論古

子男之制歟

選舉

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
中正四變而為停年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

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

亦最為盛

選舉有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

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

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

開元禮有進舉有童子云云最大抵衆科可為後世之

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爾

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

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

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

選舉志不錄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

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

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者文敏長

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

部集閱而闕于考功員外郎試之中宗二十四年遂

移於禮部以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

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

漢注

要知本末具舉

此其意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

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然而舉之於郡國而任

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有罰

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循私忘公之弊已

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牋

奏

本傳順帝時建言今孝廉年不過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云云副之端門以練其虛實

一

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張衡且抗

對以議其非至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

為限是為棄本而取末

通鑑順帝紀云洛陽宣德亭地折帝乃引公卿所舉淳樸

之士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學

文法辛卯詔曰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而胡廣亦以

為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何之政非必章奏魏氏之

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

初元年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鑒識者為之區別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

行為先而其弊乃至純任閥閱不論賢愚通典云其

者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或自五退

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是知其閥閱非復辨

其賢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鑑晉武

以吏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舉中正州

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

則降之吏部惡之以補百官行之沒久中正或非其

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其

意榮辱在乎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於損政

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

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
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也
晉宋循襲莫之革

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
通典云南北朝

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
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然其流弊之甚歷

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

本傳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舉免黜
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舉迄

于永嘉多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循其區區之名也

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

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而求其博
通典崔亮答賜

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云今熟人甚多又羽林武夫崛起而不可書計官員

甚多不可普用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皆以

停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升踵而行之史謂魏之

失才自亮始

北史本傳時應選者多史部尚書李韶

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

為其斷沉滯皆補其才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也銓

而行之魏之選

然其法亦因時掾弊夫豈得已哉崔

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

選舉志開元十

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舉必與格合

乃得銓授限年踰給不得踰越於是久淹者皆便之

聖謂之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

甥劉景安書亦以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

亮傳時

安上亮書云商周以卿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

廉唯論文章不博沙汰之道立中正求精屬當銓衡宜須改

絃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有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

勳行哉亮後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

弊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吾亦

擢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隋皆所以求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群為中正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弊始革自左雄為課試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制乃行陳黯曰進士科目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真知言哉

選舉二

事體與古殊固宜多弊惟考績當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効官武

閱守禦

薛登傳武后時選舉溫甚乃上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以淳樸為先彫

文為後

後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脩為閭里所推舉然後府寺交辟今方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

固已驅馳寺府之庭出入王公之第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願降明制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教官武閱守禦云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云則貪競之路消矣

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史唐

作劉曉高宗上元元年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曾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以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第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闕理

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文粹條奏選舉疏今之取士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

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及禮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吏當以禮待之試其

所通之學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將牒

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道理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

文粹謝相公書云云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
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辭房杜雖賢不能變齊梁之
弊是則風俗好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
之士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隋
氏尚吏道貴其官人故其士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
其理此天之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云
云故吏道之理天下云云奔競而無廉耻者各有旨義著
耻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
于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
亦不足以為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
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
長則天子所自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
之時四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脩
其德行而書之卿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
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

遂之官下視所隸什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

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

自辟除

魏元同還舉疏接唐舊史云秦州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革車諸侯得自置吏四

百石以下

其輔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常歲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晉魏始歸吏部

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

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和

帝時丁鴻

奇議凡率口之科皆有階品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

二歲一人

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五歲以下三歲一人不滿十萬

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

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

不許擅授

官志皇子封王注漢初立諸王因項羽之置地廣千里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

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為置丞相
自署不得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

曹者

通典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
賈官分名州郡下及卿官多降中旨故有勅用

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
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至于隋

制則一命以上之官

皆由廷授

隋百官志周齊以來
州郡縣職自州郡

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
知時事直謂之卿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

殿最刺史縣令三年
一遷佐官四年一遷繇是歲運動以萬計而後世爵

祿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憑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

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

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

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

制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
宋朝此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
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為考績之法而徐考其
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
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
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箋卷之四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五

後集

唐

選曹

唐選法有六處復漢辟舉亦難

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權悉歸於吏部

通典牛宏為尚書高構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矣又注云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已多為吏部所授至齊一而唐承其制不能彌縫其闕更張其弊切歸於省司

是以論者不滿焉唐之選法起於孟冬終於季春

通典

云云又選舉志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以十月會于省云云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眾請四時注擬十九年馬周以四時選為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天下之奔走於京師秋而往春而歸歸裝未解而

選期又至是以遠者不能至貧者老者不能至至者

不能歸其患一也其選法與禮部無異自五品而外

更歷之久亦不能免志五品以上不試上具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以三

銓三注三唱而後庸有顧望而不屑就者此為患二

也凡選無定員雖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魏元同疏

云諸色入流歲以千計又無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

定限選集限至什不收一則有十年不被調陸贄

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

員稽選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歲一調吏

或累歲不補出身二十年而不獲祿者通典開元中

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

者復作循資格凡官罷免以若干選而集則有差

此其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決於一二有司之

目察其貌言考其書判志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

體貌豐尚二曰言辭辨正三

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試觀其書判任公

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而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於請托

縱橫偽冒百出志高宗時張仁禕改造姓歷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課之法密其後仕者

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場為官者有接承他名

而參調者有逮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

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

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猶不能禁大率十

人獲積一官其餘無足恠也此其為患四也唐都長安

每歲常轉東南之運以足饋餉食貨志唐都長安而

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今也進士雜流動以萬集

僕馬之數又倍於是匱耗地力孰甚於斯此其為患

五也又其涖官率以四考劉祥道請舉選六事五曰

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及其秩滿理年即遷

請自今四考進階八考聽選

限以歲數乃得選集

勞志凡官必四考中上進中上進年

以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

官三品以下選改不更選有納課品子取文武六品以下

部納課十三歲而試一等送吏部二以上每州解上兵

納資二歲四等納納三歲納已復試有視品國官府佐

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以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

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得失之際又不可必去位

者顧戀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縱無堅重之操此其

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諸臣極言其故而求所以

革之方皆以為莫如復漢辟舉之法高宗時魏元

命伯圖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漢制諸侯自置史州

郡掾史之屬皆任牧守今選者親多爾少遵周漢之

規以分吏部選帝不納又武后時薛謙光言三代選

士詢卿閣之譽漢世之士有自脩於家然後府寺交

辟方今舉人元非其本請寬年限以容簡汰又志云

署置多由請托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吏部此矯時
懲弊之權非經國不刊之典今吏部之法覺矣請六
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天
子雖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設不能用
漢初風俗質古郡國守相得自辟舉中葉之後猜疑
交作拜徙如流則既已不可行而況又其後乎夫不
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今其郡守數
易不如漢權任不如漢漢以二千石而下委之選除
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獨於辟舉欲循漢舊不亦難
乎夫自漢武以來極力以收郡國之權至隋而後盡
豈其能一旦復散之耶故辟舉之法雖善非復唐所
能行也宋朝循唐選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
法之患似過直云

貢舉先言凡數繼論請托

高宗時劉祥道言歲入流千四百通鑑顯慶二年祥

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入流之數過千四百雜色入

六十五員望有虛革既而元宗時楊瑒言流外及諸

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本傳唐興二監舉

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修固無多少之

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

諸色仕者每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浮虛之徒

與先王禮義非得是唐科目取士不及雜色入流之

衆也然唐取士之徒又有二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

縣曰鄉貢而瑒言明經進士百人二監生千百數當

選者什之二而得第者無幾是言生徒不及鄉貢也

進士科不過三十人

志先是進士試詩賦時務策五

知貢舉上乃以歲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

和八年復試詩賦罷進士歲論文帝時至內出題謂

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故杜佑言進士

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一二通典有甲乙丙丁四

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一下第進士惟一科而已其進士

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十一

二是進士不及明經也生徒不及鄉貢而進士不及

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

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寶應移之禮部通典元

二十四年制移貢舉禮部以侍郎掌之注舉人舊屬

考功員外郎因李昂為舉人詞賦帝以員外郎望輕

遂移貢舉於禮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

不惟預知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也亦可預托之

貴者以勢托富者以財托親故者以情托此豈復有
真貢舉者故有因權勢以相侵奪如牛李之黨由於

錢徽典舉之日

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托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

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巧取士不以實由是宗閔生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植黨以相磨軋凡

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

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年於是又有畏

嫌自私而矯時以為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

矣如韓退之之序齊暉是也

韓文送齊暉下第云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

藩于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是用

連枉齊生生日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將俟時

有嫌於富而不得舉者矣如柳子厚之與王參元

書是也

柳文與參元書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具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

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師之人蓋言足下家

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

白得之心蓄之銜忍而出口以公道之難名幸而
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而強之者以為得重路幸而
不出於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
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由則通榜取士弊且以此然唐
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
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杜牧之第緣吳武
陵武陵傳太和初侍郎崔鷟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
道長樂博士武陵最後至謂鷟曰君方為天子求
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指為鷟請之乃杜牧
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
武陵請曰牧方說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鷟已得
其人至第五鷟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
鷟曰如教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商隱傳今狐楚帥
牧果與等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河陽奇其文使與
諸子游歲其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銓知貢舉
令狐綯雅善銓譽甚力故擢進士第銓宏農尉盧

肇之第緣李德裕托每類此亦何惡於托哉

貢舉二

唐重儒科故多得人而與漢異

唐志謂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其得人亦盛然嘗論之以唐貢舉之員數較之他流則狹矣以唐貢舉之條式較之於宋則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狹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別公望之屬抑有自來故雖狹且疎而猶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韋貫之嘗言禮部侍郎重於宰相憲宗詰其故對曰為陛下東宰相者得無重乎

本傳改部侍郎所取士

抑浮華先行實于將流競為意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而為

者得無重乎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招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

不可悉數則知其時待之之異選之之重有在於是
而其奮然於事業為國明臣者多出於其間前世所
無也杜牧言國家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
多科第人也文粹上宣州高大夫書云自去歲前五
年執事者上言云科舉之選宜與寒士
凡為子弟議不可進某切惑之科第之設祖宗所以
選賢也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治則國
朝自云云因歷數其人謂郝處俊來濟上官儀李元義妻
師德張柬之郭元震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劉幽求蘇
頲父子張說張九齡張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
才傑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時而止聞尤有遺
者以此見唐史稱得人之盛非虛語也嗚呼自漢初
開基所與共成功名者皆屠販之輩其後臨危靖難

開邊拓土亦皆武夫勲臣而儒者未聞其人故世謂文章之士吳懷無能但能誦詠古今不足以臨國家大計由漢事言之固然也若以此為通論則未為愜蓋自三代之法壞漢興不能復古儒學散失未易收拾其所取與固應止此而其所建立者雖功名之足尚亦釁累之不少由唐數公言之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皆聲名俱榮終始無缺安劉之功能為周勃而不為其少文立宣之節能為霍光而不為其無術杜牧書部廣俊為宰相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非陛下之有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時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上官儀召元義助處俊廢武后張柬之年八十為相公主謀佐元宗幽求與元宗徒步諫韋氏廢太平

正子相武后酷吏中不失其乃知詩書禮樂造士之功

如此其不可誣也蓋古人之法至是盡變而古人之風至是稍還以至於宋朝專以文章收置天下之士取之益廣選之益公待之益優而其功視唐世又益過之如慶歷之盛同時輩出非杜牧所能枚數也若可以掩漢世儒者之羞追三代得人之盛豈不由上之人以是待之而下之人以是應之其效固如是哉

任子

詳言任子之器而重儒術

昔漢世祿之法雖廢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子時

王吉請除任子之令

本傳宣帝時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今

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魏晉以中正取人通典

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右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其實純

以閥閱為尚若考之往古則世臣之選豈外是乎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為先反以門地相高是致名實背

違所以未為公論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

為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時劉祥道所言

雜色入流者謂三衛番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

品子兵部散官此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亦不少

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

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祿仕武德正觀之初其等有

七人所共由也官志親衛之府一勳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凡五府每府中郎將掌領三

上六	亦人	有二	執品	衣以下	仗身	後有	皆白	納直	課執	親衣	事皆	帳中	男為	亦納	課五	品以
五柱	人國	設領	軍二	領品	以二	品上	職事	九十五	人嗣	王領	三品	職事	八人	上柱	九人	國
開府	二品	儀同	三司	百三	十人	嗣王	領三	品職	事八	人上	柱九	人	國			
子為	帳親	事帳	內納	錢以	六品	七品	子為	親事	錢以	八品	九品	以				
品以	上乃	給而	以品	官之	子為	之	食武	志光	宅元	年						
廉者	故流	三外	衛雖	鄙不	數年	給祿	所謂	親事	帳內	者文	武三					
上者	數千	人宿	衛及	率府	內無	及城	門王	府執	仗親	事每	月番					
子若	孫補	諸衛	及率	府	內無	及城	門王	府執	仗親	事每	月番					
率府	數千	人宿	衛及	率府	內無	及城	門王	府執	仗親	事每	月番					
衛及	率府	數千	人宿	衛及	率府	內無	及城	門王	府執	仗親	事每	月番				
官五	品子	若孫	數千	人宿	衛及	率府	內無	及城	門王	府執	仗親	事每	月番			
二品	三品	子補	親衛	二品	曾孫	三品	封及	國公	子補	衛及						
以名	簿上	下大	將軍	而任	以職	武正	觀世	重資	蔭							

子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庶臣之子士之兵部納課三十歲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具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資納足而復試量文武授散官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宏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郎百三十人供郊廟之役太廟九室有長二人以主櫜鬯置菓鉤鉤又有疊洗二人郊壇有掌座二十四人以主神御之物皆禮部奏補凡室長十年掌座十二年皆授官祭享而員少兼取三館學生更一番老戶部下獨符成一中考諸署所擇者太常以十月申解禮部如貢舉法帖論語及一大經中第者錄受吏部注名集散官否則番上如初六試而後授散官

凡此皆唐資蔭之目也方劉祥道上奏時會中書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弊廼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勲戚子進取無他門遂格其後

魏元同亦言貴戚子弟一皆早仕勲官三衛不待辟

舉非先德後言之義

本傳永淳元年上疏云臣聞在官者不可無學今貴戚子弟

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所謂胥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則入官然後

移家事國謂之進德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丑

非先德後言之義則唐任子之濫亦可謂時弊矣然楊國忠

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怒典舉者達奚珣聞之大驚

遂置之高第俄與珣同列

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即達奚珣進子無

往見國忠國忠方朝既見無喜已而問珣當黜誰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累革所賣珣大驚耶致

與珣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

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而選為輕而唐之得人於科

目為盛正賴此爾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本傳吉甫子少

力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廼言朝
以蔭補校書郎文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為史臣所誚宜哉運學志
卿子弟雖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厚仲兄弟則比貴
勢妨平進之路昨出視知至鄭模等抑其太甚耳有
司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
放子弟皆有才不取應舉臣無名第不敢非進士然
臣祖奉太宗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自後家不
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
之德裕之論偏
異益如此者

漢唐事箋卷之五

後集

漢唐事變卷之六

後集

唐附通論周漢

口分世業

井田所統者近太宗欲通縣字難哉

自秦廢三代井田之法未二世而漢興去古未遠宜可講復而卒不能其大儒如仲舒孔光之徒亦不敢以一言及之第以限田名田之說以救時弊至王莽一切規復古制奪富與貧而百姓失業至於巷哭傳莽始建國元年莽曰古者一夫一婦田百畝前在大農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時則有嘉禾之祥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爵田與九族隣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取百井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其後荀悅講論其故以為高祖光武之初土廣人稀宜可為而不為今欲為

制度張本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不得賣買本使

帝十三年六月詔除人民租且古者什一而稅然為

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豪

富強人占田踰多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鰥

豪強太半之賦官家之患優於三代豪強之暴臨於

亡秦今不正其本而務租稅適以資富強也考武帝

仲舒常言宜限人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人田不遇三十頃雖有制率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

夫平田之制不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多也若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布列在豪強中而革

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

悉脩井田之制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井且為制度張本不亦

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不異其致一也而仲長統崔寔又為徙民之說即長統獻帝舉為尚書

今遠州之民或相去數百里或數百十里雖多山澤以相數可居人種穀老馬當更制其境界明版籍

崔寔相帝時論世使宜數十條曰政論云云今當大

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謚亡秦之俗遵先
王之風秦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帝之爵立井
田之制若不然則多要皆依倣古制而彌縫之其於
為累而已召拜議郎
井田之制未嘗以為後世之可行也唯唐為口分世
業之法廼得古制大端攷其所由則基於後魏孝文
之世初因州郡之民年儉流移浸失本業數君之後
始返舊墟尋其廬井假冒陵奪靡所不至於是李安
世言於孝文莫若因而均之世通鑑齊太祖紀魏李安
多為豪富所占奪今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
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
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述使者巡行
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
十畝限止四牛新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
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役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

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常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

費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周付費者坐如律後又立黨里鄉三長定民戶籍

隋仍踵其故太宗之興正如荀悅所謂高祖光武之

時也而又因前人之規畫而為之經略此宜其足以

為一代之良制上追三代之盛而下貽子孫千百年

之基上注周文伯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野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

口五畝以下宅三畝有室者四十畝丁者四百畝北齊給授之令仍依魏朝每歲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

授丁老而退不能賣易武成帝時京城四面三十里為公田其百里外及州人一家受露田八十畝婦人

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隋文帝令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多

者百頃少者二十頃其丁男中然行之未幾而壞男永業露田並遵後齊之制

不旋踵其可惜也議者因是論其制之不合者以為

太宗惜此何其過謬哉昔者三代之世天子所以自治者甚狹而其所以治之者甚專王城之外二百里為鄉遂鄉遂之外為都鄙則以付之都鄙之長都鄙之外為邦國則五等諸侯分治之而天子所自治為之聯其鄰里比閭使之相受相保者鄉遂之民耳師族五家為比四閭為族使之相受相保以受邦職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以歲時稽其人民而稼穡之田野教之其夫家之眾寡與其登耗之數皆可歲比之鄉師以時稽其夫家眾寡大夫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族師登其族之夫家閭胥數其閭之眾寡此鄉官也遂師以時數其眾庶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鄙師以時數其眾庶鄙長以時校登其夫家之眾寡此眾寡里宰比其田土之廣狹肥磽所宜升邑之眾寡此遂官也

降更易者皆可家數其閭閭細民皆得以登進於天

子之庭其鄉大夫所以臨治之者皆居相接而朝夕

相與周旋者而其王朝大臣又皆世守其職見其國

事如其家然若此則安有籍不時定升降失實之弊

哉今唐為授田制盡使合古而其衆寡登耗進退之

數不能不責於官吏鄉升之縣縣升之州州升之朝

不能不取信於簿籍食貨志凡里有手實歲具民年與地闊狹為鄉帳鄉升於縣縣

升於州州升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而外之官吏更易不常

遠近之相隔新故之相襲豈無隱欺之患哉如此而

能無弊者非但能復漢人之所未復并廼為三代之

所不能為也按唐令受田每年十月里正預造簿縣

令總集應退應受人對共給受食貨志唐制度田以步闕一步收二百四

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
 為中二十為一為丁六十為一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
 以上者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餘授
 有差永業之田植以榆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數凡
 收授皆以歲十月注凡脫戶者有禁浮浪者有禁
 民田收授縣令給之凡脫戶者有禁浮浪者有禁
 志從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聞
 月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諸縣皆有禁占
 田過限者有禁以志凡民田已賣者不復校死
 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比州武德初文武
 品十項三品九項四品七項五品六項六品四項
 品三項八品二項五項十畝九品二項皆給百里
 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
 衛千牛衛身左右太子千牛衛身並有職分田親王
 以下又有永業田百頃職事散官隨品高下各有
 分斛免者追田除名者受口分田粟爵者不別給
 內九品以上口分田終其身六十以上停免私田
 凡給田而無地者畝給粟二斗正稅十一停免私
 浸漁百姓者詔官司應田授而不授應課農桑而
 給逃還貧戶

課者有禁

如志自制中官吏考課以課家少考此其如增戶法失衡導者以減戶論配

此其

文非不美也言之則可聽書之則可觀然而古人行之於二百里之間者今取而行之萬里之遠其弊也戶部歲以空文上之見後祖亦無惑焉爾大抵古人創法要使後有僻王而行之如一日者其制定其事易也今唐復漢人之所不能復而為三代之所不能為則是安能而論者廼於其制度之末議其一二不合者以為壞端此之謂不知本

寬狹鄉

雖後寬鄉而啓其膏肓非是

古之天下後之天下一也地之有廣狹人之有衆寡以彼較此不能均齊如一古何以異於後世哉至唐

授田乃為寬狹鄉之制古人所不論何哉古者受民之田田以畝計而有間民者豈非餘夫之外亦有不給者耶民以口計而得有加田者豈非土廣人稀常有餘地耶大率附都邑之民常多遠都邑之民常少古今一也故六遂之民可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者所以優遠也遂人以頌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一廛萊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優遠而已必優遠者遠民稀近民稠此其寬狹鄉之喻也然而古人處此而易為力者孟子不過欲行於五十里之滕周人不過致力於鄉遂二百里之內而止故曰易也自漢以來天子之所

自治者既廣而戰伐相侵虛實不常而漢無他經制
顧常有徙民之授今唐為授田之制則宜於此致詳
焉故唐之法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而狹鄉工商不
給食貨志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
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
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所以優寬鄉也徙鄉者得
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
賣世業而自狹徙寬者得併賣口分志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
得賣世業田自狹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亦以優寬鄉也四方降戶與
奴婢之縱為良者皆以附寬鄉志四方降戶附於寬鄉浮民部曲客女奴
婢縱為良者附寬鄉狹鄉不許耕占過限寬鄉則弛其禁亦以
優寬鄉也此其恩之非不周也惟其不能禁其自鬻
則他日之貧富之相遠有不能免且彼豈不知鬻之

害而固啓之耶為其相調相保之法與夫奇衮游惰

之禁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黨為州使之相調比長掌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衮則相及

也

通作周

古人近施之二百里之內不能遠施於千

里之外則民生不能無貧貧不能無鬻要知封建不

立畿甸不分井田之制未可復也以天下之廣而欲

制纖悉之末於廟堂之上雖堯舜不能則其制度之

失君子無泛議於其末而移咎於其後

祖庸調上

通論周漢唐稅賦

周家有夫稅有家稅夫稅者田畝之稅家稅者車

徭役之所自出也蓋司馬法百井之成

司馬法云

為畝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

屋三為通

通十為成

成

三分去一為

周禮六十

井

井

井

井

四井之甸甸主於田而夫稅出焉成運於家而家稅

在焉

司馬法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百為井

方千里

有稅有賦以足食賦以足兵兵車一夫夫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稅者漢所謂稅而家稅者漢所謂賦也稅給郊社宗

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賦以供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然則二者

之分其猶古意哉然漢祖什伍取一或三十而一賦

有二有口賦有更賦口賦人百二十為一算更賦者

止卒之更以月代邊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行者月

為錢二千日為錢百

見漢祖賦注

王莽以為漢祖雖輕而

賦為重困

莽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率有吏賦罷癰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訟獄名

三十稅一實其言亦不為無據也雖唐為租庸調之

法亦有所取焉租出於田田百畝為粟二石志凡稅田者丁

歲輸粟二斛斛謂之租調出於家為絹二疋綿三兩綾絕二

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志歲輸銀十四兩謂之調庸

出於身為役歲二十日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志用人之

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為絹三尺謂之庸有

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

役不過五大率唐所謂租猶周漢之夫稅其所謂庸

調猶漢之賦而周之家稅歟雖其輕重之端或彼或

此之不同要亦不出夫家二端通而言之亦不甚相

遠也蓋漢筭輕更重唐庸輕而調重而其為租則漢

唐視周皆為輕不及什一也夫民之有常產以受田

為本故聖人制法取以什一而謂之中正漢與唐輕租而重賦漢租二十而一唐百二焉豈不過輕哉而

漢賦以錢唐庸調以布帛變而為兩稅廼始以錢而

百姓弊苦

楊炎傳德宗時以炎為相言於帝曰先朝

從之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造成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事開邊成者多死遠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課免於上賦增於下是以天下為浮人鄉居地者百不四五矣乃請為兩稅法以一其制凡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教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帝善之使喻中外議者沮詰以為輕改帝不聽
陸宣公以為錢賦非古也
食

志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二曰先王定賦以布麻縑纈百穀稅人功也又濯夫物失貴賤之平交

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益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仕下然則稅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

所為者祖稅取焉官所為者賦給焉國家若令稅
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葛膏禁人踐踐而以錢
為賦今兩稅放筭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
稅折供雜物歲月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云
云此供多人抑嘗考其故計口率錢實自漢始良由
力不給也

其時以錢為俸故不得不以錢為賦夫王莽始以為

非而用周官夫布之說漢食貨志莽詔周官稅凡民

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布浮游則賦之

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

用布帛寧不開端於是廼知法有便民亦未可以人

廢也夫唐末嘗不以錢為俸食貨志太宗十八年給

脚為京官俸料其後又薄畝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

收息給俸尋專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

三十緡一品月八十食料一十八而不以錢為賦是

以有任子納課納資之目有令使捉錢之弊正觀十

置公廩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提錢史每司九人
補於吏部所主錢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息錢四
千歲滿受官談議大夫祿
遂良上疏論之太宗遂罷
言復古於後世求其純而
不雜豈不難哉

租庸調下

太宗賦輕於古而役重正可相權

孟子曰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
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
離此三征者即唐之所謂租庸調也租以粟調以布
帛庸以役豈非所謂用其三者乎由孟子言之不祥
孰甚焉而唐以為良法且稱盛治何哉曰彼以三用
之而其實不及其一豈不可哉且田以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之收平歲出米五十餘斛

食貨志田以肥瘠高下豐耗為

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

五十餘斛之米約當粟百二十石而租

粟止於二石是一百二十而一也而為庸為調又視

田之登耗為之蠲免食貨志凡稅斂之數書于縣門村坊與衆之稅斂之數書于縣門

考免其租桑麻盡者免其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畝獲早晚為差調庸書以八

月此其厚於民三代之所不如也然則太宗所為取

於民合是三者而其輕不及什一有十數倍之損豈

孟子所謂貊道耶告子然則孰孟子之說以議唐制

亦有過輕之論而已矣唐人稱租庸調之便如陸贄

詳於奏議宣公奏議六條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調其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

固有一田則有租有庸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自史兩稅耗竭

編氓日月滋甚其二曰國家如杜甫白居易形容於

卷之五

歌詠者不少

杜德昔歲元全盛日小邑儲藏萬家室稱未流指粟米白公私倉庾俱豐實云

云百餘年間未災受叔孫禮樂蕭何律宜開一緡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白國家定兩稅本意在優人

厥初防其淫明教內外臣稅役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素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役役以求寵歛索無冬春

織絹未成足緣絲未滿斤里正迫我納不許暫送刈云云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

塵為獨李翱平賦書其說乃不然謂百畝之田取粟十

石其田間植以桑為畝百可為桑五十功取帛五疋

然則百畝之收粟加其十之八帛加其五之三謂是

合於古者什一之制

翱序云秦滅古法墾井田而夏商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翱是法以取可行當世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有能行之者云云

翱之說於古

為合於時為輕於太宗為重豈其傷時重歛以為正

觀之法不可驟復姑從中而為之制耶抑其意於太

宗自有不合猶孟子所謂輕於什一而不足取耶夫

太宗之法於田制為近古而厚於民豈其可非者耶

且夫言稅法於漢唐之後豈宜以輕為譏哉何者彼

其所以取之有在田賦之外者漢以更賦為民病則

輕租未足以償之爾唐之力役歲以二十日為率是

七倍於古矣周禮先王用民歲不過三日餘見上其為法以丁身為本

按開元詔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志

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

以避征成廼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待丁考者免徭役迹其故豈不由

丁口增多給田以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之歟唐

人之苦於力役又非一端當太宗時猶不能免馬周

疏言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弟至道
路相望雖加恩詔而營繕不休有司徒行文書曾無
實事本傳正觀十一年上疏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
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
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
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
姓頽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是又奚啻七倍於古
哉則其租輕也亦未足以償之而已嗚呼言稅法於
漢唐而以孟子為準以輕為譏果不可也

漢唐事箋卷之六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七

後集

唐

府兵上

始時優而榮後世勞而辱所以敗壞

唐制人授田百畝所謂府兵者歲不過免租稅二石
調絹二疋綿三兩庸絹一疋有半而其服役於公家
終歲不得息又備其弓矢器用馱馬鍋幕米麥之屬
輸於官以待征發兵志士以三
百人為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
十人為火火有長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馬布幕鐵馬盆市槽鍊鑿
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
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麥飯三十胡祿橫刀礪石
大觿遺帽襪囊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
并其介冑兵器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出而給之
其畜上宿衛者唯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二十為兵
六十然則為兵者何樂乎是當其時蓋有願而不可

得者此何故也夫人必有所甚苦而後有所甚樂唐

人所苦者征戍者爾而其樂夫府兵者何也按唐制

三衛以月番上給兵志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

五百里八番三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間

留宿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番外

亦為十三番皆大臣公卿子弟為之蓋起家之良選也

又按兵志元宗時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

制若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資隸軍志元宗以萬騎

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

宿衛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納資隸軍分月更上

由此知唐世宿衛皆優選也正觀五年皇太子將冠

有司請追兵以備儀仗太宗曰今東作方興妨農事

宜改用十月通鑑五年有司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

用十月少傳蕭瑀奏按陰陽書不若二月上日吉山
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
與吉會農時最
急不可失也則當時之優恤府兵也如此夫良家

子避征戍至於納資隸軍則其征伐之重常人之所
困苦不言可知也為府兵之優而為宿衛之榮如此
則當此之時其願趨之者固其宜也然當太宗時魏

徵上疏已有正兵番上復別驅任之諫本傳十漸云

霜早蠶內戶口並就蒿外扶老攜幼往來數年卒無
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字故死不相賣也此者

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雖
正平番上復別驅任市物強屬於道適子皆望於途
脫有一谷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
前日之帖泰此不克終十漸也則太宗雖勤勤於

撫恤而一人耳目有所不逮兵之隸役固已繁矣太

宗時尚爾況其後乎先天之誥曰往者分建府衛計

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軍多憚勞
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
十年免之則民不樂為兵久矣始時府人目番上宿
衛者曰侍官侍衛天子其後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
京師人恥之至於相辱罵必曰侍官則宿衛之榮反
以為辱矣朝廷之事拜徙如流而折衝將積歲不得
遷士人又恥為之流外雖鄙不數年給祿廩而三衛
非權勢子弟輒退番兵志自張說取京兆蒲同岐華
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
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番明年更號驍騎又詔
諸州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
馬然自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
將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為之
故兵不願為兵將
不願為將宿衛不願為宿衛而太宗之法盡廢夫府

兵之成難矣而壞如是其遽耶夫府兵法依於田制而太宗之為是制蓋三代之所不能為也惟太宗能任之使太宗之後常有若太宗可保其勿壞矣

府兵下

觀府兵則知養兵重困并講其說

按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

五百焉

奏議論關中事宜狀太宗既定大業列置諸府議關中事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

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足以敵關中之半此居重馭輕之意也兵志云凡天下十道

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

兵志諸府總曰折衝府凡

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中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府有上中下三等

又按杜

牧云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萬人

文粹原十六衛國家始踵隋制

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署守分部吏侍等省正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四

十七以儲兵伍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
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三者

之說皆不同今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數計之僅與杜

牧同其說當可擬也凡府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

八百人為下兵志若但以中為率每府千人亦不止

四十萬則是下府為多也贊云關中五百廼其十道

總數之大凡似太相遠豈其意併所謂軍鎮守捉之

類而統以府計耶抑其始欲戒德宗以居重馭輕之

意不區區於其數之合耶當唐盛時天下戶口八百

餘萬地理志開元二十八年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

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而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

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

九其一為兵是以國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強也田制

既壞府兵亦廢而唐常有養兵之困孫樵云率中戶

五供給一兵宿兵百萬必五百萬戶然後能當之文

復佛寺奏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

廢於農農未始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

下常兵不下百萬皆仰食於平民歲度有費率中戶

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戶五百萬不足給之故

能逾九百萬即今有問於戶部其能如開元乎借以

五百萬給天下兵而又以給羣貲國家萬故陛下孰

或足使唐常有五百萬戶盡以給兵其他用度又將

安取況其數有不及者耶注王彥威言元和間兵

數凡八十餘萬長慶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九十九萬

率三戶資一兵本傳文宗時為戶部侍郎言至德迄

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
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
外餘四十萬皆仰給度支因為供軍圖上之是其為
不足也已居其五之二況又有他經費則民與國安
得不俱貧耶所以鐵鹽和糴并食貨志唐有鹽池十八
隨月皆課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
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監者為停戶免榷役盜鬻
者論以法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
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
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糴商人未至則減價以
去鹽達者有常平鹽每商人未至則減價以糴民官
收粟利而民不知貴始也監利歲四十萬緡至大歷
末六百緡而民結天下之賦監利居半官困服御軍糧
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又正和開元後緣遠數十州成
重兵者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
鑄錢括田皮陌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業
間吐蕃迫近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及率戶
以給軍糧至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

一	賀	其	罷	延	宣	奉	徽	日	平	峻	支	商	商	馬	三	畝	一	二	及	盡
切	禮	後	之	齡	州	常	射	進	帝	急	代	錢	錢	權	升	稅	斗	十	秋	則
罷	及	度	憲	用	判	州	恩	觀	屬	民	估	五	德	利	荒	六	以	方	受	
之	賞	支	宗	事	官	利	澤	察	意	有	行	百	宗	借	田	升	上	苗	以	
兩	設	益	又	益	嚴	史	以	李	聚	不	借	萬	以	商	如	六	名	青	逃	
稅	物	鐵	罷	為	綏	裝	常	兼	缺	勝	錢	緡	問	志	故	升	地	即	田	
外	奉	諸	除	天	傾	肅	有	常	其	具	令	可	度	而	青	荒	頭	在	天	
加	臣	道	官	子	軍	入	月	賤	寬	約	支	支	朱	借	畝	田	錢	之	下	
率	上	貢	受	積	府	薪	進	之	長	罷	半	杜	滔	商	錢	畝	又	號	苗	
一	尊	獻	代	私	為	炭	名	諸	安	兵	歲	佑	王	之	畝	稅	詔	曰	一	
錢	號	尤	進	財	進	案	為	使	中	價	迺	以	武	合	上	二	上	青	畝	
者	以	甚	奉	而	奉	紙	美	杜	為	之	以	為	初	出	田	升	都	苗	稅	
以	有	號	及	生	名	為	餘	亞	罷	搜	戶	軍	都	稅	畝	五	秋	錢	十	
枉	獻	助	諸	民	為	進	至	劉	息	市	督	費	賓	都	而	年	稅	又	五	
法	賀	軍	道	重	刑	奉	代	替	節	進	侍	裁	支	陳	地	始	分	有	以	
一	法	錢	兩	因	部	得	易	王	度	奉	郎	支	京	京	五	定	二	地	國	
五	賦	及	稅	順	員	還	時	李	韋	獻	趙	數	請	用	升	法	等	頭	以	
	論	移	外	宗	外	觀	又	李	韋	助	賁	月	幸	益	田	夏	上	錢	用	
	又	宗	平	權	即	察	有	鈞	卓	志	判	度	得	不	畝	上	等	每	急	
	志	即	有	利	位	使	進	皆	有	既	朱			給	與	稅	畝	不	畝	

云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括田和糴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靡所不至其稍知國體者於是有減兵之所不為矣

說屯田之說屯食貨志唐開軍府用陸地置營田天下

北都以贍振武天德靈武監夏之軍費錢五十萬

州疏奏不報元和和中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

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廼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

田和糴使起代北鹽田三百頃三歲大熟至鹽田三

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

緡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靈武郊寧節度使畢誠亦

募士間營田郊寧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

卒不見其裕而徒有傷今思古之嘆夫府兵之法行縣官歲度八百萬之賦入皆不為兵費及府兵之法壞盡天下之戶調猶不足以給兵安得不思太宗之初制而為之遠想切嘆也哉然嘗論太宗之法惟

太宗能行之其所以處府兵之條目蓋已繁矣既耕

且戰

食貨志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以地良薄與歲

畝州府之遠近上而番上又以隸他役而其置府又

當絕遠關內有府二百七十四

按地理志關內道數

蓋已遠及

朔方邊陲之地況其餘隸他道者其隔遠又何如既

繁且遠守之武后時兵當番上者以貧不能致則其

遠故敗吾法也必欲遠近一制莫若行之以易吳陸

凱云先帝戰士不及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謂

孫權時然也孫樵亦云開元之間率戶出兵籍而為

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叢之將以戒武事樵

之言與凱相似非府兵舊法也夫以百畝之田致一

勝兵縱之三時閱之冬月它役不及唯以備倉卒田
在則兵在不問其鬻與不鬻如此其可以久行乎

內外兵

唐興似周唐亡似漢內更省焉

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成周之
制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

周制兵藏於民萬二

千五百家為鄉遂亦如之萬二千五
百家為軍故六鄉六遂成十二軍蓋常有十五萬

衆隱於民伍之間

六鄉六遂之數

天下變鄉遂不足取之都

鄙都鄙不足廼取之邦國是其兵在內也啓征有扈

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用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

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

與三代同也惟唐制六百所而在關內殆半關內府

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

地理京兆有府百三十

此為得

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

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

府兵內劉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

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

左右謂之禁軍

兵志夫所謂天子禁軍南北衙是也初

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歸其

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

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

正觀初太宗擇善射者共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

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才力驍壯者月

以一營番上十二年置左右屯於元武門領以衛將

軍號飛騎其取法二等以上試

與南北軍又無以異

是知唐兵一變廼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

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兵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
變大者舉兵外向小者握兵專制乍撲乍興殆無寧
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兵志上元中以
北衙軍使衛伯
王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定策國老
為觀軍容使監其軍觀軍容使自此始
門生天子恭帝復恭傳李茂貞勅復恭自謂隋諸孫以
恭帝復恭傳李茂貞勅復恭自謂隋諸孫以
瑜出討自號興元節度使詔從之景福元年授其城
以子繼密守興元以汝貞為興元帥復恭誅茂貞上
復恭與守亮書曰吾按荆榛立天子其不得乃廢此
策國老素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其不臣類此此
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絕異其
變也與漢略同而其冒嬰禍亂又與漢異嗚呼其始
制同乎三代而不肯下同乎漢其變也同乎漢而又
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以外兵致則漢與唐之所同

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通鑑靈帝六年帝

十四何太后臨朝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並引

兵向京師城進然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當誅

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

初靈帝拜卓為并州牧時卓為破敵將軍討先零卓

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即就道上書

請收張讓以清奸穢太后不從進入白讓與段珪因

許太后詔斬進表紹聞進被害引入白讓與段珪因

忠等諸宦官皆殺之凡二千餘人讓等迫逐將軍與

陳留王出國門讓等投河而死卓聞帝在北迎之遂

起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通鑑昭紀上崔

允日與上謀去之時朱全忠為宣武軍節度使允知

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

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三年崔允又奏宦

官盡害朝政王室哀亂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事

絕盡為省諸道監軍俱召還內侍省全忠驅兵以除

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全忠遂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具

奏內難皆以閹寺其速之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

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宋朝其制度不與三

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世者可攷焉唐制方鎮

皆帶節度觀察使歸安撫司處置之使今宋節度之名職歸總管

兩校升支掌推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又蔡龍圖官

制舊典宋朝開國首年五季方鎮之患召諸鎮命于

京師大卿以留之分命功臣出守諸郡乃設知州通

判各當一郡以統諸縣逐州置營招兵大郡十數指

揮中郡六七小郡不下三五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

為額軍儲餉給志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餉

饋犒勞平時各得歡心一旦有警使之犯

禁兵

宦者得兵權禍不可拔

漢唐制度不同而寵任宦官則同寵任宦官雖同而

所以任之亦異漢以宦官典中書之選是政權歸之

爾唐以宦官典禁衛之兵

以宦官傳德宗懲父祖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

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官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才則

養以為子巨藩強鎮則爭出其門小人之情狡險無顧籍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

於其明英主禍生於忽元宗以遷崩惡宗以戡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哀哉

則軍權歸之矣政權歸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

六權歸則變生肘腋而亂在宮禁故漢之亂易制唐

之亂難圖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使

人主一旦反悟則變亂為治反掌間爾故曰易制若

夫兵權在掌握雖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

至於長吁引恨而已文宗是也

政通鑑上疾少間坐思殿召學士周墀賜

之酒因問執可方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曰朕豈敢比堯舜之主豈可比聖上曰報受制於強諸侯今朕曰彼亡國主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受制於家奴故曰難圖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不復視朝

品官黃衣廩食守門掃除使子孫常守是制又豈至

受制於家奴哉宦者傳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

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以內侍為長階

第四不任以事惟閤門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

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

外置千員然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

上三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

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祿

衛故輔國以高父顯元振以拔立奮夫所謂禁軍者

史謂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也北衙禁軍也然按漢

南北軍制當其增盛數不過萬有東漢百官志光祿勳

貢中郎將注虎賁千五百人羽林左騎八百人右騎九百

人三百署郎注無員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計四千

三百七十九人衛尉注衛士六十人計一千零六十八人

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右都候衛士三百八十八人

三龍四十七人元武北屯各三十八人朱雀百二十人

東明百人北軍五校尉所領騎士七十人總計一千四百三

各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中人尉緹騎五百二十人

人總計四千五百七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考以官掖

門司馬所領者比約必無重兵既十二門止而唐十

六衛外統六百府其在京師者百三十少亦不下餘

萬而奚不足以備南北軍之制哉且漢衛藩護南軍

也金吾微巡北軍也今十六衛有金吾將軍掌宮中

巡警

官志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烽火假道路水草之

行是北軍已寓其間矣則以禁兵為北軍以列諸衛

宣太宗初制哉觀其始以義兵起太宗已定天下悉

罷遣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腴田號曰

元從禁軍者本為軍立制非為制而置兵也其後謂

之左右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之曰北衛者皆非太

原之舊也

兵志高宗龍朔三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

幸則夾馳道為內仗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

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曰千騎睿宗

又改曰萬騎分左右營元宗之平韋氏改為左右龍

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分月更上如

羽林開元十二年詔以左右羽林軍及飛騎缺取京

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其肩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

之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

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驍制如羽林總

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驍射者置衛前射生分左右箱總號曰左右
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箱總號曰左右
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驍士五
百人微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
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大抵唐之諸
吾警巡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其議
衛本備南北軍制而其元從禁軍猶官制之有員外
置耳非為常制也自元宗西幸禁軍廢耗殆盡兵志
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纔千人肅宗而所謂神策軍
起靈武兵中不滿百後者稍優調補
廼自外來其地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唐環川
以伯玉將兵千人赴神策軍以成瑒為軍使祿山反
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以伯玉為節
度使同郭英乂鎮陝其後觀軍容使魚朝恩至廣德
英乂以入為僕射遂統其於觀軍容使使魚朝恩至
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州兵與神策軍
迎扈老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
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策未與北苑中自是浸盛分
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

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朝恩
 乃以觀軍容使宣尉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恩
 四年乃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
 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遇
 朝恩得罪死以希運代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
 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
 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
 之兵多戰死者建中四年召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
 峻切募富諸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與之官五品神
 策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
 肆及淫卒潰變皆戢適當府兵再壞之餘足以承其
 伏不敢出帝遂出奔適當府兵再壞之餘足以承其
 三變之數爾蓋府衛法壞變為射騎射騎又壞變為
 禁兵跡所以重追尋古初廼謂衛兵為南衙而以禁
 軍為北衙以脩漢制既以中人主之故北衙之勢常
 橫志自肅宗以後北軍增至咸武長興等軍名數頗
 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
 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內多以神策軍鎮之皆
 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

德宗幸梁遂以神策軍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定難功
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
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庇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
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
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唐賢無能為謀者蕭
故當時京尹赤令皆為之飲屈唐賢無能為謀者蕭
復常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始本傳復常言難望以
重是曹止可使參領帝不聽柳杭嘗因疏程元振及之
要政機勿使參領帝不聽柳杭嘗因疏程元振及之
而不能用力本傳廣德初吐蕃內侵詔集天下兵無
志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必
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
諸州獨留朝恩傷左右陛下特神策兵付大臣下詔
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亦臣族帝
乃下詔削如白居易李鄦但言不當位大帥傳白居易
元振官爵如白居易李鄦但言不當位大帥傳白居易
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
征伐專任將帥比年始以中人為部監韓全義討淮
西賈良國佐之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之且興天下
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置行營節度即

承璫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心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自陛下始帝不能又吐突承璫傳承宗叛承璫撫帝銳征討因請征討行帝見其果我喜謂可任即詔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於是諫官李鄴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移質孟簡衛孤耶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從之於是更為招討宣慰使如王源中高元裕但言其勢重南衙爾視朝不時稍事決禁中宦官放恣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宰相希頗悟而不能有所檢制其欲謀奪其權者廼皆小人也王叔文崔昌遐是也王叔文傳還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一至翰林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軍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希朝為西北諸鎮行營兵馬傅泰為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怒曰吾屬必死其手廼論到鎮母以兵屬人希朝等夫以小人制小人不幸而

不集其禍小幸而遂焉禍未可量也要知宦官得志人所難言而其付之以兵權也其初易圖人主迷不自覺及其既覺又且熟視無如之何必與之俱亡而後已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漢唐事箋卷之七

後集

漢唐事箋卷之八

後集

唐

邊防

防之不容其禍必至莫若假郡守權

天下有道遠人來格邊防之計三代無有也吾嘗學
詩矣以為是始於周宣之時蓋是時北有獫狁南有
荆楚東有淮徐宣王嘗遣將勵兵以次底定已而又
選其賢臣而為之鎮守故式是南邦則以申伯詩崧高
城彼東方則以仲山甫詩烝民奄受北國則有韓侯詩韓奕
詩此皆元老大臣朝廷所倚重者而委之以外屏以
鎮三隅是其為謀甚重而且悉而驪山之禍乃更自
西作焉事出王夫四隅而防其三而其變也果出於不

備之方則天下之患其不可深防也如此漢之世北敵為患特甚而武帝竭其力於西南邊與西域其勞費尤甚自是中外交哀而漢亦以耗匱若夫唐世邊境之患莫吐蕃若蓋嘗一陷長安而代宗為之出陝吐蕃傳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入之方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龍河郭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湟州降刺史高暉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渾党項兵二十萬畧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於屋西破之代宗幸陝子儀退商州高暉導之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安為帝改元擅作赦令置官吏衣冠此皆而奔荆襄或遁山谷亂兵因相掠鈔道路劫塞此其不及周禍一間耳當太宗之初其為之防至矣天下十道分置都督而隴右一道廼居其八地理志秦北中州都督府都統天寶之初易為節度而隴右節

度之兵凡七萬五千又附以劍南節度三萬九百人

通鑑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簡邊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十軍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

兵七萬五千人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六軍屯益翼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則其為西北之備豈不極至彼吐蕃雖強亦何能為

哉未幾河北難作兵皆東徙由是吐蕃乘虛內侵不

數年間隴右數十州相繼陷沒地理志自祿山之亂

壞道等郡皆陷沒于吐蕃寶應元年又陷秦渭臨洮廣德元年復陷河蘭岷廓正元三年吐蕃攻沙陀回

紇北庭安西無援遂陷隴右州縣盡矣終唐之世受其侵侮而不能止

此豈不知預為之防而忽至此哉其邊之計與周異

而變難之作與周同是可嘆也已夫唐之郡守既已

侵削無權而鎮兵他徙則敵人乘虛而東如涉無人

之境是亦何足恠哉吁唐之禍極矣內有宦官之侮
外有方鎮之逼又其外有寇敵之擾蓋其自治之策
既失而其制度又皆隳壞是以前代之禍或彼有此
亡而唐備嘗之夫唐制度皆古遺制也及其壞而生
變則曾二漢之不如今若一切為古制度張本自當
封建始封建復如漢初郡守稍假以權亦可矣柳宗
元之論曰漢無叛郡唐無叛州封建論自昔未有叛守
而何必曰求削弱之又多為之制以致外寇而產內
難哉

戶口 戶口之耗由戰傷隱匿之弊

自昔未有不以戶口之登耗為當世之盛衰惟唐初

戶口之盛反不如隋

唐地理志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政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

司隸刺史相統治為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六十八年戶部帳凡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

十七後百餘年廼得比之而終不如漢永寧之盛漢

永壽二年戶千六百十七萬九千九百六十

漢地理志隋

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興至

天寶十三載少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蓋嘗論

其所以登耗之端不過有二一曰戰伐死傷二曰版

籍隱匿此二者耗之端也其一則可傷而其一不論

可也一曰安平無事二曰編捨有紀此二者登之端

也其一則可喜而其一亦不論可也夫以唐高祖太

宗之盛豈不過於隋而戶口之數反不及之豈有他

哉蓋自晉之東中原版蕩離而為南北者二百餘年

其間互相侵伐大戰不過數四而其國之亡多出傳

禪至於合之於隋非一朝夕之積而無鄉者拏爭紛

奪百戰不休之苦與漢唐初興其勢自異此其所以

盛者一也又其時人多避役依於豪室高頴覩流冗

之病建輸籍之法通鑑時民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

傷猶多隋主命州縣大索貌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

遠配大功以下皆折籍以防欺隱於是計帳得新附

以一百六十萬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

容諸州調物海成輸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夫人知

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公上廼蒙輕

減之租烝庶懷惠人俗康阜此其所以盛者二也太

宗之興環區域內皆為盜藪內剽外除十死八九其
耗一也安集之始事尚闊疎隱冒之弊理容有之宇
文融一旦根括至八十餘萬食貨志開元八年頌庸
調法于天下然是時天
下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擅
田逃戶自占者以攝御史分行括實諸道所括得客
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是亦其
正田為羨編戶為客終歲籍錢數百萬緡是亦其
積使然此其耗二也蓋其死亡十之八九而其隱匿
居百之一二由此言之又何恠戶口之不如隋哉人
君承凋瘵之後要以極力撫摩擠之富實而戶口之
登耗不足以為政治優劣而隋戶口之盛蘇氏嘗以
策進士請以是對由子

役里正為古人所重自唐來何輕之極

自漢至唐天下困於役久矣所謂役者征戍是也非
今之所謂役唐歲役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則日為
絹三尺是為一疋有半爾果如是亦何不便於役哉
而唐睿宗為左右龍武軍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皆
納資以隸軍則其苦於征役至於如此豈其二十日
之役與夫一疋有半之絹為足較其利害哉則唐征
戍役為重而為里正者既免其役而實制其權故杜
甫詩云去時里正與農頭歸來頭白還戍邊蓋沒齒
於邊戍而里正科之往爾嘗攷歷代之制自成周比
閭之長周制五比為閭閭有長曰至漢而有亭長有
三老嗇夫游徼皆有秩食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
本注郡所署秩百石掌一

鄉一鄉戶五千則置鄉小者置縣
急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
教化游微掌巡微亭長禁賊注
風俗通云國家制度大率十里一鄉
至後魏而創

三長之制皆復徭役三載無愆則陟用之
紀通鑑齊武

年魏無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
始為一戶內秘書李冲上言宜準古法
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
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夫
一明等書奏詔之百官識鄭義等皆以
文明太后悅之二月初於是乃立三長
不可

縣鄉官皆吏部除授
隋百官志舊周齊州郡縣職自
今自調俾共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
置品官更皆吏部除授每歲課殿最
州一遣後官升罷
又至唐而為里正方正皆選勳官六品

白丁清幹者與耆年平謹者為之
通典唐百戶為里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又鄉黨老在邑居者為方正諸里
正縣選勳官六品

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之
其次為方正並充其課役
至太極元年年九十以

上者版授下州刺史朱衣象笏其次授州司馬縣令

丞有差通典先天六年初令老人九十以上版授州司馬綠

衣本笏天寶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授縣令斯為過矣物極則返

自是而後其選浸輕焉睿宗時韓琬言往者學生佐

史里正方正每一員闕擬者輒十人今當選者亡匿

以免本傳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書云云往選司從

至今交罷執符今仇敵賈販往官將代諸什物脩具

市并至失業往家藏鐵積粟相誇今匿貨示羸以相

尚往則朝獻欽闕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費其勇今

差勤合宗逃亡往倉儲盈羨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

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隣伍

連遂成游入云云書入不報又通典景雲二年上書

云云頃年差人然則里正之為差役其始於是乎琬

以充樞致亡逸

之言與學生為對其時猶未輕也嗟夫自三代至唐
幾三千年而歷代重之猶一日自景雲接于宋朝二
百餘年爾而謂之保正者其僂辱與僕卒等吁何以
傳之未久而變之如是之亟耶且今世幸而無徭戍
之役而所謂差役者乃歸之保正是前世所貴重者
而辱之為役無能講求其故何哉誠不能如古而使
為之殺其僂辱之等不亦可乎

東南財賦

詳考增賦數目次第因襲劉晏

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
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
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歲

不過取十千而止且如李翱平賦之說粟十石帛五
足為授田百畝之常賦此豈十千所能辦倘有他租
入通率計之當猶儉於什一是亦未為重賦也按唐
制舒州戶數三萬有畸志舒州三萬五千三百有畸獨孤
及與處士楊賁言其戶數與志相當而云稅數三十
萬貫是戶以十千為率猶不及也惟道州戶籍二萬
二千五百五十一地理志序而元結表云舊有四萬被賊
以來不滿四千而歲供上都錢一十三萬二千六百
貫係配率之數乞行蠲免朝廷從之所謂率之數其
州曾被西原賊破之餘籍存而戶亡者言耳而以四
千見存之戶取其四萬緡有畸是戶以十千為率也

自大歷至建中蓋二十年而楊炎作兩税法按比主

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歲歛錢得二千五十餘

萬緡以供外九百八十餘萬緡以供京師見食志即以

戶率亦不及十千之數而論者以墾田最多之年為

率食貨志陸宣公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略有六

其一曰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晉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二豈其欺

稅之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為立常規也楊炎哉自是二十餘年至于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

李吉甫上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除十五道不申戶

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

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二百四十四萬戶通鑑憲宗紀元

和二年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

邠字振武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
蒼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
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如上云比天寶稅戶
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
寶二分增一大率三戶資一兵其當時戶口耗減如
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此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
二十萬緡之賦已增道州正額三分之一此其增重
可知矣蓋至是求其及於什一之中而不可得此李
翱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
陸龜蒙此言殆發於咸通間也故元和宗德視大歷建
中宗德而重咸通宗懿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
取其盈則其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待唐末年而後
甚哉然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

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掩矣鹽法在元和第霸縻
而已劉晏事見府兵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至穆宗
時張叔平議權弊請罷鹽使如江淮權法至穆宗
富國韋處厚韓愈詰以為不可以於此既無所利則民
賦必有所增雖裴度李絳為相而不能止度傳度封
知政事程昇皇甫鎔以言財賦得幸俄宰相三上書
以為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卒為程昇所構又
絳傳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李絳誅憲宗輩取其資
絳諫願賜代道代貧民租稅制可入言方鎮進獻等
富事憲宗曰疾風知草人然則加劉晏者豈可少哉

漢唐事箋卷之八

後集

卷之三

